

英雄走国记

下卷

趙煥亭

# 英雄走國記



著 亭 煥 趙 田 玉

行 發 社 書 新 益 海 上

俠隱民英雄走國記 下卷目錄

玉田趙紱章著

- |     |           |           |
|-----|-----------|-----------|
| 第一回 | 鬧糕店豪士混塵踪  | 濟窮途客牕談詐局  |
| 第二回 | 張琳仙易姓走他鄉  | 祁太守除蛟募勇士  |
| 第三回 | 截江峽飛劍斬長蛟  | 論武功賢母示養氣  |
| 第四回 | 逞兇鋒召客人頭宴  | 會驕帥護主大觀樓  |
| 第五回 | 余騰蛟舞劍震當筵  | 祁公子大言驚滿座  |
| 第六回 | 金閭郡大盜遭擒   | 徐塘莊三英聚首   |
| 第七回 | 遠道馳書有心報國  | 旗亭貰酒無意逢豪  |
| 第八回 | 深情慷慨援手拯名花 | 逸氣飛揚低頭拜彼美 |
| 第九回 | 巡撫衙狂士談兵   | 鄧尉山雛鬟詫客   |
| 第十回 | 祁巡撫杯酒表丹忱  | 余騰蛟荒江聞黑語  |



第十一回

戰水寇巧力除強

救月奴無心結怨

第十二回

嘉定城俠妓起鄉兵

寒山塢南冠逢小主

第十三回

劫囚車陸母定奇謀

竊頭顱公子悲家難

第十四回

探危城再訪萬鄉紳

步楊林巧遇魏大炮

第十五回

祁公子巧扮鄉里娘

魏大炮僑裝拳棒客

第十六回

軍中酺慶一箭偷頭

客路班荆羣奸握手

第十七回

聚龜頭父女搗鬼話

賣松江翁婿逞狼心

第十八回

却追兵陷敵天弧陣

來活寶慶壽小靈岩

俠隱 英雄走國記 下卷

玉田趙絨章著

第一回 鬧糕店豪士混塵踪 濟窮途客牕談詐局

且說張琳仙。悽惶惶抱了蛟兒。正在山海關城中。撫今感昔。忽見有人拉住驢子。仔細一看。却是個店家婆。有三十來歲。青帕蒙髻。穿着油裙。模樣兒十分伶俐。一面拉驢。一面瞧瞧日影。笑道。娘子這當兒敢好歇住了。近來道中緊的狠。俺這店新開市。娘子且來發個利市罷。琳仙本想住歇。當時由他撮進店。抬頭一望。果然是新開市。柜房中彩燭喜聯等物。還排設得紅紅綠綠。於是選了處淨潔房間。卸下行裝。這時店家婆。伺應茶湯。又須拴喂驢子。忙得小髻兒都要歪落。剛端得一篩草。要跑向槽頭。忽的一望驢肚兒下。不由紅着臉。唾了一口。正在趨起。恰好蹇來個五十多歲的男子。生得悶悶昏昏。迷齊着半瞎眼。手內拎着個鳥籠子。一擺一晃的走來。店主婆正沒好氣。便罵道。買糖的篩籬。換襪耍的搖鼓。幹甚麼。說甚麼。你這個店主東。可不錯。客人來了。躲的影兒也無。儘管排你的臭架子。一天兩次。架着你雀兒爹出去。等他給你痢金。溺銀罷。說罷。眼皮兒一拉煞。賭氣將草拋在地下。那男子登時慌了手脚。沒口子陪笑道。快別生氣。

你看你臉兒業已累得紅馥馥的。再要氣着。那還了得。我是因柜上一支橙。缺個腿子。方纔去尋張木匠。聽他說起關外興安衛地面。鬧了個大亂子。被一個甚麼女英雄張琳仙。殺了個尸山血海。便連那個煞神爺似的滿洲四王子。都吃了大虧咧。真個比一部書還熱鬧哩。說罷。掛起烏籠。百忙裏就要開演。店主婆唾道。你真個沒緊沒慢。這會子誰有耳朵。聽這個。你快將草添給驢子。是正經。那男子笑道。你先既端在手裏。便添上去罷。還巴巴的大懶使小懶。說罷。隨眼一膘驢肚下。不由哦了一聲。店主婆笑罵道。沒人樣。我看你浪裏浪當。就像那物兒。說罷。飛也似又去泡茶。原來店主婆。是這男子的繼室。方娶得個把月。便拿出匿貲來。開了這片店面。諸公請想。五十來的老頭兒。既撈着俏渾家。又仗了他財物。有不百依百隨的麼。當時琳仙微聞他們談論。也沒在意。便置下蛟兒。方洗淨頭面。不想蛟兒餓的哭起來咧。琳仙忙道。不要哭。我與你買菓餅去。說罷。揣起包散碎銀兩。趁步出店。只見街坊上暮市將罷。越法熱鬧。趲過半條街。方見一家熟食店內。熱騰騰蒸出棗糕。用方盤擺在那裏。琳仙剛一移步。便見巷左。奔馬似闖來一個貧漢。有二十多歲。生得虎頭燕頤。紫巍巍面皮。目如朗星。兩道濃眉。直侵

入鬢戴一頂破毡帽。只披件直裰。七零八落。破荷葉一般。腳底下却踏雙厚底皂靴。靴鞦兒却用亂麻串縛着。晃起兩條長勁臂。直奔糕店。琳仙暗詫這人氣概不凡。便隨後趁去。只見貧漢正山也似就糕店前拱手而立。張大眼睛。呆望棗糕半晌。忽的道。喂。你這糕一定是賣的罷。（無聊語好笑。）店人見他窮樣兒。知不是甚麼顧客。便冷冷的道。還是客人明白。俺們要自己喫。還不把向這裏哩。貧漢道。妙妙。這大棗一物。最能開脾健胃。你們作將來也真得法。但看這紅白顏色。何等鮮亮。便似玉盤襯火齊。管保須數十文一斤哩。（而今生活程度之高。怕無此便宜食物了。寫來可歎可畏。此全國治亂之機。願當道諸公一思之。）店人忍笑道。怎的客人連價錢都知道。俺們作生意還撈模甚麼。貧漢開口一笑。不由滴下一縷饞涎。隨手兒捏起一方糕。自語道。也還罷了。說罷。一手探入懷。似乎掏錢。這支手舉起糕來。一張嘴業已去掉半個。再復一口。咕嚕聲嚥下。大讚道。妙妙。甚是得味。手兒一抬。又是一方糕落肚。店人急望他那支手。却只管不肯探出。覺這客人來的蹊蹺。便發話道。您吃儘管吃。却是俺這裏小本生意。概不賒欠。貧漢一面大嚼。一面道。對對。本來小經營。週轉不易。除非那種不開眼的人。動不

動。便講賒欠。通沒個清楚。爽利。俺就怪煞了這種人。說到這裏。小山似一盤糕。已去大半。只見他摩摩肚皮。貼起眼。接說道。賒欠是使不得的。只好請你先記上帳罷。（寫英雄無賴之狀如畫。）說罷。哈哈一笑。便要縱步出店。店人大怒。早有兩個店夥。大步搶來。正這當兒。只聽店外大喝道。你這厮早晌抓吃我許多蒸饅。被你跑掉。這會子又在這裏弄玄虛。打打打。一聲未盡。早闖進四五個壯漢。頭面上還沾掛白麵。却是一干蒸饅鋪內的夥計。於是店人大呼。一擁而來。共有十餘人。各捏起油鉢似拳頭。直奔貧漢。那貧漢却越法大笑。聲振屋瓦。突的兩膊一抖。咯吱吱骨節山響。琳仙大驚。便知是內家拳派。說遲那時快。只見他雙肩一抱。鐵柱似挺立當場。早有個少年夥計。碰的聲便是一拳。這一下不打緊。便如打中石頭。倒痛得自已握拳蹲地。汗如雨下。衆人越怒。鬨一聲。衆拳齊上。還有五六人。扳腰拉肩。要揪倒人家。不想使盡吃奶氣力。貧漢只紋絲不動。便如蜻蜓撼石柱。光景甚是可笑。這當兒。衆人打拳的。都已暗暗吃虧。一個個背牙裂嘴。氣得亂跳。正沒結果。眼兒。貧漢却笑道。俺勸你們省些氣力罷。便這樣打到明日。只好給俺抓痒兒。快回去蒸些糕饅。結個朋友緣。不好麼。衆人怒叫道。了不得。他吃



便宜嘴。還說便宜話。咱們取傢伙來。打煞這厮。說罷。真個亂紛紛各拾刀杖。就要動手。貧漢日光一閃。微笑道。俺這件破直裰。怪可惜的。須妨狗爪多。刨爛了。四外一望。恰好店壁角有座大鐵爐。高可四尺。約重千餘斤。貧漢登時脫下直裰。折捲起奔到爐邊。擲衣於地。雙手只一撥。那鐵爐早高高離地。他便一脚蹙進直裰。壓定。却有一長襟露在外面。他却故意價。摩拳擦掌。衆人一見。不由銳氣全消。都拉開架式。怔在那裏。琳仙此時更耐不得。便一笑。蹇上道。足下這衣襟踏污了。也覺可惜。索性壓停當。豈不甚好。說罷。一灣腰。單手掀爐。將衣襟送進去。貧漢大駭。不由羞得連頸帶耳。紅蟲一般。衆人鬧忙裏。竟不曾理會琳仙力量。因被貧漢所震懾。急切間都有些發呆了。當時琳仙忙笑道。足下糕值有限的事。我也來賣糕。便都給他。就是說罷。取錢買糕。將貧漢所食。一併算給。便有看熱鬧等人。疑惑琳仙是貧漢親鄰長輩。中有一人發話道。您這大姪兒。委實的慣抄白食。您快喚他回去。著實實教訓他一頓。衆人大笑。一闕而散。貧漢兩支眼。且是識人。見琳仙這等行徑。安肯放過。便忙忙掀爐取衣。搭趁着跟琳仙出來。琳仙只作不知。到得店門。方一回首。那漢已屈身要拜。琳仙忙搖手止住。倒將他讓在前面。相

隨進店。恰好店主婆拎着支稀飯桶跑來。見了貧漢。搖手道。快去快去。俺這裏開市喜錢。丐頭老爹都攬了去咧。你還來作甚。琳仙笑道。罰你這張嘴。這是俺鄉親。偶然相遇哩。店主婆自知失言。沒口子陪禮。琳仙一笑。便同貧漢進室。先將棗糕遞與蛟兒。然後合貧漢見禮落坐。互詢邦族。方知那漢姓劉名毓崑。江南武進人氏。家世望族。當年有個翰林官兒。名叫劉之綸。曾以文官奉詔募兵。邀擊滿洲勁旅。於三屯營娘娘山下。死事甚烈。這毓崑。却是他族孫。生性好武。時時以國仇家難爲念。因此投却毛錐。遊歷江湖。這當兒。却要出關。看看邊塞險要。並滿人近來聲勢。談次之間。意氣如雲。琳仙聽了。甚是起敬。又問他些劍術武功。對答得井井有條。因笑問道。足下英姿如此。却爲何一寒至此。困在這裏。毓崑聽了。欲言又止。良久方大笑道。俺是個直性漢子。既承姆姆下問。便當奉告。俺却因兩樁事。千餘金行裝。盡都丟掉。所以落拓下來。無非少年不識好歹罷了。一是此間有一倡女。渾名小紅娘。生得委實有些姿色。俺抵關以來。便與他結識。直耗却金貲之半。方拔出腳來。不想躲却一榔頭。又來一槓。一日俺在街坊閑步。只見圍着一叢人。喝彩如雷。走去一望。却是個彪軀大漢。正在那裏施展拳脚。赤着鐵梗。

似臃腫。虬筋盤結。便有人提刀斫去。他臂上只如劃一道白痕。腰間懸一敝皮囊。微露出寸餘七首。藍熒熒鋒鋌。十分銛利。衆人這當兒。便有拋錢的。那大漢拱手笑謝道。在下非賣藝之流。不勞厚惠。不過在風塵中。想求一知己。洒我一腔熱血罷了。（好做作。極似而今志士愛國。將許多鐵血活頭演說。）說罷。慨然長嘯。俺當時好奇心起。揣他或是江湖俠客。偶然混迹。便近與接談。果然意致慷慨。各相契慕。大漢自稱高陽子。叩他姓名。却笑而不答。只是談論之間。說起當日孫督師承宗來。必唏噓泣下。或彈鋏長歌。聲情迢烈。我與他在客寓相聚數日。見他橐金無多。却用之不竭。往往深宵忽出。或終日咄咄。彷彿有甚麼心事一般。我忍耐不得。便從容叩問其故。大漢掉頭道。還早。還早。遲幾天吾勾當事畢。也便遠遊。那時相告不遲。果然從此後。他越法出入不測。一夜我正在孤檠獨坐。忽覺冷風颯然。燈燄搖搖。簾兒一颺。大漢笑吟吟。整進。一身勁裝。襟袖上血迹淋漓。那個敝皮囊。也便紅透半個。唳嚦聲將七首插在案角。然後慨然道。今當長別。竊有所請。如不見拒。俺平生恩仇。一時了了。此後相報有日。俺舊爲孫督師帳下健兒。督師盡節後。俺便流落吳楚之間。生平有恩仇兩人。恰好都遇在這裏。說罷。一

振皮囊。鮮血猶滴。拍的聲拋在地下。大笑道。今幸罪人斯得。俺已將他首級。用藥化掉。但是俺那恩人。現在城南深山中。隱居讀書。去此十餘里。地名瀧嶼。此人耿介絕俗。俺欲明白報德。他一定推拒不受。故此我想了個出其不意的計較。想暗置數百金。以報其惠。前數日已有俺死友某人。設法取金。只是一時間不能遽來。不知兄台。可肯暫借此金。了俺心事麼。如能高興。同去一覘此人風度。越法妙了。那時方知俺相士無差哩。說罷顧盼間。十分英爽。姆姆想俺這性格。豈肯被他輕覷。當時便不加思忖。躍然而起。盡傾橐金。慨付那漢。興匆匆跟他一路飛行。不多時果到一處山莊。趁月光仔細一望。前面叢樹森森中。早隱然燈火外射。俺剛要拔步。那漢道。足下且住。此人高僻之性。不同尋常。等俺與你先容方是。於是他挾金先去。俺候了良久。只見他轉來。不由暗想。或是他兩人長談契闊起來。將俺孤鬼似拋在這裏。却不像話。於是慢步。近。只見那所在。檣籬茅舍。到也十分幽雅。柴扉緊閉。却聞得裏面隆隆有聲。少時一人道。呵。這一塊到還漂亮。白的有趣。——讀者試掩卷。猜是何物。方知下文之趣。——又道。這一塊却糟咧。怎青花點點。似攪鉛銀一般。俺當時不由暗笑道。這位高士。也就高得有限。

怎幾塊銀錠。便值得掂斤簸兩。難道俺那朋友。還等着給他換成色麼。想到這裏。不由引手叩門。只見雙扉一啓。一人擎燈。趨出。却是個短衣老頭兒。劈頭便問道。你這位相公。敢是來買豆腐的。巧咧。大豆腐剛出鍋。快鬧塊罷。俺一聽。幾乎失笑。進去一看。可不正是一家豆腐坊。便忙問他。可有如此這般一個人。到這裏來。那老頭兒聽了半晌。略爲明白。便笑道。俺這裏。却有個地保。姓高。只不叫甚麼高士。你那朋友。或者尋他去。也未可知。俺情知被騙。一氣。趨回。果然那大漢。一去無踪。俺信手拾起那皮囊。一看。却是臭哄哄。豬血染的。因此所餘行裝。都償旅費。日復一日。便落拓下來哩。仙琳道。這不打緊。人都有一時大意。足下如此被騙。越顯得磊落性格。俺這裏雖無多資斧。還可分用。正說到這裏。只聽牕外叫道。可不好咧。正是。

燕雀鴻鵠。識量匪一。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張琳仙易姓走他鄉 祁太守除蛟募勇士

且說琳仙。急忙趨出一望。却是店家婆。正在那裏擠眉弄眼的作鬼臉。一面將頭搖得

播浪鼓一般。一把拉住琳仙，就暗處悄語道：「這個人莽莽壯壯，說得話支支離離，就有些不妥當。我聽了半晌，通不近情理。安知他說人騙他，不是就來騙你哩？」琳仙笑道：「你不曉得，俺自有道理。店主婆覺得沒趣，快快自去。這裏琳仙便把給毓崑十餘兩碎銀。毓崑接了，並不言謝，只慨然道：『那會子略聞姆姆所遭患難，其中也因滿人爲祟，我們同此國仇，大家切無忘此志，各自努力，再期後會罷。』說罷，昂然長揖，掉臂而去。（爲後文伏線。）這裏琳仙十分太息，望望蛟兒，孤另另小影，業已睡着，連忙給他蓋好被，自己用過案上冷飯。（細甚。因毓崑長談耽延也。此等處都見縝密。）方覺倦上來，只聽院內驢兒只管踢嚙，便走去給他拴緊纜繩，順步兒趲經店主婆房外，只聽房內兩口兒正談起自己大鬧屯幕一段事，未免添枝加葉，說得琳仙紅線女一般。琳仙只是肚內暗笑，便聽店主人道：「昨天咱這裏官中緝捕文書也下來咧，不但嚴拿張琳仙，還有個大豪傑，叫甚麼高翔雲，也在數內，一定是個三頭六臂的脚色哩。」琳仙聽了，暗暗吃驚，且喜已入關中，心下稍安，料得到故鄉後，方不致提心跳胆。（反振下文。）一宿無話。次日絕早發程，這且慢表，且說那臨清趙大瓜，落了個殘廢胳膊，困在家下，沒奈何。

便在城外運河馬頭上。開了另小小糧店。因有爻靈。出脫了當貲本。倒也不愁吃穿。閉着沒事。偶趲到小鳴舊宅。只見門戶雖是。主人已非。不由傷念觀海父子。暗道。觀海這當兒。不知還是否想念我。一路慢踱。却見宅後一片荒園。有幾間草房兒。此處本是小鳴家菜園。一向租與人住。不曾賣掉。他本知得的。仔細一望。園門上却貼着十字官封。並且朱墨甚新。他不由詫異非常。剛悶悶踱過。却見對園牆上。朱墨淋漓。高貼着一張告示。便趲進細細讀去。只驚得吐舌不止。暗道。怪咧。這張琳仙。俺見過的。除却觀海母親。還有那個。怎的在興安衛鬧此事故。竟被名捕。可怪的。又沒有觀海父子之名。難道他兩人脫然事外麼。胡猜了半晌。再也摸頭不著。只見上面有琳仙等殺掉馬駿一節。不由十分痛快。便掉着單臂。自語道。這姓高的。又是那個呢。正在對牆沉吟。只聽身後有人喚道。趙老兄。看甚麼呀。大瓜回頭一看。却是孫韻禮的家奴。歪着帽兒。廠披長衫。徜徉而來。業已灌喪得醉醺醺。腆起關老爺臉兒。他本是大瓜主顧。當時兩人厮見了。孫家奴也起醉眼。大笑道。天理昭彰。你看余家婆子。又闖出殺人放火的事。俺主人至今宿恨未消。天可憐見。他要偷跑回家。就有一百個張琳仙。也要作翻他。他一家兒也

特煞張致的不像咧。趙大瓜隨口道。真個的哩。他也不愁透腔。便敢轉來麼。兩人一路閑話。行至岔路。分頭自去。大瓜暫至店首。偶然向河堤一望。只見夕陽疎柳中。暫來個騎驢婦人。長帕覆髻。懷抱娃子。鞍轡上行塵僕僕。似乎是長行光景。須臾暫近。恰好那婦人一轉臉。大瓜失聲道。呵。三脚兩步奔去。不容分說。拉住驢直帶進店。然後忙忙緊閉店門。這纔張口結舌的。請婦人進得內室。撲翻身拜將下去。原來那婦人正是琳仙。一路上幸得平安。正要奔自家園屋去。當時琳仙扶起大瓜道。俺方纔甚怪你莽壯。如今想起來。你却是那位趙爺哩。只是俺小兒觀海。却在那裏說罷。淚下。大瓜這時一肚皮話撐滿。也沒聽準琳仙的話。只連連搖手道。閒話休提。余嬸嬸真好大胆。怎便敢回來。因將告示緝捕之事。說了一遍。琳仙聽了。甚爲躊躇。大瓜道。如今還好。幸得嬸嬸遇着我。且潛居些時。再作道理罷。琳仙沒法。只得應允。便將所遭患難。從頭至尾。向大瓜細細一說。大瓜方知小鳴父子死的死。失踪的失踪。不由熱淚直淌。長歎道。俺自死裏逃生。回家後。夢想不到。有這些變故。如今嬸嬸且寬心住下來。聽聽官中動靜。再定行止罷。那孫韻禮狗頭。好不歹毒哩。於是琳仙就大瓜家。住了數日。大瓜極盡款待之



誠。每日價總要賒向衙前。探聽動靜。琳仙甚是不安。一日琳仙正在悶坐。只見大瓜慌張張。賒來。低語道。昨天官中風聲。頗頗緊急。我們不如移向鄉間去住。還避些耳目。琳仙謝道。趙爺高誼雖好。但如此終非長策。我如今想起來。還是遠走高飛爲是。好在先夫在日。有個得意的門徒。此人姓費。名汝封。便住在嶧縣抱犢山中。我今便到他那裏。暫且安身罷。大瓜那裏肯依。遲延幾日。當不得風聲越急。只得收拾些盤費。徒步送琳仙百里之遙。出了臨清地界。方纔洒淚而別。回到家下。還感歎不已。（非寫市井人熱心。却爲士君子反鏡。作者於此等處。寄慨不少。）且說琳仙一路上遮遮掩掩。奔到費家。不想事不湊巧。那汝封前年時已經死掉。家中只賸寡妻。合兩個蠢牛似的兒子。便以小販爲業。琳仙沒奈何。住得個把月。汝封妻子。本是小兒婦人。見憑空添了兩張嘴。便似拿快刀割他的肉一般。起先還免爲款待。不住價嗟貧歎苦。琳仙有甚不懂得。便將出所餘金貲。時時貼補他。後來見他有意括尋。便賭氣看他怎樣。果然不兩日。那婆娘發作起來。掀唇迸臉。一些笑容也無。兩個蠢兒子。穿梭似向琳仙乞借。略一沉吟。登時瞪起眼怪嚷。一日兄弟倆因事打將起來。兄弟道。誰比得你哩。你有張奶奶好靠身。

大錢大鈔。把與你作貲本。那婆子聽了。登時一掌刷去。小兒子吃了一跌。婆子罵道。沒的不開眼。浪聲類。自家折了本。不曉得還甚麼張奶奶李奶奶。你哥子靠身倒不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只差沒賣掉你那苦瓜老婆媽。去供養他。你那死鬼爹。當初花錢學藝。金是金。銀是銀。一年到晚價。流水似送束脩。並沒吃過余家的閒茶白飯。如今死不留念想。却引個一竿子擦不着的老太太。養在家裏。還帶個小祖宗來。（指蛟兒）終日價號天喪地。休要惹我性起。將你倆蛋蛋子。一棍趕掉。留你那位靠山張奶奶。合我一塊兒當姑子去。（描寫愚婦口吻。又絕妙也）一席話。夾七雜八。都送入琳仙耳中。琳仙情知不是路。倒覺好笑。當時也不理他。過得兩日。却尋出一副釵釧給他。婆子登時笑道。可了不得。俺還沒甚的孝敬你老人家。怎倒勞如此破費。說着笑吟吟捧了去。亂糟糟分咐兒子道。你們也老大不小的咧。事事讓人費心。便如張奶奶來到咱家。你們天天趕集上城。也不曉得買點新鮮物兒。讓人家吃。我看將人家冷淡走了。你有甚麼臉兒。對你死鬼爹。琳仙聽了。倒平添無限感喟。頓消依人之念。過得數日。便辭却費家。自在鄒嶧之間。流寓下來。因各處緝捕方亟。那敢稍露武功本領。便改姓爲金。只借針

盪洗。支撐度日。那蛟兒漸大起來。淘氣非常。因此將個活躍躍的琳仙。磨得如尋常老婆兒一般。且是和氣深沉。不過從此展轉流寓。暗中教蛟兒家傳武功。轉眼數年。那緝捕之事。早已消滅。琳仙纔又寓在淮安地面。得入祁府。當時金媽媽。沿沿訴罷。不由老淚雙落。祁六公子又驚又喜。一個虎躍。早將金媽媽額兒抱住。大喊道。媽媽不須苦悲。只要我學會你的本領。我把甚麼滿洲韃兒。一個個都揪掉腦袋。說罷星眸灼灼。氣可吞牛。金媽媽忙掩他口道。我說過的。跟我學藝。只可沉潛用心。不可聲張。連蛟兒那種火也似性子。我都囑咐結實。六公子忙唯唯稱是。喜躍不已。從此金媽媽便暗地裏作了武功教師。且喜六公子合蛟兒。都是兼人之姿。不消五六年。甚麼內功運氣。並躡聳飛騰之法。都已神捷非常。講到劍術擊刺。越法神出鬼沒。更有些非常家數。都是金媽媽由那本傳書中悟得。只是劍氣合一。純借罡氣飛行。這層絕頂工夫。兩人還不曾悟會。因這是火候吐納工夫。雖有明師指點。是一時急不來的。這時祁公。歷典大郡。因國事日亂。常有退隱之志。一日在淮南某郡任上。剛抵任個把月。只見商民赴訴的呈詞。紛紛不絕。細看情節。却是富春江濱。距嚴陵瀨十里之遙。中有一險灘。名曰王峽。地

既奇險。却又有條老蛟爲患。往往風平浪靜。便突的由峽內湧起一股黑雲。粗風暴雨。一陣後。滿江船支。都頃刻底兒朝上。人貨傷損。不可勝計。今知祁公。是個賢明官府。因此便亂訴起來。當時祁公。閱罷呈辭。十分躊躇。便召進父老數輩。略問情形。知斷非人力可勝。便齋戒沐浴。虔祝於城隍之神。次日大集吏民。安排了強弓勁弩。又多選善識水性的漁戶。各持叉斧。駕起十餘支快船。祁公也穿了朝服。仗劍登舟。當時合郡閩傳。都要看太守斬蛟。如昔日趙昱故事。兩岸觀者。蟻兒相似。這等舉動。祁六公子如何會不從行。於是勁裝佩劍。侍立祁公背後。一聲鑼響。遂卽打鼓開船。果然祥飈送艦。十分迅利。布帆刺刺。恍有神助。祁公暗暗心喜。不想剛入峽內。陡的由波心轟起一縷烏雲。箭也似直。經風不搖。衆人剛心下怙愒。只見那縷烏雲。一天矯。頃刻粗如巴斗。頭角森聳。那裏是甚麼雲。竟明明老蛟現身。衆人方一聲喊。業已狂風大作。白浪掀天。那老蛟早張牙舞爪。向祁公船上。如拜舞一般。用尾巴只一攬。便有一股水。冰山似簇起。懸流賤沫。直壓下來。一聲響亮。早已掀翻三五支前船。祁公大驚。衆水手沒命飛棹。方離掉這片旋渦。急急登岸。那老蛟方搖尾而逝。大家驚定一檢點。竟死掉二十餘人。只將六

公子氣得乾摩肚皮。祁公蹙回。十分悶悶。便有幕客們。七嘴八舌。紛紛獻計。有的道。這  
種惡物。須借法力除他。必須請龍虎山張真人來。有的道。昔日澹臺子羽。力斬兩蛟。安  
見如今沒有勇士。只須重賞募人。就是。祁公沉思良久。因方纔上了城隍爺的惡當。便  
覺玄虛事兒沒意思。便不去請張真人。就從了募人之議。於是郡署前高張募榜。鬧得  
沸沸揚揚。合衙人聚在一處。便談這回事。騰蛟尤其高興。深悔沒跟六公子去瞧瞧老  
蛟。不斷的蹙向衙前。盼望鑽出個勇士來應募。金媽媽聽他胡吵起。只微微一笑。因這  
當兒。金媽媽參透世情。閒時節。只以釋典靜念。一些火氣也沒得了。衙中人都呼爲佛  
婆婆。爲此過了數日。連個勇士毛兒都不見。祁公只愁得長吁短嘆。自愧德薄。不能使  
惡物遠徙。道學氣發作起來。就要掛冠去任。這日正與商夫人商量行止。只見五公子  
文縐縐的進來。侍立一旁。祁公略問他近日學業。五公子對答如流。祁公忻然道。俗語  
說。有子萬事足。我合你還戀在這裏作甚。正說之間。却見六公子奔馬似跑入。手內捲  
着一張字兒。一面回頭道。媽媽進來罷。祁公望去。後面却是金媽。這時六公子已噲的  
聲跨到祁公面前。祁公不由喝道。你總是沒些安詳氣。真真怎了。六公子怔了一忙。囁

喘道。便是方纔有人揭榜應募。孩兒知父親掛念。所以跑來報知。說罷呈上揭掉的榜文。祁公大悅。直立起來。忙問道。此人現在那裏。說罷投袂而起。朝外要走。祁六公子不慌不忙。轉身向一人一指。只見祁公勃然大怒。連商夫人都吃一大驚。正是。

數年藏踪。一朝顯迹。巾幗英雄。近在咫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截江峽飛劍斬長蛟 論武功賢母示養氣

且說祁公。一看六公子所指的人。却是金媽。原來金媽媽那會子。因六公子說起祁公有歸隱之意。因笑道。究竟甚麼大不了的事。便令老爺愁煩如此。那道榜文。懸了許多日。還沒人應募。難道榜文上說的不週全麼。我們且去張張如何。於是同六公子徐步出來。只見榜文下攢三聚五的人。都是看熱鬧的。另有守榜吏役。垂頭搭腦。坐在一旁。正合看的人。嘟唸道。俺不過在此受用清風兒罷了。像這樣守一輩子。也沒賬一言未盡。只聽哧的一聲。衆人大喊道。這位奶奶。手兒好閒。揭破榜女。老爺不見怪麼。守吏急望。却是金媽媽。携了六公子。手揭榜文。當時怔立起。摸頭不着。六公子已亂跳道。媽

媽揭掉。還須費手來貼。金媽媽微笑道。咱們且送給老爺去。因附耳數語。六公子大悅。所以直跑來。當時祁公且怒且笑。只當是六公子兒戲。剛望着夫人一聲長歎。只見金媽媽從容走上。斂容稟道。老婢久託帡幪。蓄有薄技。實欲報老爺大德。豈敢兒戲。便當斬却此蛟。以爲德政之助。說罷長睫一張。目光森然。祁公越法駭詫非常。這當兒商夫人合五公子。頗知金媽媽就裏。因一向祁公不欲六公子過爲跳盪。故將金媽媽來歷。並傳給六公子劍術等事。一總兒瞞着祁公。古來說得好。嚴父慈母。你想六公子私習劍術。有個瞞着商夫人的麼。（補敘虛寫。十分周匝。）當時商夫人忻然命金媽媽且退。於是原原本本。將金媽媽來歷劍術等一說。祁公聽了。十分驚喜。不由起敬道。夫人。這個我們却錯了。他既是如此人物。安可使他辱在廝養。好在既是班孫所師。夫人便結拜他個老姊姊如何。這句話。不但夫人大悅。那六公子早猴子似跳得去了。須臾將金媽媽撮了來。祁公夫妻深致歉衷。便登時將結拜之意一說。不待金媽媽開言。便命兩公子一邊一個。插燭似先拜將下去。慌得金媽媽東扯西拉。然後與祁公夫人重新施禮。大家落坐。金媽媽又概述身世一番。然後賀六公子武功之成。淒然道。我雖蒙夫

人異禮。因與六公子有老馬識途之助。不妨慚顏抗行。只是我孫騰蛟。久蒙豢育。名分已定。是不容或紊。主僕之分的。祁公夫妻再三相勸。他只是不從。也只得罷了。於是夫人立命整備筵席。大家賀喜。夫妻率兩公子。陪金媽媽依次落坐。衆家人早知這段奇聞。便當筵紛紛叩賀。亂過一陣。酒斟數巡。祁公便敬叩除蛟之策。金媽媽笑着纔要啓口。六公子道。金媽本領好得兇哩。商夫人笑喝道。你怎還叫甚麼金媽。祁公道。正是哩。如今便可改稱真姓。我雖作吏後。文事多疎。將來一定要將老嫂生平奇迹。作一傳記。傳之後世的。說罷。命侍婢傳出話去。命合衙人都呼余奶奶。從此張琳仙方拋掉金字。當時琳仙笑道。我自揣劍術雖疎。然仗尊公之福德。定能剷除孽物。也不須多集人衆。只用大船一枝。牢繫在岸。尊公高興。便可安坐縱觀。船內須備烹炙之具。捕數十江燕。聽用。以外再備划船五六艘。選勇健水手十餘人。各帶鈎索長撓等物。以備拖拽死蛟。並須先期出示。除蛟那日。所有一應商客船支。不許入峽。以防沉溺之患。再就是召集百餘民夫。就兩岸上鳴金伐鼓。其餘除蛟之法。儘在我一人身上。祁公見琳仙說得條理秩然。暗暗稱奇。便隨口道。這金鼓響起來。以壯氣勢。是少不得的。琳仙道。雖是壯氣。



勢却是其中還有作用。因蛟龍之類性畏金鼓之聲。一聞此聲。寧性便減哩。卽如就舟中燔炙江燕。却是逢其所欲。蛟性嗜燕。一聞其馨。頃刻便出。省得多延晷刻。祁公夫妻聽了。只有點頭。將個六公子樂得手舞足蹈。不差着祁公在座。險些兒叫將起來。當時筵罷。祁公便命該值人等。分頭預備。一面張出告示。是某日除蛟。禁船入峽。這個風聲一播。誰不想看這希世罕有的熱鬧兒。並這個曠古未聞的老婆婆。於是遠近來觀者。螞蟻似的。先期兩日。閬王峽直至嚴陵瀨。十來里間。兩岸上人紛紛不絕。倒便宜了沿岸村店。客都住滿。大得利市。過得幾天。祁公預備都畢。六公子早興匆匆磨劍整裝。一會兒問琳仙帶那把劍。一會兒問琳仙穿甚麼衣裳。忙得沒入脚處。騰蛟暗笑。便悄悄向六公子道。俺奶奶都不理會這些事。這兩天看經導息的工課。却越法加緊了。六公子不信。因明日便是除蛟之期。當晚悄悄一張。果見他垂眉定息的。佛兒似坐在榻上。那柄久不舞的劍。依然好端端掛在壁上。六公子悄悄蹇回。不測其故。次日。祁公集齊人夫船支。便請琳仙指揮。這時從行的。六公子合騰蛟。自不悄說。以外還有幕客僕役十餘人。少時琳仙從容蹇來。只是尋常結束。却紮縛得是短衣勁履。一色純青。十分樸素。

手內只持根短竹杖。六公子先嚷道：你老人家爲何忘帶寶劍？說罷便要取。琳仙笑道：不須這個。我們就此前往罷。於是一行人簇擁祁公來至江邊，紛紛登舟。琳仙合祁公墓客等，便坐船頭。六公子與騰蛟按劍侍後。水手持楫如飛，即便開船。岸上人望見祁公，整冠束帶，岸然道貌。琳仙沖靜精神，裝束雅淡。再趁着六公子並騰蛟少年英偉之狀，勁裝按劍，便如兩尊韋陀護法一般。真覺這班人不同凡庸，不由都嘖嘖稱歎。搶攘中，十餘船已順流而下。那琳仙指顧談笑，縱觀兩岸風景，便如沒事人一般。不一時將到峽口，前面划船上人衆，未免毛手毛脚，正在徘徊前却。琳仙已一笑而起，便命將坐船當先，餘船隨後，一字兒放入峽口。早見沿江兩岸，觀者萬頭攢動，並預集的民夫，都摩拳擦掌，價靜待號令。當時琳仙命將船列泊停當，大家都光着眼，直注江心。只見流波浩浩，沒些動靜。琳仙縱目望去，却見去船三五里路，岸邊挺出一片小小石磯，壁立巉巖。上面叢生樹木，却有幾枝樹，糾盤下垂，枝柯相繆，如車蓋一般。便點首自語道：此間距船已遠，還可放手作事。於是命祁公等都入艙中，向外縱觀。自己却趺坐船頭，調神定息。便命將江燕就後艙燔炙起來。不多時馨香發越，忽的一陣長風，便見遠遠

波頭凹下一塊。四面水簇得銀山相似。却只旋流洄湧。正這當兒。船中健役舉紅旗一颺。兩岸民夫一聲喊。金鼓大作。聲聞數里。便見凹波處。水勢奔注。聲如霹靂。忽的一聲奇震。浪頭飛起數丈。匹練似往下一落。早現出條青滲滲長蛟。略一迴旋。那水勢已接天浴日。電目一閃。直向琳仙坐船撲來。相去還有里餘。衆船已一葉似簸揚起來。祁公大驚。陡見琳仙略一昂首。頃刻一股冷森森白氣。從鼻孔中嗤然飛出。長可尺餘。一派奇光。無物可擬。但見船頭似籠了一層月華。白熒熒映得人面目皆青。說時遲。那時快。便見那白光就琳仙口鼻間。略一遊走似。稟承令命一般。電也似直奔長蛟。剛一個投壺式。直注其顛。便見老蛟一張口。突的噴出一縷青氣。白光錚然有聲。登時挫回丈餘。琳仙喝聲著。那白光又飛將去。展眼間與那青氣縱橫激射。只在空際厮鬥。那老蛟却張牙舞爪。浪湧如山。昂起頭。舒卷那青氣。如神蛇吐信一般。這時衆船掀舞。那裏當得衆人正在着忙。便見琳仙躍起。踏波直下。衆人這一驚。非同小可。說也不信。忽見白光嗤一聲散開異彩。罩住琳仙。就水面上作個扶搖健舉式。便似一絕大旋風。飛奔石磯。衆人一眨眼當兒。早見琳仙卓立於羣樹結蓋上。鬚絲飛動。真如飛仙一般。下面波聲

雷吼。老蛟早掉尾奔去。這裏衆船方纔稍隱。便連祁公這等鎮定。此時不覺咄咄稱奇。連忙命人儘力揮動紅旗。兩岸上越法金鼓如沸。就這聲裏。只見白光青氣鬥了個難解難分。便如百道電鞭。縱橫亂掣。少時白光屢注蛟額。都被青氣強爲擋住。這時江心浪頭。恨不得漫却石磯。祁公正在着忙。忽見白光飛起。護住琳仙。衆人但見一團異彩。老蛟鼓浪一躍。便見青氣頓息。那團異彩直壓下來。一聲響亮。賽如天崩地塌。突的一股紅流。那老蛟已一氣兒躡出五六里。那水便似禹門洩流。湯湯的跟將下去。（描寫得精彩百倍。筆力勁絕。）衆人大驚。百忙中不見琳仙。祁六公子方跳出艙。拔劍大叫。便聽兩岸人大叫道。仙人仙人。急忙望去。早見琳仙手提蛟頭。箭也似踏波逆流而上。須臾一躍上船。擲下蛟頭。笑道。幸不辱命。尊公便命划船。拖拽蛟身去罷。現已一半兒橫拖在嚴陵瀨沙岸上了。祁公喜極。不由忙出艙。向琳仙便拜。琳仙忙拉扶當兒。兩岸人齊聲大呼道。這位余母。替俺一方百姓除害。大家都須一拜哩。說罷夾江數里之遙。黑壓壓跪了一片。這時六公子好不得意。便請祁公琳仙等入艙稍息。自率划船數支。順溜而下。到得沙岸一看。只驚得吐舌不迭。只見那蛟身長可數丈。黑燦燦鱗皮如鐵。

尋常刀劍那裏能傷他絲毫。於是先將剗船排聯作一處。然後用鈎索搭好。大家奮刀拖上蛟身。便連帆棹駛而回。祁公並大家見了。無不駭異。於是欣然率衆而回。這一路百姓聳觀。就不用提怎生熱鬧咧。回到衙中。商夫人稱謝琳仙。自不必說。祁公便命人割剗老蛟皮骨貯庫。示後將蛟肉分賞在事人衆。竟有留得寸皮片鱗寶而藏之。準備說古的一切瑣事。不必細表。且說六公子自見琳仙劍氣斬蛟之後。方知劍術造詣無窮無盡。自己所得那裏及得來。便日夜磨着琳仙傳授。偏又怕騰蛟三不知學了去。便鬼鬼崇崇。蹙空兒方纔叩問。那知騰蛟也是這個心眼兒。磨了幾日。倒將琳仙招的好笑。無奈兩個人一對兒摸不着頭。一日兩人從容談起斬蛟一段事。這個嘴內嘖嘖兩聲。那個仰面看天。嘻嘻一笑。少時兩人目光一轉。可巧碰在一處。不由都有些覺照咧。便哈哈一笑。兩下裏開誠布公起來。一定商量着求琳仙教給纔好。騰蛟拍手道。我何嘗不日夜問我奶奶。只是他老人家這些日。有點蹊蹺。只念誦歸去歸去。往往對了那鏢囊。含笑點首。我問的話。通不理會。六公子道。不打緊。咱們只給他個死蛇纏腿。不怕他不肯說。於是兩人跑去。恰好琳仙玩經畢。正在靜坐。見兩人堅請劍氣之術。便笑道。

人無論學何種藝業。都有個水到渠成。爐火純青時候。此種境界。但看其人功力怎樣。大匠能示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便是這個道理了。你們所造詣。去劍氣遊行自在。還遠。此時雖多費口舌。終隔一塵。須數年後。方可由導氣功夫。徐徐悟入。不然騰蛟是我孫息。公子便如我子。還用你們再三堅叩麼。今有一句要言相示。氣之爲用。貴乎能養。如運氣導息。自然是養氣一端。却是最吃緊的。就是孟夫子所說。浩然之氣了。這當於身上。默自省察。一生存心接物。必須光明正大。行俠尙義。引爲自己性分內事。然後此氣至大至剛。自然貫金石。蹈水火。出入無碍。然後劍氣之用始備。這便是昔人說的技之精者。必進乎道了。又說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必俯仰無愧無怍。方此氣不挫不撓。不然劍術愈精。戕身愈烈。古今劍客。有許多自貽伊戚的哩。（至理名言。得未曾有。古今論劍術者。見不及此。）所以劍術之傳。必先擇端人正士。不但尊術。亦因端人正士。氣剛易成。今公子切記我言。自加功力罷。說罷又微笑道。因緣生法。端的莫能強得。我豈不欲長教公子。却是不能如願了。六公子等聽了。悚然汗下。將個打就的死纏腿主意。也暗暗掖藏起來。只是聽琳仙有不能長教一句話。未免心下怙悒。便睜空兒問騰

蛟道：難道你祖母還要回老家麼？騰蛟道：我那裏曉得。不是前日我說他常念誦歸去歸去。想又是這番意思了。六公子放心不下，便暗向父母一說。祁公歎道：人老念鄉，也是人情之常。但他家田廬都盡，如何歸去？等我與他談議此事。他如一定要去，我們須遣人先到他故鄉，給他安置田廬纔是。祁六公子聽了，登時撇的嘴，堪拴驢子，却是也沒奈何。這日祁公夫妻，便命六公子去請琳仙。不多時，六公子飛步跑來，只叫怪事，正是。

月有圓缺。人有離合。時至則行。無可不可。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四回 逞兇鋒召客人頭宴 會驕帥護主大觀樓

且說六公子匆匆跑進，向父母道：余奶奶一霎兒便來，只是怪得狠。他彷彿便知父母意思一般。一見孩兒去請，便笑道：尊公盛意雖好，但是我只須附身一廬，無勞多費。少刻再議罷。正說之間，侍婢報道：余奶奶來咧。不知怎的，今天特又換了裝束咧。祁公夫妻迎出，果見琳仙青衫練裙，是當初進衙時一身舊衣，臉色華腴，比初來當兒越法神。

彩。於是商夫人挽定琳仙。大家相讓而入。落坐茶罷。祁公夫妻便婉婉轉轉。叩問琳仙思歸之意。又將自己之意一說。琳仙笑謝道。老婦身世畸零。安用爲置田廬。只用附身一具。命騰蛟送我回鄉。遂古人狐死首邱之義。便感佩不盡了。這句話不打緊。祁公竟怔得回答不來。暗想他爲何好端端說此頹喪話。便笑道。老嫂真也慮得遠。難道老嫂百年後大事。還須吩咐麼。琳仙正色道。端的不遠哩。老婦行期。便在明日。特來別尊公。並望庇蔭騰蛟。商夫人驚笑道。老姊真個背晦咧。爲何大家快談。拉扯這些沒要緊。莫不是俺夫妻待你錯咧。怪煞班孫那孩子。通似個沒嘴葫蘆。怎一向不提布我一聲兒。讓老姊見怪的這樣。說罷。跼起。深深便福。正亂着。不想六公子聽琳仙一番話。早已豆兒大淚痕。落將下來。便不顧祁公在坐。就亂跳道。快丟開這些話。一把扶起琳仙道。奶奶快走。俺還上功課哩。牽扯之間。忽見琳仙襟縫下。拖下那個鏢囊。便搭趁着笑道。這鏢囊給我罷。琳仙笑道。這物兒雖不值甚麼。却是我一生良伴。便是騰蛟。也要他不得。大家一笑。琳仙已被六公子撮得去咧。這裏祁公夫妻猜詫一番。終以爲琳仙有些顛。吹倒打。也便拋在腦後。不想次日晨起。方在洗漱。六公子忽滿臉悲痛。匆匆跑來。急說



道。父母快去看來。余奶奶死掉咧。祁公大駭。便合夫人忙忙奔去。只見琳仙還穿了來時衣服。端坐在榻。顏色如生。業已汨然坐逝。兩手却端正正捧定鏢囊。護在胸前。騰蛟早淚人兒似的。稽顙在地。六公子也便揮淚不止。於是祁公夫妻。愴然淚下。便一詢騰蛟情形。方知琳仙昨夜還展閱經卷。忻然自得。次日起來。忽端坐於榻。囑咐騰蛟許多立身報國的話。竟自怡然而卒。祁公聽了。十分歎異。便匆匆置備棺槨。知他穿護舊衣鏢囊。是個與余小鳴合葬同穴之意。便不置新衣。只將紬衾附身等物。端正停當。即便入殮。特命騰蛟六公子。舉哀伴靈。不須忌諱。一切儀文。十分週到。便將靈柩停在他住院中。這消息一傳。合郡商民。都感他斬蛟之惠。大家除弔奠外。便有紳耆父老商議道。余母既大有惠於吾郡。正合古人能捍大災禦大患。須從祀典之例。今欲於閩王峽口。擇地建祠。以報其德如何。衆人聽了。各拍手稱妙。便登時聯名具呈。衣冠齊楚的進衙。向祁公一說。祁公不便阻父老盛意。便領首道好。衆人大喜。便紛紛議起籌款興工等事。祁公慨然首倡。捐廉數百金。餘者由紳商募集。不覺議到祠名一層。有的道。余母如此本領。斷非凡人。這祠額須寫神母祠。有的道。古有劍仙之稱。却不聞有甚麼劍神。這

祠名是傳之萬古的。豈可出言不典。貽笑後來。依鄙見還是稱仙母祠。典確些兒。那先發議的不服。兩人登時便苦苦辯論。各持一說。都有些頓粗筋漲。祁公笑道。兩公勿喧。這神仙兩字。究非大雅所取。依我看。竟直捷了當。便題余母祠三字。再立一碑記。詳紀其生平。並斬蛟之事。諸公以爲如何。衆人聽了。不由大讚折服。便趁勢兒將這道碑文。請祁公落筆。祁公慨然應允。果然是衆擎易舉。不多日。余母祠業已落成。輪煥嵯峨。俯臨江口。十分壯觀。祁公本是文章宿手。這道碑文。又精思構撰。真個是絕妙好祠。大家便擇日刑牲立碑。具了香花鼓樂。迎請余母木主入祠。這番風光熱鬧。自不必說。從此琳仙竟在雄麗江山間。留下個大大勝跡。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祁公將此事安排畢。方盛具賞徒。命騰蛟扶柩回籍。安葬祖塋。因素日聽琳仙談起那趙大瓜。十分義氣。便特置腴田數十畝。就命大瓜管理。爲琳仙歲時香火之需。騰蛟十分感激。事畢。暫回。依然合六公子勤習武功。自不消說。那祁公夫妻待他。雖有主僕名分。實際裏只如子姪一般。官轍所及。頗有幾個强悍大盜。都虧得騰蛟協助捕役。方纔擒得。（虛寫省筆法）

後來祁公擢升蘇松巡撫之任。恰好地面上亂得一團糟。當日拜客而回。却劈頭撞着

那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徐元吉。因見六公子出言輕易。所以煩悶。（遙接卷首）當時商夫人勸了一回。祁公不過因正沒好氣。怪著六公子。其實知他合騰蛟都武功絕倫。這擾亂時局。正可應用。因政務倥傯。還沒暇合他們商量除盜。不想過了兩天。徐元吉一夜之間。又連劫四處鄉紳。火燎熊熊。照徹滿城。中有一位在籍吏部郎。因一言觸怒元吉。竟血淋淋被元吉細割死掉。他還一古腦兒將頭身都收得去。這警聞一傳。已經人人胆落。更揣不出元吉是何用意。不想次日午後。諸大紳門首。人人得着具漆盒兒。打開一看。不由魂飛魄落。原來裏面是肉醬一器。下壓一張全紅請柬。上面言詞。真是驚倒百歲翁。上寫道。

吏部郎某。屈節北都。作惡鄉里。是人而畜者。知諸公思啖其肉久矣。今馳呈一醬。請先嘗爲快。若朶頤大嚼。則有元吉之人頭筵在。飛此佈聞。翌日後恭迓台從。

東末却大書徐塘徐啓四字。原來這徐塘。距城二十餘里。有好大一所莊院。便是元吉窩聚羣盜之所。整備的嚴密非常。武庫一般。常有若干賊黨聚集着。以防官中捕勒。當時諸紳。見此請柬。便如催命符一般。去也不好。不去越法不好。知他拿某吏部郎來敲

山震虎。大家私議半晌。覺得祁公這等官府。總該有些道理。便大家一窩蜂般。跑入撫署。戰兢兢一說此事。祁公大怒道。這還了得。吾因現在四鎮不睦。時有攻掠。以致亂兵四潰。地面糜亂。所有麾下軍弁。半出防堵。卽如黃（得功）高（傑）兩鎮。前幾日土橋角戰（按史載高以數百驍騎。襲劫得功於土橋。得功逃而免）。後高鎮爭駐楊州。不得免駐瓜州。只怕這幾日。還有甚麼軍事會商。（帶筆敘入高傑。輕簡無迹）。所以吾沒暇料理徐盜。今既如此。吾當飛檄防堵之衆。並吾署衛軍。合勦徐盜。就是諸紳聽了。不由面面相覷。不但知兵弁不濟事。且因元吉是風火般的事兒。等着調兵都齊。恐怕這干酒客。已被主人縛將去咧。正在不得主意。只見一人昂然而入。生得星眸玉面。英風勃勃。却是祁六公子。向祁公低頭稟道。此事依孩兒看來。不須多集兵弁。但擒元吉。餘盜自定。聞得元吉還略諳武功。其餘之衆。都是烏合。儘可咳唾散之。諸紳忙道。公子這話不錯。元吉仗着一身本領。所以恣肆哩。六公子笑道。今便可將計就計。諸公儘管去喫太平酒。俺與余騰蛟。當扮作僕人從行。那時看机行事。必獲元吉。諸紳聽了。雖素聞六公子武功了得。只是見他這玉樹臨風的樣兒。恐怕元吉兩指一捻。便要捻脫。

他一層油皮。正這當兒。恰好騰蛟端茶。這人倒是黑凜凜壯健非常。祁公便笑道。這便是小兒說的那余騰蛟。小兒這計較。雖是孩子氣。却是就武功論來。老夫就不避譽兒之誚了。說罷哈哈大笑。諸紳聽了。稍爲安心。正要致謝過。商量赴筵之事。忽聽撫轅外隱隱喧嚷。接着撫標中軍官。匆匆跑出。騰蛟机伶。忙跟去一張。只見數十騎悍兵。圍繞着一個軍官。正在轅外高跳大罵道。甚麼烏撫衙。還不值俺家高師爺靴尖一踢哩。俺是投公函來的。怎麼只管張三李四的盤詰俺。難道你們祁老頭兒。見不得人。俺便闖進去。看他怎樣。說罷怒吼吼就要拔步。（寫高傑手下人蠻悍。正是烘襯高傑跋扈。亦正是烘襯下文騰蛟氣概。國手落子。都無間着也。）這時中軍官趕忙跑上一壁。價打恭作揖。一壁陪笑道。老兄莫怒。是俺一步來遲。您的公函。便交給俺。您且歇息去罷。正說着執事人役。也笑吟吟趕到。作好作歹。那軍官方纔氣平。便取公函遞給中軍。自就客館。立待回命。這裏騰蛟。便跟中軍官。暫進。聽諸紳還談赴筵之事。却見祁公看罷公函。忽的眉頭一縐。頓足道。怎的這般不湊巧。偏他這當兒。又約我赴會議事。諸紳一啓問。方知是高傑之函。筵設江濱大觀樓。尅期約祁公會談。這個主兒。從流賊中投撫過。

來。一總兒還是個混世魔王脚色。連李自成的髮妻邢氏。他都霸過來咧。將江北一帶攪得烏烟瘴氣。當時有名的高家兵馬。誰不知曉。料得祁公。勢必須去。六公子勢必從行。自家這席太平酒。未免就不好喫咧。大家正在心頭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只聽祁公道。無奈徐元吉這厮。十分兇悍。他兩人都去。還怕制伏他不來。我只好自帶從人。去會高鎮罷了。六公子道。父親不必爲慮。孩兒自有道理。說罷約定諸紳。後日已分時。都赴徐塘。這且慢表。且說高傑軍官。領了祁公的赴約回書。頃刻不停。率兵弁飛馬。蹇回瓜州大營。呈上回書。高傑見了。倒出乎意外。原來他的打算。因祁公素有名望。想一下子。先將他嚇制住。然後自己在地面上。好爲所欲爲。不想祁公毅然惠臨。頭一着兒。先有些沒勁兒。於是沉吟良久。只好再用第二着。便傳下號令。就大觀樓並沿江四五里遠近。都佈置停當。到得那日。高傑錦袍裏甲。嚴裝佩劍。選了十餘名長軀偉幹的健校。又特的使人擗着他那把馬上長刀。各自扳鞍上馬。潑刺刺向大觀樓跑來。到得那裏。只見江岸上隊伍擺開。旌旗晃動。鼓角喧填。一片軍聲。好不威嚴得緊。再望到大觀樓。前後左右。甲士如林。真如座刀山一般。不由心下暗喜道。饒你祁老兒能倔強。

只怕見這陣仗兒。也須骨軟如泥哩。因時光遠早。便漫步登樓。徘徊一番。正在縱觀江景。忽的長風刺刺。江聲大震。少刻那風竟越刮越大。只見江干羣樹。一排排倒而復起。那江波直蹙起丈把高。頃刻間渡船客舟。紛藏小港。空蕩蕩江心。風水相激。便覺這大觀樓。都有些岌岌欲倒起來。高傑一看日光。不由頓足道。這光景。那老頭兒一定不來咧。正在掃興。只見健校遙指道。帥爺請看。突的對岸不是剗過一支船兒。或就是那巡撫罷。高傑笑道。豈有此理。他便頂托大。也須帶兩隊精兵。焉敢孤舟便來。正在指點。只見來船已冲風排浪。箭也似駛到中流。船桅上早飄起一面方旗。現出個大大那字。高傑驚道。那老頭兒。倒好胆氣。難道他後面還有兵船麼。極目望去。連個船影也無。這當兒來船駛近。只有兩名老僕。肅立船頭。少時一人輕裝緩帶。由艙內徐步而出。高傑一看。可不正是那公。方一沉吟。却見那公背後。有一少年壯士。帶劍而立。黑滲滲面孔。只目光一瞬之間。早將高傑嚇了一跳。你想高傑廝殺半生。也是刀頭上滾出來的朋友。兩支眼如不明瞭。至於這壯士。不消在下點明。看官儘知是騰蛟了。當時高傑袍袖一擺。樓下甲士。暴雷似一聲大喏。鼓角齊鳴。劍戰叢兩下一分。他便大踏步迎下樓來。左

右健校。按刀鵠立。由岸邊直接樓上。這時祁公業已登岸。與高傑厮見過。便相讓登樓。高傑只將眼光一瞬。健校會意。便排牆似向前一冲。早將祁公主僕。隔在兩處。樓上下許多兵弁。登時手拊刀靶。目注主帥。只看眼色行事。正是。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危哉蓋臣。命懸一縷。

第五回 余騰蛟舞劍震當筵 祁公子大言驚滿座

却說樓上下兵弁。正看高傑眼色。只見那壯士兩臂一分。一個箭步。早卓立祁公背後。高傑喝道。甚麼人。祁公拱手道。便是小僕余騰蛟。老夫年邁。艱於步履。不過以他代個拄杖兒罷了。說罷真個扶了騰蛟。一拐一點的。拾級便登。這時衆健校已跌倒四五個。方蛆也似拱將起來。高傑不好再阻騰蛟。只好隨後上來。祁公上得樓。舉目一望。只見盛筵高坐。早已擺列停當。壁衣後却隱露刀斧光銑。這樓場五間通連。十分寬敞。祁公看了。都不在意。當時賓主相讓。即便就坐。騰蛟緊立祁公座後。賓主寒暄幾句。樓下便大吹大擂。奏了陣軍中得勝之樂。高傑舉杯笑道。咱是一廝殺漢子。只曉得率孩兒門給皇上出力。却是不能空了肚皮混。前些日俺因想就糧揚州。不過圖孩兒們喫碗飯。



罷了。不想惹得一千老先生們。瘋狗似的亂咬。輕輕將跋扈搶劫等罪名。加在俺身上。說着兇睛一閃。拍案大喝道。俺翻山鷓（高傑綽號）會怕着那個來。不過看史老先生（可法）調和面孔。讓那黃闖子（卽得功）一下子罷了。如今却撥俺兵馬。在瓜州喝西風。好在有你老先生。是個靠山。但是怎樣教孩兒飽肚皮。須要與咱說個分曉。說罷碰的一拳。砸在掉上。祁公並不張慌。却露出一片誠懇顏色。正色道。將軍只說這番話。却非彪佳來會的本意了。足食一事。固是要緊。但你看這片殘山賸水。江左一隅。便足限將軍馬足麼。須理會早晚渡江。北向中原。纔是彪佳不材。還能惟力是視。豈有兵糧一事。便勞將軍動念的。却是軍重紀律。此全在將軍約束。如有不法。彪佳雖弱。還能以項血濺將軍。爲吾民請命哩。說罷起拊高傑之背。泫然泣下道。你看何時何世。還忍不同舟共濟麼。高傑見了。頗爲悚然。却那肯便消悍氣。登時撫掌道。好好。老先生既如此說。咱不愁沒飯吃咧。說罷一望騰蛟。只見他神氣自若。略一思忖。忙笑問祁公道。倉猝無以爲樂。高傑帳下。却有四名健兒。都擊得好劍。且助公清興何如。說罷一聲吩咐。卽有四健校。趑趑提劍。聲喏筵前。頃刻間劍光四起。冷颼颼交舞起來。那知暗地裏

却笑壞了個大行家余騰蛟。只緊了一步。蹇近祁公身畔。只見他們翻翻滾滾。便如四頭笨牛一般。不是這個的劍噲一聲。便是那個的劍噲一響。只管自己糾纏不清。更莫提劍派家數。鬧得席前塵土飛空。偷眼望高傑。虧他還傲然自得。騰蛟正在好氣好笑。百忙中竟見一個健校。翻眼擦睛的。一面看高傑。一面向祁公座前趁來。騰蛟暗道。這小子合該晦氣。於是只作無意中脚兒一蹴。恰好那健校一脚踏到。竟平空被蹴出十餘步。嗆嘖嘖撒手扔劍。狗吃屎爬在地下。半晌還呻吟不起。原來脚脛骨已經斷咧。於是亂嘈嘈被人扛下樓去。那三人也便止了跳猴兒。只將高傑氣得面孔失色。祁公故叱騰蛟道。你這厮好不仔細。怎便悞脚傷人。快舞劍來。給高帥爺勸酒。騰蛟一聲喏。拔劍當場。托的使個旗鼓。脚跟一旋。用一個烏龍探爪式。冷森森劍鋒。直奔高傑咽喉。只差分毫之間。忽的收回。這一來便連祁公都險些兒酒杯落案。說時遲。那時快。早見騰蛟挫身旋步。一擺劍。光照滿樓。登時前劈後踉。左格右攔。躡躡騰挪。一步緊一步。那柄劍便如銀蛇一般。飛繞滿身。輕塵不起。一些聲息也無。却是一決一盪。都有排山倒海之力。末後舞到酣暢處。直分不出人劍。但見滿樓中一團白氣。有時滾到席前。逼得人

毛髮森豎。高傑又驚又愛。不住價鼓掌喝彩。正在滿樓人恍惚當兒。忽見白光一掣。游龍似穿繞五柱。便聽中楹吶噪一聲響。騰蛟却卓然現出。再看那柄劍已插入楹柱五寸餘。突自餘勢猶勁。戰戰有聲。（文亦餘勢猶勁）直將高傑驚呆在座。將威嚇祁公之念。早嚇到爪哇國去咧。又見祁公方纔一番忠誠之意。不由真打動些男兒血性。便慨然離座。向祁公拜道。高傑不材。願聽約束。公一日在任。高傑敢不効命。說罷叱退壁後甲士。重新與祁公把盞。並賜騰蛟卮酒。燄騰騰一天禍事。竟被騰蛟不動聲色。消滅下去。於是祁公大悅。便趁勢籠絡高傑。賓主盡歡。方纔罷筵。高傑直送公登舟後。方欣然而回。且說祁公歸舟。離城十餘里。忽聞鼓角喧天。魚貫兒由對面放來數支兵船。旌影拂空。甲光曜日。船頭一人。提劍卓立。須臾近前。却是六公子。原來他擒得徐元吉後。恐祁公萬一有失。便酌帶中軍官。並標下兵弁。匆匆趕來。當時六公子過得船來。見了祁公。大家欣喜。略問情形。知祁公此行。全虧騰蛟。因拉騰蛟笑道。這兩場酒筵。都不是好東道。你看我這饞嘴客。還把個主人家縛將來哩。祁公一聽。便知元吉就擒。不由喜動眉宇。一面合舟行去。一面細詢情形。原來那日諸紳出署後。怙愒一宵。都似無頭蟻。

一般。次日探聽祁公業已前赴瓜州。並知騰蛟護行。只賸了個六公子。那公子哥兒脾氣。是把不定的。不覺大家都慌了手脚。便忙忙的集了。去尋六公子。果然門僕傳出話來。說六公子方在習武功。請少時再來。及至午後。諸紳又去。門僕道。六公子有些不舒齊。業已睡着咧。請衆位稍候罷。說罷扭頭便走。連杯清水也不見待客。諸紳沒法。只得耐性坐候。大家你張我。我望你。心頭都如小鹿亂撞。一想到明日險局。只管冷颼颼出那涼汗。中有一個萬鄉紳。却是公子哥兒。偏他面貌頗似六公子。衆人便道。你看祁六公子。便如萬兄一般蘊藉。怎便有許多武功。若請六公子假作萬兄。管保沒人識得。一言未盡。只聽屏後大笑道。俺萬某便在這裏哩。說罷。翩然而出。正是祁六公子。諸紳大喜。便如衆星捧月般。團團圍定。爭問明日赴筵之事。六公子笑道。衆位到那裏。但管痛飲大嚼。別的不相干。都有我哩。只是萬兄尊名。却要借給我用用。那萬紳聽了。如逢大赦。喜道。昨天公子說僑扮僕役。究竟不便當。如今却再好沒有。於是衆紳辭謝而出。準備明日同行慢表。且說徐元吉。因搶掠的不耐煩。忽然又高起志氣。要作個響噹噹的大脚色。因見當時武人。如高傑。劉澤清之類。都由大盜出身。位至侯伯。他便想一網

兒打住衆紳先脅服歸已。然後便攻掠起事。當時請箋既發之後。他早預備停當。便在莊院分撥手下黨羽。無非是些大地痞脚色。聽得元吉作這等豪舉。一聞請他們會議。早都橫眉溜眼。興匆匆彗集廣廳。大家兩行列坐。真個五顏六色。元吉居中發議道。兵法說的好。攻其不意。現在祁老頭兒。棉花一般。又偏巧所有兵弁。大半四出防堵。今蘇城空虛。咱們正好起事。明日諸紳來時。即便一索縛下。鋼刀壓項。使他們一總兒入夥。然後殺入蘇城。自然勢如破竹。你們明天。便可就徐塘左邊。領人巡邏。以防或有官軍撞來。一席話七亂八糟。自以爲成竹在胸。說得比鮮花還妙。衆地痞聽了。都各鼓掌稱善。只有兩人微微含笑。衆人一望。却是前兩日新投來的朋友。一個紫臉膛兒。姓劉。是江南人氏。那一個有三十來年紀。生得蘊藉瀟灑。長眉細目。着一身寬博衣服。便如文士模樣。却是顧聘之間。神彩四射。這人姓鄭。原籍廣東南海。衆人看了。那裏在意。當時元吉分撥之間。便將劉鄭加在裏面。只見轉過元吉死黨三人。一個叫張鐵腿。一個叫楊七郎。都是豐沛大盜。那一個却叫陸香兒。生得白皙愛人。原是優伶出身。也會些花拳繡腿。被元吉掠得來。便作了個得意嬖童。却是此人事母頗孝。在元吉處。狠能隨

機應變。阻勸住許多淫殺。只是沒胆子偷跑罷了。當時張鐵腿一膘劉鄴。却附元吉之耳。喊喳數語。元吉笑道。你也慮得是。他們既是新來乍到。便叫他們隨你們席間作事罷。於是衆人各散。分頭準備。次日便就廣廳。大排筵席。元吉意在示威。莊院前後。都是手下頭目。一隊隊露刀提劍。殺氣騰騰。由莊門直至廣廳。更不消說。險些兒開了一月兵器店。元吉並張鐵腿等。都全副嚴裝。磨拳擦掌。價專等拿人。日方將午。只見探人來報道。諸紳來船已到徐塘。元吉大喜。急忙率衆迎出。就莊門一望。只見諸紳業已濟濟登岸。隨從只三五僕役。前面却是一少年鄉紳。輕裝佩劍。狠透着與衆不同。引諸紳大踏步走來。元吉沉吟道。這是那一個呢。北門內項太僕的公子。雖然輕俊。還不及這人。楊七郎插嘴道。這便是上月裏因買妓涉訟的那個萬鄉紳哩。正說之間。衆紳已到。那神色之間。都看萬紳眼色。一見元吉兇神模樣。並這等陣仗。不由都溜邊魚似的。只佯隨在萬紳屁股後頭。元吉得意之下。那裏在意。便見萬紳四外一望。微微含笑。一個緊步。業已搶到跟前。不由分說。便與元吉含笑握手。元吉夢想不到。這一下兒。狠有勛兩。不由濃眉一豎。趁勢竭力一掀。萬紳一個踉跟。望後要倒。諸紳大駭。展眼間。却見他脚

下一蹬。平空的徐徐立定。什一招兒。在武功中。名叫平步青雲。非內功深至。勒不住這懸崖馬的。這時劉鄴兩人。却相視點首。不由一使眼色。反相與躲開。其餘渾楞兒。那知就裏。便不待元吉相讓。早亂糟糟將諸紳擁進莊來。仍是萬紳前導。直入廣廳。元吉便相讓入座。一聲分咐。酒炙齊上。元吉虎也似據在主位。一連灌了幾杯。然後拍的聲擲杯於案。火雜雜張目一顧。便有兩個猙獰頭目。頭挽椎髻。顛巍巍各簪鮮花。光赤兩膊。迸起鬼怪似條條虬筋。下繫白紬圍裙。血痕點點。各託一個深大磁盞。飛步過來。就席前一足半跪。將盞蓋一啓。便聞得血腥撲鼻。早有一團紅光。耀入諸紳眼中。原來裏面是兩掛血淋淋人的心肺五臟。還用鹿筋紮縛得端正。諸紳一個寒噤。幾乎驚倒。便見元吉徐向諸紳一瞟。然後看了心肺。點頭道。也還將就可用。快把去先作道湯點。以便敬客。兩頭目雷喏而出。正這當兒。恰好劉鄴暫入。萬紳一望。頗爲詫異。便聽元吉怪笑道。劉鄴兩兄。來得正好。快入座等候嘗鮮罷。於是劉鄴兩人。就張鐵腿等席上坐下。四目灼灼。只是來瞟萬紳。諸紳這當兒。靜觀元吉動靜。却不見他發話。再看萬紳。隨意飲啖。十分自在。正這當兒。心肺湯點獻上。元吉道聲請。登時舉筋大嚼。爽脆有聲。諸紳恨

不得割掉耳朵。閉掉眼睛。方是意思。一看萬紳。居然也嚼得津津有味。更拍手大讚道。主人端的厚意。便知俺萬某好吃此味。又四顧諸紳。大笑道。諸兄莫錯過。如此異味。皇帝老子。都享用不着的。元吉大怒。一擺手止住巡酒。發話道。諸位平日價倚了鄉紳威勢。也自在的特過咧。今日落在俺元吉手裏。沒別的。須要大家借助我一臂之力。俺今便率衆取據蘇城。諸位自忖。那個願爲內應。那個願分頭徇下各州縣。所有家貲。都須把來助軍。快些說來。以便俺即時分撥。料得你們敢道個不字麼。說罷。兇睛一瞪。手按刀靶。諸紳這當兒。賽如啞羊。便是千斤墜石。也休想壓出個屁。只聽萬紳微笑道。俺方喫得快活。偏主人家。說這些沒要緊。這事兒他們只會擺鄉紳大架子。懂得甚麼。都朝俺萬某說纔對。內應也是俺。徇下各縣也是俺。家貲呢。更不消說。他們都聽俺的話。甚而至於你要作皇帝老子。俺便保你登極坐殿。這總不算塌你的枱罷。却有一件。俺喉急嘴饞。須喫過香噴噴的人頭再說。這個吏部郎。俺就恨的他牙痒痒。須嚼得他腦瓜骨都不賸。纔好哩。說罷。咕嘟啣一杯酒。又復落肚。俊臉兒上。早紅于于劍眉微豎。元吉這厮。究竟是渾蛋強盜。還當真是那個少年不羈的萬紳。登時拍案怒道。你有甚能爲。



說此大話。萬紳道。文武兩道。無所不通。還有一把特別快劍。專取狗強盜的腦袋。俺却沒好嘴來喫臭肉。只好把來作個溺鉢兒罷了。元吉聽了。不由倒狂笑起來。只見張鐵腿掄臂叫道。左右你等是甕中鱉。少時便見分曉。你們當鄉紳的。鍊就嘴岔兒。只好嚇老百姓。（誓調不少）這裏是用不着的。說罷。瞪起兩支胡椒小圓眼。狠有些狗仗人勢。那鄭某却暗將劉某一蹴。拍手道。正是正是。依我看。張兄也是半個莊主的脚色。就該替莊主給他們個利害。鐵腿得意道。那是自然。正在胡噪。只見一個伶俐庵人。手托漆盤。飛步搶進。諸紳大驚。正是。

解食生人。傳聞蠻俗。何意大盜。同此兇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六回 金閭郡大盜遭擒 徐塘莊三英聚首

且說諸紳一望那盤。登時眼前漆黑。恨無地洞可鑽。原來盤內。正是某吏部郎圓彪彪的那顆腦袋。業已蒸得熱汁淋漓。掀腮塌眼。還就兩耳上。插了兩支大紅紙花。顛巍巍雙角一般。那種形相。就不用提怎的怕人咧。盤沿上環插尖刀。正如主客之數。那庵人

置盤席中。側身而退。這時廳內外元吉手下人。都眼睜睜飛起殺氣。惟有萬紳。登時有饑涎拖下光景。倏然站起。便要下筋。元吉早打就主意。要先殺萬紳以示威。便猛笑道。還須俺來致敬纔是說罷。一抬腿踢開坐椅。搶起盤沿一把尖刀。手腕一翻。早劃戳起一塊腮肉。單臂攢力。直送向萬紳噴來。大喝道。你且嘗這塊何如。他以為手兒一起。這刀尖一定從萬紳額兒後出來咧。那知萬紳喝聲來得好。口兒一張。吶吧聲刀尖咬落。恰好一陣呢喃。畫梁上有個飛燕。說時遲。那時快。但見萬紳額兒略仰。颼的聲唾上刀尖。撲簌簌梁塵和燕。一總兒落將下來。仔細一看。那刀尖正刺在燕頰上。這一來不打緊。只聽廳內外。暴雷似一聲連環大彩。劉鄴兩人早已眉飛色舞。便連一千嚇呆的諸紳。這當兒竟有些把起腰板來咧。萬紳笑謝道。罪過罪過。俺因口饞嘴緊。倒壞掉主人尖刀兒。沒別的禮應回敬。一塊說罷。拈刀劃起塊便敬元吉。元吉那裏敢口來接。兇氣被折。不由羞怒交併。便噹的聲踢翻坐椅。大叱道。你小看那個。俺便合你當筵較藝。何如說罷。一甩大衣。就要動手。不想張鐵腿技痒半晌。這時當元吉面前。如何不露露臉。便高叫道。不須主人動手。待俺來料理他。方一起身。忽的一個躡踵。一看却是鄴某拉。

了他一把。劉某已低聲道。俺們新來。沒有進見之功。張兄且讓一步罷。鐵腿方不是意思。鄺劉兩人早已來了個鵬翼雙翻式。刷的聲飛落筵前。便奔萬紳。鐵腿嘟噥道。這兩個怯虎兒。準給人打臉。一言未盡。只見三個業已騰挪閃占。打在一處。這其間却詫壞了個萬紳。只見鄺劉兩人。純用小巧綿軟。一派手法。有意無意。便如花拳繡腿一般。却是自己想覷個破綻。再也沒有。正打到酣暢處。忽見兩人一對兒跌倒。萬紳大疑之間。那張鐵腿已風也似搶來。雙拳一擺。就是個當頭炮。萬紳大笑。略一迴旋。還沒三四合。趁鐵腿一脚飛來。被萬紳托定脚根。只一送。早鬧了個兩脚朝天。元吉大叫道。這還了得。方要奮臂。便見楊七郎陸香兒。雙雙齊上。萬紳一拳格去。香兒早阿唷一聲跑掉。只賸個楊七郎。丟拳拉腿。又沒有大撞幽州的本領。（涉筆成趣）展眼間。萬紳脚起處。正踢在他肥屁股上。一頭撞翻。悄沒聲的尋鐵腿去咧。元吉這股火氣。直冒得要掀去屋頂。便拔佩刀。掄得風車似搶來。只見萬紳赤手直上。兩條勁臂。颼颼疾如風雨。衆人但見刀光霍霍中。那萬紳東指西擊。移步換形。只去刀鋒毫釐間。就如個氣吹的人似的。明明從刀光中鑽出鑽入。又似以水受刀。總沒個所以然。這當兒元吉腦袋上。東

一記耳光。西一記嘴巴。劈劈拍拍。響得好不熱鬧。只氣得山嚷大叫。那柄刀。越法疾斫。如雨。好容易將萬紳逼至廳隅。儘力子一刀攬去。以爲定將人家釘在壁上。那知沒相干。自己那刀却陷入壁內。忙拔出一翻身。恰好萬紳正在背後。一足飛起。元吉手腕立折。那柄刀。明晃晃飛起兩丈高。一翻刀柄。嗤的聲落下。正砸在中筵案上。鬧得諸紳濺炙沾酒。一個個戰抖抖。跔將起來。原來萬紳就廳隅一躍。早到元吉身後。咧。當時鐵腿大叫道。衆弟兄還不動手。剛要奔拿諸紳。只聽撲通一聲。元吉栽倒。萬紳拍拍兩脚。先蹀折他脛骨。鐵腿方叫得一聲不好。忽覺渾身如被鐵箍。兩臂一扭。早被鄺某背將過去。就勢一點膝蓋。這鐵腿比鉛條還軟。咕咚咚跪跌於地。便被人家一抖索網定。再瞧楊七郎。合自己一樣兒。被劉某擒下。這一來倒將萬紳。略爲怔住。鄺劉大笑道。祁公六子。認得俺麼。少停咱們再談。正說之間。便有幾個悍頭目。大呼斫入。鄺某大怒。只拔劍一聳身。恍如電光一繞。幾個頭顱。已咕嚕嚕滾在地下。餘衆大驚之下。方知擒下元吉的是祁六公子。那陸香兒早嚇得沒影咧。於是餘衆登時廳外跪滿。這信息早傳到巡邏衆盜耳內。便一聲喊。來了個捲堂大散。及至六公子與鄺劉兩人。搜捕餘盜。業已支

影也無。於是三人從容暫回。就滿院搜了一回。除後院被掠婦女外。却由後柴室內。將陸香兒搜了出來。見了六公子。叩頭不迭。撇了嘴兒。只管喊他那老娘。鄺某道。俺來此幾日。便聞此人甚有孝思。遭際可憐。不同慣盜。六公子道。既是如此。便放他去罷。那知陸香兒頗有眼識。只管叩頭。願充公子僕役。公子略一沉吟。香兒叩頭流血。大哭道。俺的娘家法素嚴。但知俺託身賊莊。却不知俺一片苦心。今公子若不收留。俺若回去。俺娘定要氣煞俺。俺也便想煞。願公子全俺母子兩命。萬世感德。六公子知他誠心。便道。既然如此。俺便留你。今恰有椿事體。你便跟隨諸位老先生。押了元吉等。先行赴城。便喚撫署中軍官。偕同本縣官兒。來此料理餘事。諸紳驚道。這個還須斟酌罷。六公子笑道。不須慮得。此人曉得俺寶劍利害哩。於是命取過筆紙。草草揮就一函。命交付中軍官。卽刻便來。諸紳不敢再說。便深深致謝。同香兒下船。不多時。便有元吉手下人。吆吆喝喝。將元吉等扛猪似的扛下船。撲通一擲。元吉怒目。香兒道。你這崽子。真是猴兒拉稀。壞了腸子咧。剛要穢語大罵。那知香兒更來得乾跪。早預備停當。登時掏出個粗大大的木槓兒。給他塞在嘴裏。又左右開弓的。給他幾個耳光。打得元吉。只好乾瞪眼。就這等

掛起帆來。順流而去。不題船內諸紳。互相慶幸。並歎服六公子。且說元吉莊院內被掠衆婦女。既知元吉被擒。便擁擁擠擠。且悲且喜。一古腦兒跪到六公子跟前。燕燕鶯鶯。好不熱鬧。公子見了。甚爲太息。便命他們各回原室。不許妄動。酒興未盡。便命人打掃廣廳。重整杯盤。與鄺劉相遜入座。一面飲酒。一面細詢姓氏。方知那鄺某名湛若。南海名士。文詞蓋代。更任俠好奇計。在鄉里屢爲人排難解紛。因一段事。忤邑令之意。欲羅織殺掉他。所以亡命北來。遊至河南緱氏縣。却結識得劉某。兩人都是慷慨丈夫。自然一見如故。此時因江左繼續。兩人志在故國。都懷子房報韓之意。暗地裏各有所圖。所以相與渡江。覘覘朝局。六公子聽了。十分起敬。因向劉某拱手道。劉兄姓氏生平。方纔已承見示。久游關外。並甚稔北地賢豪。（毓崑別琳仙後情形。由六公子口中略敘出。省筆法也。）極可欽敬。但不知近在緱氏。作何事業。劉姓聽了。與鄺某相視而笑。慨然道。而今且慢贅述。此後如承公子相念。幸望見臨。說罷從懷內。取出一面小小朱旗。上面畫着一指南車兒。鄭重遞給六公子道。公子如到緱氏。持此旗訪問在下。自有人指導敝居哩。公子聽了。知他是非常大俠。不敢深詰。便欣然接旗收起。劉某忽歎道。公子

知俺劉毓崑一步來遲。沒得與公子令師余母張琳仙再會一面麼。如今領教公子武功。真是一派相傳。好生可喜。却是俺當年蒙余母推解之惠。如今却無從報德了。今得見公子劍法。那得不使人傷感。因將昔年在山海關得遇琳仙。並自己與湛若來訪公子之由。說了一遍。原來劉鄜兩人。自遊江左。見南都政局。被馬阮兩奸。（馬士英。阮大鍼）弄得一塌糊塗。加以四鎮驕蹇。宏光淫昏。雖有史閣部可法。力撐危局。無奈都是泄沓局面。因此兩人十分掃興。一日遊到蘇松地面。便聞得旅店客人紛紛傳說。只拿兩樁事作談資。一是徐元吉如何兇橫。一便是祁公如何賢明。六公子如何武功了得。並及張琳仙當年斬蛟立祠等事。毓崑聽了。甚是動念。方知琳仙得了這般結果。且喜傳派得人。便思量一識六公子。因與湛若耽延兩日。恰值六公子偶然獨騎出遊。毓崑望去。果然十分英俊。這時元吉正鬧到風火頭上。兩人一商量。如尋常投刺。去見六公子。未免覺得平平無奇。倒不如拿元吉去作個進見禮兒。倒也別致。這種強盜。他兩人本看得狗也似的。當時兩人撫掌稱善。探聽得元吉專好交不是人的朋友。便各編了一套言詞。一個說是海洋大盜。一個說是殺人放火。便這等投進莊院。元吉果然大喜。

收留兩人還未及下手。元吉却鬧起人頭大筵來。當時兩人一見萬紳，便認得是六公子。於是即時躲開。商量停當，助公子一臂哩。（閱至此，方知不先點出劉鄴兩人筆法之妙，稗官家疑陣虛寫，最能引人興味。此妙非俗手所解。）當時六公子聽罷，直喜得跳將起來。先問毓崑道：「原來足下曾識俺先師英雄如此，真不愧俺的先輩。俺却以同輩相稱，有罪極了。」說罷，拖地長揖。沒口子稱起劉丈。原來這時毓崑已有三十餘歲。當時毓崑如何肯依。湛若笑道：「劉兄不必謙遜。你會親望余母顏色，作個長輩兒也還當得。就你那氣老識沉而論，就是我也該長稱你。」毓崑笑道：「你又來咧。我有甚麼氣識。湛若失口道：「你沒氣識。怎在緱氏縣作（句）。」毓崑忙抬眼一瞟。湛若也便一笑而止。暗地裏却將六公子悶得肚兒脹。於是三人雄談快論，談一回武功，評一回當世人物。真是言言莫逆，相見恨晚。不消說酒落歡腸，吃得快活不過。湛若歎道：「現在世局如此，中原立業不易。我輩當留意覓地，潛蓄氣力，以復國仇。六公子等聽了，各各稱善。六公子漫問道：「莫非鄴兄意有善地麼？」湛若道：「這個那裏定得。前些日方有敵友，邀遊粵西，一來避虐，令羅織之患。二來荒陬中，頗多奇士劍客。吾欲赴招，却是也還未定。六公子聽



罷甚爲太息。（爲續編略伏脈）這當兒三人酒到杯乾。都略沾醉意。毓崑忽大笑道。我看公子。方在富貴中厮混。却如何骨相清拔。將來怕不免風塵骯髒。若果如此。那人事天心。越法不可復問了。說罷手附長鋏。劃然長嘯。（寫得淋漓有神）六公子方在神聳。只見一頭目來報道。官中來船。業已將到了。毓崑聽了。手携湛若。踉跟而起。執手當胸。即便告別。六公子那裏肯依。堅請入署相款。湛若道。我們意氣相詡。何須世法。再期後會便了。說罷兩人。大挾步便走。（來得突兀。去得飄然。是大俠行徑）正這當兒。只聽廳外一陣脚步亂響。便有一羣人撞進廳來。正是。

三英聚首。淋漓杯酒。抵掌盱衡。奇氣不朽。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七回 遠道馳書有心報國 旗亭貫酒無意逢豪

且說六公子。正在殷殷挽留劉鄴。只見中軍官合本縣官已經到來。劉鄴兩人。却眼物兒也不曾瞟他們。業已走向院內。六公子不及招呼縣官等。急忙送出。那縣官見劉鄴兩人。凜凜氣概。不由悄悄向中軍官道。這定是公子函中所說的賊中兩個壯士了。須臾

六公子悶悶。整回。大家厮見過。公子略說擒元吉情形。便急問祁公赴會之事。知還未回署。便忙向縣官道。此間一切事。儘有縣尊料理。俺還須迎接家嚴去哩。說罷。忙同中軍官匆匆登舟。這裏自有縣官分遣所餘頭目。並點明被掠婦女。準備帶回城。移文各地。招親屬來領。又一面抄檢元吉所有。準備入官。一切瑣瑣。不必細敘。那六公子却趕回撫署。頃刻不停。便帶了兵船。匆匆迎來。恰好正遇祁公。當時祁公聽公子訴罷。十分欣喜。便歎道。草莽中儘多異人。況在亂世。聽你說起劉鄴兩人。舉動磊落。決是有心人。但這當兒危局愈壞。吾大義所在。惟有一死報國。將來吾兒或應了劉壯士風塵骯髒的話。都未可知哩。說罷。不由慨然泣下。原來近日滿洲豫親王。一般大兵。來下江南。軍鋒所到。無堅不摧。本就可怕的狠。偏搭着武昌左帥良玉。提兵鎮在西路。近來與那南都首輔馬士英。並防江大臣阮大鍼。勢同水火。互相猜忌。那南都政事。更不用提。賄賂公行。賢人退。不肖進。竟至街坊上起了一種口號。是職方賤如狗。督都滿街走。刻印來不及。用錐胡畫袍帶來不及。撮了戲場衣冠便穿。鬧得一個小朝廷。便如戲場。又加着天子無愁。日事笙歌。廣選佳色。直鬧得秦淮板橋曲坊間。多少龜奴倡女。都藏躲不迭。

因此早被個有心人覷破。你道此人是誰。便是祁公子族中一個慷慨磊落的長輩。此人名鴻孫。學問文章。與祁公不相上下。少年時節。也曾受業劉念台先生之門。一時有山陰雙祁之目。這時節雖感憤致仕。那報國之念。却耿耿未忘。不時價遨遊結客。寄迹浙紹之間。近來却與祁公一封書函。詳敘近日世局。並遊迹之所見所聞。詞意之間。十分激昂慷慨。所以祁公興歎起來。當時六公子無可慰父。便搭趁着問些鴻孫近狀。（爲後文伏脉）父子一面問談。不多時舟抵閩門。只見士女傾城。街坊上圍了個風雨不透。原來六公子合騰蛟這兩件漂亮事兒。早已闕傳遍咧。當時萬目睽睽。幾幾乎看煞衛玠。就搶攘中。祁公等已易騎入城。到得署內。商夫人心頭方纔一塊石落地。便向祁公歎道。不是前幾天鴻孫書來。勸老爺不如歸隱。好在我們澹生堂圖書千卷。還不足娛樂餘年麼。原來這祁公世代簪纓。且世有聞人。真是東南數一數二的名族。他家便在山陰縣梅墅地面。甲第園亭之勝。冠絕當時。豪富自不必說。自先世以來。便以藏書着聞。及至祁公。越法的縹湘萬帙。並且談兵說劍。以及風禽任遁之書。無所不有。商夫人因見父子倆冒此大險。所以感歎起來。當時祁公愀然道。此非夫人所知。吾豈不

欲鑑湖歸老。但吾講學一生。到這當兒。方是我的試場哩。說罷匆匆出來。連夜價提出徐元告等。略問得幾件罪狀。已死不蔽辜。到得次日。便連張鐵腿楊七郎。一總兒。細到法場。涼漚漚吃了一刀。大惡既除。當地人民。無不道路相慶。祁公子任俠大名。也便遐邇皆知。這其間却便宜了個陸香兒。便死心塌地服事公子。並且誠謹非常。甚是伶俐。只是天生柔弱。不堪深造武功。却有一樁奇處。是天生捷足。不消拴神行太保的甲馬。便可日行四五百里。就同六公子一般。因此六公子十分喜他。每祁公有緊急公文。或有時欲檢藏書。便命他去取。甚是捷便得力。一日陸香兒因差回蘇。離城四十餘里。走到一片村鎮上。臨河石磯間。正有許多浣衣婦女。大半是莊戶人家。衣香鬢影。十分樸素。其中儘有白皙多姿的。一個個檀起藕也似臂。一面揉洗。一面笑語。一陣陣嬌脆之聲。順風吹來。正這當兒。只見一個十八九的小媳婦子。也趁了來。生得妖妖嬈嬈。眉目間隱含蕩媚。也穿一身布素衣。只不過稍稍人時。那尖尖脚兒上。却踹着雙扣絲繡鳳。脚珠履。香兒暗詫道。怎這鞋子。却是樂戶人家模樣。正在沉吟。只見浣衣衆婦女。一陣丢眉拉眼。都別轉頭去。還不算。竟登時你挨我擠。將那石磯。圍占得肉屏風一般。一點

空兒也沒得。那小媳婦笑吟吟挾衣釵去。便張家姨李家姐的一陣亂叫。却沒人搭腔。反一個個或笑或唾。有的便瞟個白眼珠兒。那少婦氣將起來。登時嫩臉飛紅。猛的插登一脚。不想一個肥白浣婦。正略掀着胖屁股。俯身搨衣。這一下子。那脚尖兒。正抵到他那所以然的所在。不由呵哨道。可了不得。是那個使促狹呀。一看是小媳婦子。便跳起來。先醜醜的唾了一口。然後罵道。你這小蹄子。不去趕店尋孤老。却這裏來浪張。快躲遠些。俺們好人好體的。看沾了你那浪氣。不是耍處。那小媳婦又羞又氣。登時那眼淚。便如斷線珍珠。哭道。某嬸嬸。人大年長。怎口內不留陰鷲。俺便是飢寒所迫。落此下賤場中。須知俺還有個老病娘哩。難道俺眼睜睜看他餓煞麼。可記得前兩月。俺娘兒倆。沿門拜佛。這個姆姆。也可憐俺。那個嬸嬸。也讚歎俺。究竟誰捨出一粒米。一片布來。而今却整起面孔。說這些乾巴巴的話。甚磨浪氣不浪氣。你們穿葦塘。鑽稻地。耳環咧。腰帶咧。還當沒人拾着。這會子却紅口白牙的抓脆兒充朋友哩。衆婦怒噪道。這還了得。快撕他嘴。正亂着。一婦遙指小媳婦道。你那苦瓜媽來咧。等我們告訴他。揭掉你的皮。香兒望去。果見一老媽媽。病容憔悴。顛巍巍扶杖。釵來。衆婦便口講指畫。紛紛告訴。

道。便是俺這位胖大嫂。方纔因你媳婦一脚尖。碍這他那沒要緊的所在。（絕倒。那知正是要緊哩。）他便說了兩句氣話兒。你看你媳婦一張口。便似推倒核桃車一般。將俺們都罵得成了養漢精哩。偏搭老媽媽兩耳重聽。當時只聽得沒要緊三字。便笑道。可是的哩。既是胖嫂沒要緊。俺那媳婦。也便不相干哩。（妙對。天造地設。）說罷糊裏糊塗。與大家道個萬福。笑迷迷拉了小媳婦子便走。那小媳婦登時孩兒一般。一陣掀唇擠眼。隨老媽媽依依而去。看光景甚是親愛。香兒看了。頗覺有趣。因走得困乏。向河沿一望。恰好那邊樹木陰中。飄出一個酒帘。便順步趲去。一望。一片村店。倒也十分雅潔。酒保連忙招呼。引香兒入來。在一處廠聽中。選個座位。酒保笑道。俺這裏雖是村鎮。客人用甚麼酒菜。倒還不缺。近來因祁公拿斬徐元吉。這裏往來商旅。也便多咧。客人但看這位客人跟前的酒菜。便知俺不是空頭話咧。說罷哈哈一笑。甚是殷勤。香兒一望那客人的酒菜。竟是豐盛盛一棹全筵。熱騰騰擺得好不整齊。再一看那客人。不由暗暗稱奇。只見那客。伏虎似爬在棹上。抱頭假寐。一片鼾聲。恍如雷吼。穿一領紅錦百蝶戲花袍。腰束皮帶。脚蹬烏靴。却破得踢溜嗒拉。一頂大毡笠。都已七穿八洞。便是

錦袍上也都一條一塊的垢膩重疊。乍望去便如畫的醉鍾馗。只少兩個小鬼來點綴。座後几兒上。却有個大大黃囊。一柄鐵色黝然陸離斑剝的古劍。香兒笑道。我却沒有。偌大食量。你只給我隨意來酒菜便了。酒保笑着如飛而去。這裏香兒隨意散步。只見東壁上狂草淋漓。墨瀋如新。一張瓦硯。碎在墻角。一支筆。却沒筆頭兒。數步外。却有一塊黑膏似的東西。仔細一看。却是嚼爛的筆頭兒。香兒暗笑道。莫非那個秀才家。來此撒酒風麼。便將題壁一看。却是寫的李太白那首扶風豪士詞。筆意十分奇恣。正在觀玩。只見酒保端得酒菜來。一面擺列。一面悄悄向那睡客一吐舌。低說道。尊客用酒罷。香兒落坐。酒保又笑道。俺今天險些吃兩記耳光。便是這睡着老客。忽的高興題壁。這還罷了。忽又拉起待哭的臊子。高吟大唱。只管甚麼流血似海水。白骨如亂麻的念誦。（此是譌中語句。）您想生意家。誰不取個利市。又是這種年光。地面亂。口舌多。有那種壞人們。傳到官中。俺生意家。如何担得起。俺便笑勸他道。您別只管流血流血的鬧。咧。不多日。祁巡撫方拿了徐元吉。他的手下人。散逃得各處皆是。（爲後文狄金梁伏線）你寫些兇實實的句子。頂不穩便。不想他登時怒道。俺正想尋祁家去哩。他把我

魏先生便怎樣說着。一拋瓦硯。嚼掉筆頭。惡狠狠噴在就地。一抬掌就要刷過。（狂士如畫）我連忙躲開。還聽他似笑似哭的念誦哩。香兒聽得正想尋祁家一語。不由心中一動。正要向酒保細問。恰好別室中客人喊來酒。酒保匆匆跑去。這裏香兒一面端相睡客。一面暗忖道。元吉手下。却没有甚麼姓魏的。此人行徑離奇。既說要尋祁家。難保不是歹人。我且覘他個究竟再說。於是飲了兩杯。只見酒保肩搭擦布。口啣烟筒。慢條斯理的趲來。笑道。這會子消停咧。俺給尊客斟個鐘兒呀。香兒道。不須勞動。因正要探他話。便飛過一杯道。老保辛苦。你也吃一杯兒。酒保接過一飲而盡。滿臉是笑道。你這尊客。真是走大江大海的人。便這等和氣。因向睡客一瞟道。這位大爺。就不用提咧。活像個槓巴棍子。香兒且會湊趣。又飛過兩杯。酒保吃得快活。便不待香兒來問。便說睡客道。俺伺候客人半輩子。也沒見這位客官。如此奇怪的。他進得門來。十分匆忙。彷彿有多大的風火事。一迭聲價吵來酒飯。要用罷。趕赴蘇城。嫌俺搽棹兒來得慢。他便用袍袖。一陣胡擄。由懷中掏出本破書。高聲大念。俺只聽得甚麼孫子曰。孫子曰的。香兒望去。果見睡客袖底下。露出書角兒。酒保接說道。也是俺嘴閒舌淡。無端的問他客



官可是特特的來嘗俺這裏的女兒酒麼。（好名兒。狂士聞此。安得不露狂態。）本來俺這裏有三絕之目。是手柳酒。一是垂柳。分外風姿。二是女人家纖手白嫩。三就是這女兒酒了。這句話不打緊。他登時跳起來。向我一個大揖。慌得我躲閃不迭。他已大笑道。怪得人說大江以南。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火氣。你這句話。便該封個酒泉侯。快些將來。俺要嘗嘗這女兒滋味。說着兩手拍案。又是甚麼金陵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的鬧了一陣。登時由囊內掏出個大銀包。擲與俺道。少時咱們再算。作只檢上好酒筵。與俺來一棹。俺詫道。莫非尊客還要待朋友。一個人兒。那裏喫得下許多。他罵道。你這句話。却該褫掉侯爵。這鳥世界。那裏有人配陪俺魏先生。只有山陰祁六也還罷了。他又沒在這裏。香兒聽了。微微點頭。酒保道。他說罷。嘴鼻掀動。就待大哭。俺忙道。尊客莫怒。俺便給你作來。不多時準備停當。他興匆匆坐下。剛吃得一杯女兒酒。忽又皺眉道。我魏先生吃不慣獨酒兒。現放着女兒酒。最好你給俺尋個女兒來。陪俺喝兩杯。方是道理。（筆妙如環情文相生）香兒不覺好笑。酒保作個鬼臉。低聲道。您不曉得。俺這裏倒有個私窠小娘兒。並且就在臨河住家。人頭兒一百成。只是這睡客。這般古

怪脾氣。俺那裏敢招惹他。若都像您如此和氣。還說甚麼。（一語引入香兒喚妓。奇峯又起。）香兒不覺哦了一聲。酒保道：他見俺沒搭腔。登時沒興頭。拍的聲一墩酒杯。伏案便睡。直到這當兒。您說甚麼性子的人沒有哇。說罷。不待香兒讓。自斟一杯。又復落肚。（酒保如畫。寫魏耕性格。由酒保閒話中述來。靈活之至。）香兒眼珠一轉。笑道：你說那小娘兒。可是丟秀身段。尖尖脚兒。眉兒長長的一笑。倆酒窩的麼。並且有個老娘麼。酒保驚笑道：呵。我的尊客。原來您是個趣人兒。莫非您和他是舊交兒麼。不然怎說的一絲不錯。香兒笑道：豈有此理。俺方到貴處。有甚麼舊交。因將在臨河所見。說了一遍。俺見那小娘兒待他娘。甚有意思。想合他談談哩。原來香兒自己甚孝。那會子聽那小媳婦一番話。甚是憐他際遇。所以要喚來見見。周濟於他。却是酒保那知就裏。只當是香兒客邸尋春。這一絳頭拉得來。不消說這注風流錢。自己腰包兒先得撈摸兩個。於是興匆匆如飛而去。這裏香兒方怡然自飲一杯。只聽雷也似一聲呵欠。震得滿屋嗡嗡有聲。香兒一望。不由大驚。便要捻拳動手。正是：

萍水相逢。不速之客。怪哉此君。踪迹莫測。

欲知彼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深情慷慨授手拯名花 逸氣飛揚低頭拜彼美

且說香兒。猛見那睡客呵欠而醒。只那雙眼尖。火也似非常亮大。先就嚇了一跳。却見他豐頤廣頰。虬髯如戟。一張臉黑而且紫。肌肉礪礪。十分醜怪。張開大嘴。真如血盆似的。香兒猛想起。這不是那年那個要單身擒元吉的魏大炮麼。假作來入夥。險不會刺殺元吉。只在莊住得一宵。便被他擾燒的火燄山一般。他却乘亂盜了兩匹好馬。還把元吉愛妾金瑣兒。馱得去。俺那當兒。正在因病。只偷覘他一眼。夜間便鬧起事來。哩。想罷。細一端相。越法不差。正在怙愾。那魏客已目不轉睛的。注定香兒。忽的喜跳道。人要長了這個腦袋。也令人眼光亮亮。說着竟趑趄脚兒。趑趄過來。拱手笑道。足下獨酌。沒趣的狠。俺來陪飲何如。說罷落坐。斟酒便飲。香兒聽他方纔胡噉。好不有氣。這時倒覺這稀稀罕。頗可破悶。又搭着掛念他來尋祁家的話。於是趁勢接談道。尊客倒豪爽得緊。一言未盡。只見魏客裂嘴道。呵。了不得。這種酒。酸掉人下巴頰。只好給駱賓王去洗脚。俺那邊放着女兒酒。快些去吃。說罷拖了香兒。如鷄子一般。硬生生拉到他棹上。大

杯價斟上酒。相與落坐。他更不讓客。只管自己灌酒。大把價抓肉便喫。膩汁淋漓。渾身便抹。却貼起眼端相。香兒道。尊客上姓。方纔酒保說起。是魏字了。但不知。(句)

魏客搖手道。人都有個姓。把來當記號。也值得說起。足下便叫俺個牛。叫俺個馬。甚至於叫俺個狗。都使得哩。說罷哈哈大笑。香兒原機伶不過。便計上心來。暗想周旋這種人。一定須偏鋒文字。方能入彀。於是也大笑道。好好。俺就怪問名詢姓。麻犯得緊。好在一席酒罷。各奔前途。今天還須到蘇城去哩。還問姓名作甚。咱們糊裏糊塗。喝個碰頭酒。倒也爽快。說罷端起杯。一連吃下。那知這麼一來。魏客果大悅道。妙極妙極。本來這時光。蘇城中還是人去的地處。因為有兩個人。還有些人味兒。若在往日。只好看些空頭老哥罷了。(諺云。杭鐵頭。蘇空頭)便是俺也特為去訪這兩個人。香兒聽他話兒離奇。料他說的是祁公父子。便道。原來尊駕也是向蘇城去的。若說起有人味來。除却祁巡撫父子。怕沒有別個咧。魏客聽了。只喜得手舞足蹈。道。足下竟能知這兩個人。俺倒失敬得狠。香兒不由暗笑。便索性將祁公父子聲音笑貌。描說一番。他越法喜得打跌。正色道。足下留心英雄。也就不俗。來來來。快痛飲幾杯。又愀然歎道。俺魏耕四方結客。

今日纔知有個祁六公子。香兒笑道。失敬失敬。原來是魏耕先生。魏耕也笑道。任你叫俺甚麼都好。香兒故作沉吟道。俺有句話。不好問得。魏耕道。奇哩。足下有話。儘管說。香兒道。俺聞得往年有位英雄。單身一劍。大鬧徐塘莊。并馱得美人兒金瑣娘去。人都稱他魏大炮。莫非就是先生麼。魏耕大笑道。這種遊戲事。何勞下問。大炮魏耕。正自非一非二哩。俺當日便爲奪瑣娘歸其原夫。所以一脚去踏狗屎。不然那徐元吉狗頭。便勞動俺魏先生麼。說罷虬髯亂張。向北切齒道。還是那韃兒頭子。合俺放個對兒纔妙哩。

（險語破鬼胆）正談的熱鬧。香兒只見酒保。撇了嘴。先在簾外一擠眼。原來酒保領了那小媳婦來。却張見魏耕。合香兒一處吃酒。不由怙愾道。壞咧。那魏客曾叫我尋妓女去。我沒搭腔。這會子給別人領去。他惱起來。油鉢似拳頭。敬我幾下子。先得白挨哩。於是想了個遮掩法。先遞給香兒眼色。於是香兒會意。故作向外一望。喜跳道。妙妙。俺正想看你去哩。你却趕店來了。說罷趑出屋。酒保忙搭趁說道。怪不得玉姐兒說那會子張見爺台。那玉姐好不靈警。當時一看光景。心下明白。登時搖着頭兒。指酒保笑罵道。你只是謊言掉嘴。鬼混我。我明明見陸爺進店哩。原來酒保早將喚客姓兒。告訴他。

了。於是酒保縮項跑去。這裏玉姐已然俏擺春風的。合香兒携手進來。一面似嗔似笑的道。陸爺一去兩月餘。也沒給儂帶封信。今天還是儂來撞着你哩。一席話遮得嚴密。密。那知魏耕。這當兒全副精神。都注在玉姐花嬌月媚的姿容上。簡直的一切沒聽得。只虎也似據在坐上。掀髯張目。哈哈大笑道。妙得緊。陸君尊姓。由美人香口傳出。省得俺這臭口來問。陸君端的妙人。天下有兩件事。斷不可無美人在座。便是飲酒說劍哩。說罷跼起。將香兒玉姐。雙雙拉住。向左右座上。只一揉。他却居中。左顧右盼。拍掌道。你們一對兒玉娃娃似的。都與我斟一杯何如。香兒已是見慣。還不怎樣。一看那小媳婦玉相兒。業已花容失色。雲髻低垂。水零零兩眼。只向自己睃來。沒奈何婷婷跼起。與客人斟了兩杯酒。方嫣然一笑。要向自己說話。只見魏耕。伸出巨靈似的手。輕輕一提。早將玉姐兒抱置膝頭。從頭至脚。只管細細賞鑒起來。鬚刷似的鬚子。却偎在玉姐香頰上。玉姐只嚇得嬌軀亂扭。望了香兒。百忙中一捻香鈎。又被魏耕握入手中。大笑道。妙妙。這等奴鬼乾坤。只有美人醇酒。還可消磨日月。俺便喫個鞋杯兒何如。說罷真個抄起玉姐小腿兒。就要去解藕覆。玉姐急得待哭。便儘力掙脫身。與香兒一處坐了。魏耕

大笑。引起酒壺。咕嘟嘟灌了一氣。忽的拿起那卷書。朗誦起來。香兒偷眼一望。却是孫武子十三篇。因暫不理他。趁勢合玉姐談笑數語。玉姐見香兒這等風姿。未免心窩中都是愛。不由眉目含情。另漾出一段風光。香兒因笑道。你那脚尖兒也特煞作怪。怎單向人家沒要緊所在去踹。以致鬧出你娘。說你沒相干。玉姐詫道。哨原來您看見來。因氣道。您看那羣蹄子。真真欺負俺。俺也是好人家女兒。說到這裏。恐魏耕聽出話。因便一使眼色。然後道。您早就知得的。都因家貧母病。今天春裏。俺娘委實撐不了。便流淚向俺道。兒呀。不是做娘的狠心。咱娘兒雙雙餓死。倒不如暫想個計較。雖說是離了我。終久還活在世上。刻下咱隣家周姆姆。說起楓涇鎮姚鄉官家。正要尋一名婢女。我兒若去了。咱多少得些身價。往後逢時遇節。我若死不掉。依然可去望望你。不强似束手待斃麼。香兒聽了。方在慘然。要抬手與玉姐拭淚。只聽拍的一聲。魏耕已拋書於案。唸誦道。多咱世界上沒有這一類的事。俺便快活煞咧。說罷直挺挺危然正坐。香兒且不理他。玉姐揮淚強笑道。陸爺耽待。我莫不高興。我當時聽老娘說罷。哭得要死。却也沒奈何。過了一日。果然周姆姆。拿了五十兩紋銀。說是姚鄉官家發來的身價銀。我

娘接過這銀。便與我抱頭大哭。幾乎死去。周媽媽催促道。事不宜遲。明天須將玉姐兒送入姚府。便跟我去住一夜。省得你母女臨別。哭天抹淚。我當時硬了肚腸。別過老娘。便隨周媽媽到他家下。呵唷。我的陸爺。只這一夜滋味。我想起在老娘跟前。便是忍飢受凍。也快活如神仙哩。這當兒誰來保你。不想次日臨行。忽的鑽出個兇眉橫眼的男子。却是周媽媽的內姪兒。渾名叫周二舍。便是他送我到姚家。我當時那知就裏。即便相隨登舟。那楓涇鎮離這裏。不過數十里程途。不想走到掌燈時分。還不見到。好不容易到一鬧鎮。停了船。岸上便有人招呼道。二舍。咱的人來了麼。俺先張一眼再講。便聽得一個老婆子。破鑼似的語音。搶說道。你這雙大呆眼。懂得甚麼。接着一路浪笑。跑上船來。却是一男一女。都帶些邪眉溜眼神氣。男的縮頭縮腦。不必說。那女的已有五十餘歲。還搽得一臉粉。便如厚堊。可以揭得下來。一張蛤蟆嘴。塗滿紅脂。居然還讓人吃了個黃嘴圈去。邁開鮎魚脚。搶到我跟前。一語不發。只管端相我眉兒。眼兒。手兒。脚兒。然後又笑道。姑娘走兩步。活活腿兒。（是相瘦馬光景）他看了。拍手向那男子道。這沒得說咧。你快喊乘轎兒來。抬將去罷。香兒拍案道。這一定是你墮落原因。這周媽媽也



就可殺。玉姐抹淚道。誰說不是呢。一言未盡。只見魏耕怒吼跳起。嗆嚷聲拔出古劍。玉姐嚇得嬌軀一顫。一頭扎在香兒懷內。魏耕已大叫道。這周老婆子。現在那裏。俺便趕去殺掉他。玉姐忙抖着搖手。香兒道。先生且慢。聽玉姐講來。於是魏耕按劍摩腹而坐。玉姐接說道。我當時果然落人圈套。陷身青樓。後來細一探聽。方知都是周二舍的奸計。他得了二百多兩銀。一屁股逃掉。便連姚鄉官周姆姆。都被他騙咧。我在青樓。過得兩月。日夜裏想我娘。虧得遇着個多情豪客。竟慨然與我贖出身來。回到家。只見我娘都餓得要乾癟了。我一想業已失身。便胡亂在這裏混去。雖說是私倡下賤。却總還合我娘在一搭兒哩。說罷歛黛低眉。不勝淒苦。魏耕忽喝道。如此說來。你那丈夫。也就極沒出息哩。玉姐忙歎道。不瞞先生說。我丈夫只在左近縣小販度日。實是無力顧家。不然他那肯捨了老娘。四方餬口。說罷那眼淚豆兒大小。落將下來。趕忙強笑道。說起儂的苦楚。倒惹得爺台們不歡喜。待俺唱支村曲兒奉敬罷。說罷鞞鬟揚袖。方一頓香喉。只見魏耕一挫虎軀。棄劍於地。忽的矮了半段。向玉姐納頭便拜。（奇人奇事。令讀者眼光一閃。）玉姐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駭燕似的飛躲。魏耕站起正色道。俺不曉得

你竟是個屈志養親的孝女。推這片心以事君上。值屯艱之秋。怕不是吞灰漆身的國士麼。這等人物。正是俺魏耕繭足以求的哩。方纔得罪。還請見諒。說罷神色端然。一些狂態也無。香兒不由暗暗點頭。方知他決是端人。把疑他或是歹人的念頭打掉。便笑道。先生襟度。真不可測。卽向玉姐道。俺非爲買笑追歡。實因憐你孝思。今我這裏有百餘兩銀。你便將去。輔佐針黹。養母度日。從此跳出火坑。豈不甚好。魏耕道。足下這便不是如此善事。怎便獨爲。難道俺魏耕沒人味麼。香兒連忙笑謝。他更不答語。早從囊內掏出一包銀。約有百十束兩。恭敬敬置在玉姐跟前。直將玉姐兒怔的呆子。香兒大悅。也便取出百餘金。一總兒交與玉姐。玉姐怔醒來。方知非夢。一陣感激。淚如雨下。魏耕嚷道。快去快去。既是良家。片時也不可廝混。竟硬生生將玉姐促出。那玉姐趑出屋外。魏耕忽飛也似趕去。道。端的那周二舍。現在那裏。你得了這注銀。須要防他知覺哩。玉姐道。不打緊。那廝因我家沒追究他。近來聞他在蘇城內朝天官。給道士種菜哩。香兒聽了。暗想魏耕倒心思周至。周二舍這樣人。真須防備的。(反敲下文)方要向魏耕說自己行蹤。引他去見六公子。忽一轉念道。不妥。雖然六公子磊落不羈。但是祁公何等

矩步規行。那裏喜歡如此狂士。我且暗張他怎樣進見便了。於是拉魏耕入座。又飲數杯。方要起辭。只見酒保慌張張一脚踏入。正是。

客邸無花。亦大寂寞。貞葩墮溷。何嫌持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九回 巡撫衙狂士談兵 鄧尉山雛鬟詫客

且說香兒正要別過魏耕。只見酒保跑入道。魏爺了不得咧。你那驢兒。一些草料不喫。只管抵了耳朵。要臥腿兒哩。魏耕大笑道。俺只顧自己吃酒。却忘了俺老朋友咧。說罷。抱起半罈女兒酒。跑向槽頭。香兒大詫跟去。只見那驢。正在合眼打晃兒。便見魏耕潑酒在槽。將草料一拌。說也不信。那驢一聞酒香。登時神駒似雙耳一聳。掀鼻大叫。吃起草料來。將酒保怪異得沒入脚處。魏耕却掀起袍襟。給那驢去拭額兒。道。長耳公磊落如此。安可不與酒飲。香兒索性大讚道。豪哉豪哉。便起辭道。時光不早。俺要趕赴蘇城哩。更不問魏耕行止。妙在魏耕一語都無。只一翻白眼。看香兒匆匆出店。及至酒保送客人轉來。他早又歧脚高歌起來。這且慢表。且說香兒。一路上暗詫魏耕之異。匆匆回

到撫衙。銷過差。次日見了六公子騰蛟等。正要說這段事。只見一僕人進來。呈上一個名刺。六公子把來一看。皺眉道。這種人尋我作甚。香兒偷眼一望。那刺上寫世弟郎湛四字。原來這人字留卿。爲人機變貪狡。狠有城府。也曉得些機謀武功。是浙江處州人氏。先世裏也曾名列朝籍。頗積些沒天理的錢。這郎湛便承籍餘蔭。頗事交遊。想攀援聲氣。作個人物。歷年來遨遊吳越。如錢牧齋等人。他都進謁過。因此虛聲所被。狠像個遊俠脚色。却是骨子裏是爲乘時際會。苟得富貴。若非勢要人。你休想拔他一毛。因他先世在劉念臺先生門下。只留得個把月。却因誣陷人家孀婦。幫人謀產。被劉先生攔將出來。這郎湛却不自菲薄。還自以爲他先世與祁公有同門之誼。所以竟講起世誼來。他的行爲。六公子本已知得的。當時六公子沉吟半晌。有意無意的道。且請他客室相候。那僕人應聲而退。這裏香兒便將遇魏耕一段事一說。本來魏耕特煞古怪。香兒又伶牙利齒。舌底燦花。只將個騰蛟笑的打跌。六公子喜躍道。不錯不錯。這個人俺狠聞名。他是慈谿人氏。文武兼資。却不應科舉。當今上初立的當兒。他曾上書獻中興三策。未免有譏斥馬相言語。幾乎被捕。喪掉性命哩。他要來快會。妙得緊。因頓足向香兒

道。你便引他來。不結了麼。（想見傾倒。只一魏耕姓氏居籍。看作者綜錯敘來。何等靈活。識此妙。豈有呆板之弊。）大家這一席話。業已時光好久。偏搭着門外有兩僕。噉嚼耳語。六公子一眼望見。便道。甚麼事呀。敢是那魏先生來了麼。僕人進來。笑回道。是件沒要緊的事。便是昨夜裏。城內出了個命案。是朝天宮道士的傭工。叫甚麼周二舍。被人刳腹屠腸殺掉咧。香兒聽了。猛然悟過魏耕追語玉姐的意思。便笑道。公子不須着急。那魏先生敢就要來咧。僕人退出。香兒悄悄一說。公子撫掌道。痛快得緊。這種人原該飲壯士劍血。正談得起勁。只見個侍僕慌張張跑入道。外邊有一人。跨着驢子。挾囊帶劍。只吵着要見公子。說是甚麼慈谿魏耕。現方在署門牙旗下。盤旋驢子。飛也似的。若沒護校攔阻。便已直闖進來哩。六公子聽了。一躍而起。一抬脚。鞋兒脫落。香兒一面給公子拾履。一面望騰蛟道。你且隨公子望望。少時俺再去。也讓他吃一驚。方有趣哩。一語未盡。騰蛟已追了公子十來步遠。將院中侍僕。都望得十分詫異。且說那郎湛。被僕人引入客室。安穩穩坐下。只見那苦茗流水似端來。初到室內。望望書畫陳設等。還不寂寞。頃刻間換過三次茶。只將他空腸。刷得咕嚕嚕山響。一望日影。還不見公子出。

來。便隨意踱到個立鏡前。顧影徘徊。暗想六公子聞我大名。一定是殊禮相待。這會子不出來。恐怕是稟知祁公。要父子同來款接。都未可定哩。但是祁公。是道學一派。須準備些正誼明道的話來迎合。六公子是任俠一路。須檢點些肝胆瀝血的話來打動。這麼一來。我怕不作祁府上客麼。這祁家比那錢牧齋的名士虛聲。就強得多了。想到得意處。望鏡裏只管點頭含笑。正在做作。只見簾影一盪。僕人進來換茶。他忙哈腰道。不須了。你們公子。想是有公事麼。僕人道。小人便不曉得。耶湛沒法。只得枯坐好久。不由心下漸漸焦煩。正這當兒。只聽院中傳呼道。六公子出來咧。耶湛大喜。急忙一整衣冠。剛要拔步迎出。就見牕外一個相貌堂堂的少年。禿着頭兒。只穿件兵袍。大踏步滿面春風的走來。耶湛本是慕名來見。並不識得六公子。當時暗驚道。這祁六好個儀表。果然名不虛傳。正待迎頭去見。不想六公子早已蹙向外邊。還有個少年健僕。跟將出去。耶湛一見。好不掃興。便賭氣嗒然歸坐。正在咕起眼仰望承塵。只聽院內一陣狂笑。急忙一望。不由氣憤滿懷。原來魏耕。他是在人家酒座上遇見過的。不消說氣味不同。誰也沒理會誰。這時却見六公子捧香餠餠似的。將個怪物魏耕捧將來。他枯坐半晌。倒

沒人理會。如何不氣。正在趑趄當兒。六公子携魏耕。已昂然步入客室。大說大笑之間。竟沒理會這專誠拜謁的郎湛。兩人逡巡相遜。就要落坐。郎湛孤零零站在那裏。好不臊脾。還是侍僕机伶。忙向公子一說。公子方纔想起來。便向郎湛淡淡一揖。方要道渴慕套話。只見魏耕一拉公子。早已談鋒立起。口若懸河。百忙裏郎湛插不下嘴。好不容易等他語勢稍慢。方脅肩笑向六公子道。在下上年在錢牧齋老先生那裏。便聞得公子大名。今日一見。真個（句）公子忙答道。原來郎兄曾遨遊錢老先生處。正要說下。只見魏耕忽的站起。長揖便走。六公子連忙驚挽。魏耕已虬髯戟張。大怒道。原來公子座上。一般價有慕勢之客。魏耕此來。到覺唐突得緊。六公子道。豈有此理。便是這位郎兄。也是方纔識面。俺正想與兩兄杯酒有歡。怎便這般見外。說罷向騰蛟一弩嘴道。你快喚陸香來。拜識魏爺。便請在我書房款待。一言未盡。香兒一脚踏入。倒將魏耕嚇了一跳。香兒草草一說行蹤。魏耕大笑道。你這遊戲法。端的不俗。說罷頭也不回。隨香兒踉跟而去。這裏郎湛。一時間便如木雕泥塑。沒奈何與公子寒溫數語。方要自陳仰慕之意。只見公子業已呵欠連連。唯諾之間。神意不屬。不由心下大怒。登時化作一副笑容。

（殺机陡起。陰森可畏。）起辭道。今得瞻拜。實爲至幸。容異日再奉明教罷。公子虛留一語。即便送出。這一來不打緊。直弄的祁六公子。家散人離。四方奔走。可見這言談晉接之間。頗足招禍取尤。所以君子動靜之間。無所不用其慎。便是老世故。也都懂這層道理哩。閒話少說。且說祁六公子。送得惡客回來。登時興會颯舉。忙到書室。只見魏耕正與香兒騰蛟等。刮刮而談。一見公子。便笑道。那蝶蟲兒（指耶湛）可曾去了。此等人若值心意閒暇時。倒頗可玩弄破悶。却是俺魏先生。幾多大計。撐滿肚皮。那堪此獠溷座。於是與公子撫掌大笑。相與落坐。公子道。往年先生中興十策。真個深明大略。說甚麼陳同甫。魏耕拍膝道。饒舌的緊。只俺今日。猶是此心。看來此事。非口舌能爭的了。一腔熱血。終須洒向個妥當地處哩。說罷。意氣飛動。這當兒天色已暮。六公子高起興來。一聲分咐。便就書室中命擺酒筵。須臾華燈四張。瓊筵高列。因異客在座。特將幕府賓僚。都請將來。不多時衣冠濟濟。齊集筵前。都是翩翩名士之選。一個個胸羅錦繡。口吐珠璣。大家厮見過。依次落坐。斟起酒來。不多時已清談四起。舌戰縱橫。大家便經史百家三教九流的各設疑問。都想難倒魏耕。那知魏耕從容答辨。沛然有餘。須臾更及



兵家之書。只見魏耕忽的眉飛色舞。引滿一巨觥。大笑道。善易者不言易。兵法中捭闔變化。豈落言詮。却是俺結習難除。頻年來客遊多暇。勒成一書。竊謂尙有可觀。說罷起解黃囊。尋出一冊書。衆賓爭望去。只見上標四個草隸大字。是魏子新書。大家挨肩疊背爭看罷。果然議論精透。六公子只喜得讚歎不置。衆賓不由都心折魏耕。須臾席散。六公子與魏耕談至夜分。方纔各自安歇。一連十餘日。賓主款洽。每日價抵掌縱論之餘。便相與聯騎泛舟。遊覽名勝。不消說金閨佳麗。陪侍樽俎。一時風光。不必細敘。這當兒新書一冊。六公子便呈與祁公。究竟祁公大有特識。當時看罷。便問六公子道。此人出言放易。頗蹈趙括談兵之弊。看來是意氣有餘。學術不足的人。你莫要太傾服他。過兩日厚贖他去便了。六公子不敢多語。過了兩天。與魏耕偕遊鄧尉山。正在山徑間徘徊。忽聽後面嬌滴滴喚道。原來魏爺混到這裏來咧。怪不得好多日沒向嘉定去哩。俺娘方轉過這片樹林去。魏爺沒看見麼。說罷。一頭駿偉青騾。飛也似趲來。六公子一望。騾上面是一小鬟。年可十五六。一身短衣窄褲。眉目英斌。手弄一枝半開綠萼梅。笑嘻嘻而來。六公子方在呆望。只見魏耕忽的大跳大叫。正是。

主人未見。婢已不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祁巡撫杯酒表丹忱 余騰蛟荒江聞黑語

且說六公子。只見魏耕歡躍道。原來你娘兒們。有此高興。珠兒便請你告知你娘。俺過天便向嘉定去哩。那小鬟瞥兒一歪。微笑道。魏爺你就是走星照命。又活像沒籠頭馬。你若不去。等我咒脫你這嘴鬍子。說罷。纖足一踹。蹬如飛而去。六公子道。這小鬟倒也活潑。却是甚麼人。魏耕漫應道。左不過是門戶人家。却是他主人非同尋常女妓。若現在大名鼎鼎的顧橫波。只好給他拾鞋罷了。六公子素不留意女色。那裏在意。不想當晚。暫回署。恰值祁公接到警報。是北兵愈迫。史閣部獨當楊州一面。飛調高傑。提兵北禦。不想方到睢州。却被總兵許定國。設計於杯酒之間。登時害殺部下兵大肆屠劫。圍睢州三百里遠近。鷄犬都盡。許定國却率部降北。爲虎傅翼。江北一帶。殺得人仰馬翻。淮鎮劉澤清等。却擁兵觀望。百忙裏西路上武昌左帥良玉之兵。紛紛譁變。因良玉與兵犯闕。與馬阮兩奸。誓不兩立。逡巡間。行至九江。被他兒子左夢庚。不管好歹。一路大

殺大搶。火光通紅。晝夕不熄。良玉一氣嘔血而死。因之時局越法可危。六公子聞得。甚是吃驚。當晚便侍祁公談起警聞。祁公歎道。大勢如此。端的可憂。吾欲遣汝母等。卽返鄉里。多少也去我累重。六公子道。刻下道路間。兵氛遍地。甚難行走。且覘覘情形。再議未遲。父子言論好久。時已夜深。六公子心頭悶悶。便沒向書室去。次日起身。方欲尋魏耕。只見僕人來報道。今天拂曉。魏先生已挈裝跨驢而去。小人等向他向那裏去。他笑道。你家公子。保管曉得。六公子忙趨向書室。果然不見魏耕。騰蛟香兒兩個人正在那裏歎詫。他踪迹倏忽。六公子便將昨日小鬟之語一說。香兒等倒笑起來。六公子頓足恨道。現在兵氛正惡。緩急間正須奇士。却被他走掉了。那知騰蛟倒頗有見解。便笑道。此人終有些不可測度。未見得言行相符哩。公子聽了。那裏肯信。十分悵悵。香兒笑道。公子不必煩悶。那嘉定也並非天上。據他說小鬟主人。是一名妓。如緩急間要尋他。只消陸香到那裏一訪問。再沒有尋不着的。公子聽了。方纔欣然。過得幾天。却見軍事警報。接連飛來。原來史閣部已孤掌難鳴。因北兵勢緊。又要出防鳳陽陵寢。又要扼守揚州。羽書旁午。飛調各鎮出兵。却一個也不見到。史公沒奈何。孤守揚州。被大清兵馬圍

得鐵桶相似。這當兒南都政局。越法糟糕。並傳聞馬士英已預備黔兵。保自己已要跑。衆朝官見事兒不妙。狠有些蹬起兔兒腿。溜之大吉的。你想蘇松大郡。每日價夾尾巴狗似的朝官。總要過幾起。祁公連日見此光景。未免慌了手脚。便一面遣人飛探軍情。一面與六公子商議送眷之事。六公子道。刻下道路。須孩兒護送母親等。方可放心。但是父親這裏。更爲緊要。只留騰蛟一人。恐不足用。祁公慨然道。便是騰蛟。也不須留得。果然北兵到來。難道巡撫官兒。還想出蘇城一步麼。你既是祁氏子弟。怎還不曉此意。說罷。揮退六公子。便命商夫人檢點行裝。率家眷一應人等。準備起行。這其間六公子好不著急。生恐騰蛟護祁公。或有失閃。便暗地急遣陸香。去尋魏耕。請他星夜來蘇。一面囑咐騰蛟道。你保護老爺之責。不必多囑。却有一件。你但看老爺舉動。倘有盡節之意。你急須將留身有待之義。諄諄相勸。便是你鴻孫老爺。前些日也有信來。說刻下浙紹地面。狠有些遺臣故老。日夜裏籌畫。合起義兵。因魯王以海方避地台州。倘南都有失。魯王一定是監國局面。但恐老爺拘於與城存亡之義。你須要切切在意。說罷。撲翻虎軀。望騰蛟便拜。騰蛟趕忙跪扶。流涕道。騰蛟受恩深重。何須公子多囑。但盼公子早些

轉來便了。於是六公子安置都畢。只待次日長行。當日晚間。祁公命在內室裏。置酒話別。自商夫人以下。五公子並兩媳。楚纒。趙璧等。都各侍坐。便命騰蛟一面傳餐。一面侍飲。大家這當兒。心頭鹿鹿。見祁公一副和粹道貌。不改常度。商夫人先有些掌不住。不由落淚道。今妾等便要歸去。老爺自處危地。須當保重。妾雖不曉得甚麼義理。但是鴻孫前些日來書。說近來浙紹地面。許多情形。老爺也須留意纔是。或者中興之機。不在南都。老爺忍不留此身爲國用麼。說罷。一陣悽惶。那語音也便咽住。五公子與纒璧等。早各掩袂流涕。祁公正色道。凡大變當前。人苦於不尋義理到盡頭。卽如留身有待一語。古今來誤盡多少丈夫。我自揣生平所學。還不到時中地位。豈敢輕言達權。便如浙紹之事。此自是一輩人窺机赴勢。心存君國者。十不得一。推此以說。恐將來尙不止浙紹。○（明若箸龜。已看到閩中建號。○）將來徐看諸公怎的情形。如孩兒輩。還可就中效草莽遺臣之義。若看天命有屬。卽便逸隱畢世。也倒罷了。說罷。向六公子微微一笑。接說道。若我這當兒受命於朝。仔肩有在。便不得再涉他念了。好在刻下還有史道憐（可法字）支撐。你們也不消多慮。倒是你等至家。將我那澹生堂藏書。多晒兩次。莫飽

了蠹魚肚皮。好多着的哩。說罷引滿大笑。（寫得祁公從容慷慨）恰好外邊又有公文報來。祁公起出。這裏夫人對了公子等。好不悽惶。六公子便將囑咐騰蛟之語。說了一遍。夫人歎道。既是如此。也只好命騰蛟加意護持了。說罷竟親斟一杯。賜與騰蛟。騰蛟惶悚而飲。不由歎道。假如俺奶奶活到這當兒。送夫人回去。也省得六公子分身不開。六公子生恐母親悽惶。便趁勢正色道。你這句話。俺倒想起他老人家來咧。余母那樣英靈。一定暗中來護老爺的。商夫人聽了。果然心下稍寬。只見五公子忽的站起道。今六弟既送母親去。我便在此伺候父親。原來五公子性兒迂滯。還不如祁公明通。當時便抱定個臣死忠子死孝的意思。六公子却知他是牯牛性兒。越拉他。他越掙。因作失驚道。對呀。五哥原該留侍父親。却有一件。我不幾日便趕回來。母親那裏。却沒人侍奉哩。一句話擋住五公子。須臾祁公進來。大家罷飲。談至夜深方歇。次日行裝輜重。一總兒發下船。隨行奴僕。早伺候軟輿。六公子早結束停當。箭衣佩劍。與五公子親奉夫人登輿。楚纓趙璧。輿兒在後。兄弟倆並轡護定。出得撫署。便有護送兵弁。嚴裝鵠立。齊聲一聲喏。六公子鞭梢一晃。一行人便奔城外馬頭。剛出得城。却遇着蘇松總兵李鳳

祥的一隊巡兵。兩下裏各自望望。分頭而去。（爲後文伏線）不一時來到河下。共有三支大船。即便紛紛登舟。六公子復諄囑騰蛟。方纔揚帆而去。只走得半日程途。忽見河路下許多男女。紛紛攘攘。都形狀倉惶。挾男抱女。有的便載猪似裝滿一船。有的便沿岸奔走。漸漸便有無賴少年。成羣結隊的花巾包額。持槍帶刀。穿梭似趕赴沿河村聚。行到日色平西。竟隱隱聞遠近啼號。靠河市鎮。竟漸見火光騰蹕。六公子心下怙悒。恰好一支客船。飛也似掉來。船頭一個老客人。回望歎噓。見六公子怔立船頭。便說道。你們官船。有人護送。還好些兒。却是也須趲行。刻下揚州已失。韃兒兵殺過來咧。一言未盡。那客船已去得老遠。六公子大驚。正在燥汗雨下。回頭一望。却見岸上一騎馬。便似騰雲駕霧。直向官船趕來。六公子目力最強。不由驚叫道。騰蛟趕來。必有事故。即命停船以待。不多時騰蛟馬到。六公子急問道。老爺怎麼咧。騰蛟喘吁吁。只管搖手。六公子這時面色。有比蠟渣都黃。逡巡問。騰蛟下馬。一躍上船。屬息良久。方說道。便是夫人走後。不多時便得着揚州失陷警聞。連史閣部都不知下落。南都危在旦夕。所以老爺十分着急。便是蘇松總兵李鳳祥。狠有些靠不住。今早他的巡兵。遇我們出城。他便尋

到老爺跟前。狠說些沒志氣的話。以爲老爺遣眷回鄉。是準備北附的意思。却被老爺正言責退。倘有變動。這城守一節。委實可慮。魏先生知他幾時來。因此老爺命騰蛟來替回公子。一言未盡。只見商夫人悲切切。立在艙門道。喜郎有這等事。你還遲疑怎的。好在這裏有騰蛟來。你不須慮得。六公子這時方寸都亂。只叫得聲娘呵保重。不及拜別。早已一躍上岸。飛身跨上騰蛟的馬。一連幾鞭。便已影兒不見。夫人這時念夫憂子。對了無情河水。幾乎要俺面大哭。虧得五公子與騰蛟連忙勸住。依舊揚帆行去。這夜貪趲程途。便宿在一片荒聚。就星月之下。騰蛟舉目四望。只見港汊紛出。岸徑縱橫。距泊船之所。左岸上一里之遙。樹木隱隱。似乎是個村落。這是官船旣泊。便有左近撐小船趁生意的兒童婦女。無非拾了些魚蝦菱藕之類。繞船喚賣。騰蛟隨意買了些。以備夫人等晚膳。此時衆護兵。閒得沒幹。便一面亂買。一面與婦孺等搭趁閒話。方知這所在名迴潮港。雖然荒僻。却西通太湖。往來船支。亂雜得狠。正在說得熱鬧。只聽村落中鐘聲一鳴。衆婦孺登時慌了手脚。便如散林鴉一般。撲拉聲紛紛四散。一個護兵。覺得詫異。故意的給錢遲延。一個船婦。着急道。快給俺罷。莊主業已收船咧。你不聽得鐘響。



麼。護兵道。莊主甚麼要緊。難道不許人作生意。船婦道。你倒說得好。俺這裏沒人敢惹他哩。他打人殺人。只如鷄子一般。騰蛟猛聞得心中一動。方要細聽去。只聽別船上婦人喚道。你這淡嘴貨。不要命咧。混噠的是甚麼。船婦忙接過錢。一搭兒飛棹而去。這裏騰蛟十分狐疑。便吩咐護兵。夜間留心。自己便提刀就三船上來回梭巡。不多時三鼓時分。喜得沒甚動靜。騰蛟正要入艙稍息。只見距船百十步。一片葦叢中。燈光一閃。有人問道。岸上是老二麼。你怎的這當纔來。一定是又看你娘去咧。接着水聲一晃。似乎有人上船。騰蛟心疑。悄悄跳上岸。盪去一望。却是支小船兒。泊在那裏。兩個鬚頭鼠腦的男子。正就艙中燎柴煨酒。一個笑道。老二真有你的。你便去闖個白相。竟會得着莊主賞酒。那老二得意道。甚麼話呢。我也是偶然去望望那雌兒。（指船婦）聽他說起。因在官船旁趁生意。幾乎誤了莊主的鐘點兒。他是聽官船護兵說。船內便是祁巡撫的家眷。你想咱莊主狄金梁。往年在徐元吉那裏。便是巡隊上數一數二的頭目。後被祁六這廝。殺得落花流水。因此纔藏在這莊上。你想他有個不恨祁家入骨麼。騰蛟猛聞。不由大怒。正想拉刀闖去。只聽闕的一聲。正是。

匣劍帷燈。隱隱躍躍。江湖風波。乃不可測。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戰水寇巧力除強 救月奴無心結怨

且說余騰蛟正要拉刀闖去。只聽艙中鬨的一聲。酒沸起來。兩個七手八脚。一陣胡擄。一個笑道。只顧閒談。忘掉拜年。（此京師諺語也。）且得一鐘兒罷。於是且飲且說道。我當時聽得祁家兩字。忙報給莊主。果然莊主大悅。狠說我是伶俐鬼兒。登時準備停當。親身率衆。伏向前途。只怕這當兒將到吳家墳了。說着嗤嗤笑道。你說咱莊主多麼不像話。只這一夜當兒。他還放不過那胡家娘兒。巴巴帶上船快活去咧。那個道。胡家娘兒。不是前兩天纔弄得來麼。果然細皮白肉的不錯。我就喜歡他兩支眼。水零零賒得人動火。因笑道。咱們莊主。也合梁山泊上宋公明一般。儘鬧些假仁假義。便像祁家船支。肥猪拱門般送了來。就勢作翻。豈不省許多手脚。偏又鬧甚麼臭條法。莊跟前不許作活兒。說着忽笑道。老二。你這張嘴太沒陰陽。怎不留點酒給我。於是撲通通一陣跳笑。兩個似乎搶酒。騰蛟聽了。那裏將這等鼠輩放在心上。略一沉吟。索性更不驚動。

他。想要進莊探探。又恐船上有失。於是悄悄趲轉。一看衆護兵。都睡的死狗一般。因先將領弁王芳叫起。對他一說。這王芳是山西人氏。生得胖大黑粗。狠有些勇力。當時怒吼。吼跳起。就要拾刀。騰蛟道。你待怎麼。王芳道。咱給他個先下手爲強。調起咱的人。殺入莊去。先折他的龜窩。騰蛟道。狄金梁已在前途。咱們又非專來緝捕。只明日你手下人仔細就是。你便領衆人。都護那兩船。夫人船上。有我一人已足。且準備繩索。網人罷。商議停當。草草過得一夜。清晨開船。衆護兵已得王芳號令。果然去分護兩船。這裏騰蛟早將鋼鏢等。帶在身旁。便從容將昨夜所聞。稟知夫人。夫人雖然驚恐。却也沒奈何。只分咐騰蛟。小心在意。不想五公子怒氣大發。竟由行裝上。抽出他那把合瑤琴作伴的松紋古劍。迎風一晃。頗有氣勢。騰蛟笑道。公子便在艙內謹護夫人。再好沒有。却千萬不可踏出脚去。正說之間。只聽前面河汊內。呼嘯嘯喚風怪響。騰蛟忙出艙一望。便見三四漁舟。拉起帆。箭也似沖出。上面有幾個篷頭赤脚的男子。除明明晃晃魚叉之外。也沒甚異樣的。一見官船。登時帆勢稍慢。只厮趁着或前或後。有時竟駛至船旁。野聲俗氣的問道。俺船上有好體面的鮮魚。將爺們不買尾過酒麼。說着賊眉鼠眼。拄的拄

環山響。衆兵等有些瞧科。便暗暗互相知會。一望騰蛟。山也似卓立前船。只向四外處留神。須臾走了四五十里路。水路空曠。已望見前途岸左。叢雜雜一片荒墳。土饅頭。礮礮之中。還夾這淺潦縱橫。水草掩映。原來舊是大家的墳基。因河汊冲刷日久。便捨作義地。土人因墳主姓吳。便呼作吳家墳。此處四五十里遠近。沒有村聚。是個著名的畏途。當時騰蛟一見。精神忽震。方要知照王芳。便見一個漁船。帆力張滿。沒命的跑去。頃刻間直抵吳墳。一聲胡哨。早有對面短港中。撞出一支八楫飛船。便似條大蜈蚣。如飛駛來。船頭上雄赳赳一個漢子。生得惡眉暴眼。戴一頂瓜皮分水帽。兩膊赤露。只穿件竹葉青色。棋盤紋的短背心。下繫洒脚紬褲。踹一雙海馬分鬚式的草鞋子。提着把明晃晃三稜帶刺的蛟尾棒。（的是水賊模樣）大叫道。姓祁的船兒慢走。連人帶錢。快都與俺狄爺留下。騰蛟大怒。方要回手掏鏢。只聽又環一響。颼的聲一叉飛到。騰蛟急閃。險些兒沒中左肋。便有兩個漁人。一飛身便登船舷。足尙未穩。騰蛟吼一聲。一個順風掃葉式。一腿旋去。兩漁人撲通落水。說時遲。那時快。便見狄金梁舉刺一揮。一聲喊起。飛叉亂響。衆漁人撥開船支。便將後面兩官船圍裹起來。但聽得王芳厲聲大叫。

登時兩下裏大殺大斫。原來衆漁船艙內。還埋伏着許多賊黨。這幾個扮作漁人的。都鍊得一手好飛叉。不過是悍日罷了。當時騰蛟急中生智。只作倉慌中。招呼後船。却早取鏢在手。不想金梁。也是這個心眼兒。只作指揮羣賊。其實專注騰蛟。展眼間船臨切近。金梁大喝。手起一鏢。恰好騰蛟一翻手。剛鏢亦到。只聽噹啷一聲。火星四射。兩支鏢撞個正着。滴溜溜落在水裏。兩下裏各自一怔。却是騰蛟手法捷疾。只乘金梁一愣當兒。第二鏢早又飛出。金梁急閃。却打去半截耳朵。長血直流。這當兒賊衆已有四五人。被王芳斫翻。護兵一見。頃刻勇氣百倍。跳躍如飛。究竟是百鍊勁卒。烏合之衆。如何當得。那知金梁轉怒。一摸耳朵。暴跳如雷。登時一晃蛟尾棒。虎躍而過。不容分說。向騰蛟分心便刺。騰蛟劍勢纔起。他却倏的縮回。展眼間一路翻滾。劈扎鉤掠。滿船頭旋風一般。只取敵人下路。他這路棒法。委實有個傳頭。名爲仙蜩偷棗。便是從走盤珠劍法中變化出來。其爲用全在刺掠刺勝。若非騰蛟劍術如神。只那聳躍之間。稍一來不及。下半部便是幾個透明窟窿哩。好騰蛟心思真快。便知他注意於下。一定必忽略於上。便不耐合他憨鬥。猛的一個扶搖健舉式。一躍三丈餘。趁勢兒雙腿一拳。夾住桅竿。金梁

百忙中張口仰望。那知騰蛟更不客氣。覷準他大嘴兒。就是一鏢。直從他額後穿過去。咧這一下兒。金梁大棗兒沒偷着。倒被人家敬了一大段淮山藥。他那裏當得起。登時翻身栽倒。就此交代。騰蛟跳下來。割頭在手。方要招呼餘賊。只見那飛船上一聲喊。八楫齊奮。騰蛟大喝道。那裏走。跳過去。手起劍落。先斫翻一人。餘人大驚。跪呼乞命。騰蛟劍指道。快與我剗向衆漁船。這時王芳殺得性起。已然將衆漁船沖得七零八落。衆賊正在着慌。忽見飛船沖過。一望狄金梁。只墮了個大腦袋。被一天神似壯士。拾在手裏。於是一聲喊。登時逃散。其中竟有不及顧船。泗水逃命的。只這一場殺。賊衆死掉二十餘人。護兵間有被傷。却不得事。只苦了飛船上十餘駕船人。戰抖抖。兩腿只管要紐索兒。王芳不管好歹。一躍過船。便想排頭殺去。却被騰蛟喝住。就將金梁首級交給他。命他看守衆賊。自己忙到商夫人船上。稟知情形。一脚跨入艙。便見五公子。果然還寸步不移。仗劍呆立。商夫人却合掌正坐。口內不住念誦。大約是甚麼高王觀世音經罷了。於是騰蛟。草草稟知殺賊之事。商夫人念佛道。既是如此。那飛船餘賊。却怎生處置。論理說。便須報交地方官。只是我們行程匆匆。那裏耽擱得來。你便去酌看光景。如餘賊

情有可原。真心改惡。便就此放掉他。也是咱行個方便哩。騰蛟聽了。甚是有理。急忙來至飛船。只見王芳正虎也似。踞在船頭。用刀指着一個跪賊。大喝道。你這片花言巧語。俺通不信。即便這船是你的。不過你罪名大些兒罷了。你可知接濟賊徒。便該殺掉麼。那跪賊捶胸道。俺的將爺。分咐的何嘗不是。只是小人確係前些日被掠來的。便是揚州糧船幫上的接貨飛船。小人名叫謝九。在幫多年。將爺如不信。只管問他們大家。並一驗艙內篷板上。幫中畫的號嗎兒。便知得咧。騰蛟一看那謝九。果然慈眉善眼。不像賊徒。便喝道。不消胡吵。我自自有道理。於是叫過衆賊環跪下。即便宣明商夫人之意。衆賊大喜。登時歡呼叩頭。不由良心發現。各起得血淋淋的改惡之誓。光着手紛紛登岸。就要四散。謝九着了忙。不由大叫道。衆位說句良心話罷。積的你下次再被人捉。還遇着大恩大德的夫人太太。一句話。招的騰蛟倒要笑。衆人逃命心忙。只亂說道。這船一定該是你的。搶攘之間。頃刻散掉。王芳聽得話兒含糊。又復大怒。騰蛟道。艙內既有號嗎。却是老大證據。咱們且去驗來。說罷當先跨入。隨後王芳也便一揚長刀。將謝九押入。便覺有一股蘭麝香味。鑽入鼻孔。只見艙內鋪設整齊。雕牀棊几。間還夾雜鏡奩脂

粉之類。流蘇斗帳。深深低垂。便靠着艙後壁。騰蛟等都不理會。忙先向篷板一望。果見上寫着第八十三號。接貨飛船。發給船戶謝九。後面還有幫中戳記。王芳一見。方信謝九非謊。便掉臂趲到錦帳前。隨手將金梁腦袋。掛在帳鉤上。晃悠悠的。王芳纔要發話。忽見那帳索索亂抖。鉤上腦袋。也便擺得起勁。便罵道。怪咧。難道你這狗強盜。還會鬧鬼兒麼。且吃咱老子個回頭刀。說罷。一挺刀。無意中挑開帳門。忽的定睛一看。大叫道。原來謝九。還幹這營生。一定不是好人。且宰掉他再說。說罷。一回頭。便奔謝九。原來帳內。刺蝟般縮着個小媳婦兒。只好十七八歲。正用兩手護頭。拳起兩支小脚兒。如搬不倒一般。沒命的牙齒捉對兒厮打。騰蛟望見。猛想起昨夜所聞甚麼胡家娘兒來。便喝住王芳。命那婦人不要害怕。這時婦人早已軟顛顛滾下牀來。揉頭獅子似的。先將亂鬢一抹。（只一句。便暗寫出金梁淫惡。而掛頭懸瞰其旁。痛快之至。）然後定定神。媚眼一張。烏黑的睛珠亂轉。款吐嬌聲道。俺並非沒名少姓的人。俺丈夫名胡文偉。是松江屬一屬二的秀才。專好談兵結客。走大官府。這些毛賊。還沒在俺眼裏哩。（開口便是歹毒婦人口聲。）只因為從俺娘家轉來。走到前站藥王橋地面。却被狄金梁這厮



劫得來。將俺婢僕兩人。通都殺掉。俺只得誑誑那厮。想乘便逃報官中。那厮被俺制誘的。慊蛇似的那裏敢近俺根寒毛。（不想倒敢近一撮熱毛兒一笑）如今却再好沒有。俺先謝謝衆位。說罷頭兒一扭。即便萬福。嫩臉兒上神色十分老辣。騰蛟不由暗暗稱奇。便隨口道。娘子母家。却是那裏。遭此事故。端的可憐。且見過俺家夫人再講。婦人問過商夫人來歷。忽的笑道。如此說。却非外人了。你這位夫人。還是俺太伯母哩。騰蛟一驚。仔細一盤問。方知這婦人。名月奴。便是那郎湛的女兒。當時月奴大刺刺坐在那裏。狠覺自己像個朋友。王芳不覺氣憤道。左右合強盜困覺的人。由他去罷。那麼大工夫。領他去見夫人。一句話不打緊。月奴跳起道。你莫這般胡噉。你們殺掉狄金梁。是爲你自己的事。便不理俺。也不打緊。說這些臊脾話。給那個聽。說罷一蹶金蓮。便喊着下船。終究騰蛟心地厚道。以爲他是婦女嬌性兒。連忙止住他。便暫到商夫人船上。細細一說。商夫人驚道。原來有這事。可憐可憐。郎家雖合咱沒交誼。總是體面人物。咱既遇着。豈可不救人救徹。快去領他來見我。騰蛟應諾。方要拔步。不想五公子臉脹的紅蟲一般。怒道。一個婦人家。落在盜手。還不死掉。母親見他作甚。夫人連忙喝住。五公子迂

氣發作。只得撇了嘴。侍立一旁。須臾金蓮響動。騰蛟領了月奴。扭將進來。俏步娉婷。十分風騷。夫人一端想他面色。不由暗自沉吟。也沒起身。只命他一旁落坐。月奴快快略爲稱謝。一張口便如利刀一般。述罷落難之由。只將自己抬舉的謝小娥一般。一面說。一面見夫人身旁。立着個玉娃娃似的公子。不由多瞟了兩眼。五公子看不過浪像兒。已然一百個氣撲撲。不想月奴忽想起他父親常說那祁六公子。以爲這翩翩美少。一定便是他。不由愛得心頭奇痒。屁股上生尖兒。（奇語）暗道妙妙。這樣活寶兒。合他摟一霎。可不快活哩。我莫若趁勢兒。且不回家。跟得夫人去。混得幾時。那時日子長了。耳鬢撕磨。大家厮混熟。憑我這心眼兒。一活變。那怕他鐵漢子。也須上鉤。交這等個體面外相好。管保俺老子先就樂意。不省得奔波遠道。去巴結他去麼。（暗應）郎湛訪六公子一段。都爲後文結怨蓄勢。想到得意處。不由嫩腮上現出點桃花顏色。剛要伸謝夫人。先打一近步。只見那公子忽的背過臉去。月奴暗笑道。原來還是個雛兒哩。於是假作悽惶道。夫人大德。真令人沒世難忘。今有一舉兩便之策。便是俺暫跟夫人去。然後寄信與俺丈夫。叫他作速來接。省得這當兒。倒叫夫人費心安置。說罷俺口一笑。

商夫人沉吟道。雖說是跟我去好。終是往返費手脚。娘子莫愁。我派人送你到松江便了。說到這裏。恐他心下怙愒。便隨口道。我用的人都十分妥當。再不會委屈娘子的。這句話本是使他放心。不想月奴心虛。却疑惑夫人打趣他。從賊勾當。不由一朵紅雲。連頸徹耳。方要說幾句響噹噹的話兒。不想五公子背了臉。氣了大半晌。早已不耐煩咧。便轉身向騰蛟道。你快帶他出去。咱們趲路事忙。莫耽擱咧。這一來。將月奴火刺刺一片心。登時澆得冰冷。不覺憤恨頓起。只冷笑了一聲。站起身便走。這理夫人放心不下。便合五公子商量着要派護兵送他。五公子道。這種婦女。走道兒不會有失閃的。且聽騰蛟安置去罷。母子談論之間。只見騰蛟飛步趲入。正是。

世路嶮巇。人情鬼蜮。以德市怨。毒哉彼婦。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嘉定城俠妓起鄉兵 寒山塢南冠逢小主

且說余騰蛟。趲入稟道。那船戶謝九。頗頗樸實。騰蛟便命他。趁船兒將那娘兒。送轉家。到也方便。夫人點頭道好。正說之間。王芳來至艙門。與夫人道。驚夫人獎慰一回。便命

騰蛟傳慰衆兵。並加賞賜。衆兵歡躍如雷。依然開船前進。不一時荒江寂寂。只有金梁那顆腦袋。被拋在岸。只好合着眼送客罷了。這且慢表。且說那陸香兒。風火般趕赴嘉定。去尋魏耕。便施展捷足。飛也似一路奔去。偶息旅店。已聞得沸沸揚揚。傳說揚州警聞。香兒心下越忙。狠不得一脚踏到嘉定。這日離嘉定還有七八十里。只見沿道上鄉兵絡繹。各建着某鄉旗幟。亂闐闐揚磨擊鼓。十分踴躍。却是所執兵器。捍棒等物。無所不有。那沿道卡卒。也便攢三聚五。價盤問過客。衆卒結束。也便種種不一。有的像街痞。有的仍是莊農模樣。只不過拿把繡鎗破刀。便算數兒。却都挺胸腆肚。意氣甚盛。往往相見各伸一指。道。咱着頭子。敢好借得義兵來了罷。香兒見了。甚是納罕。便走向一處旅店暫歇。就主人一詢所見。主人吐舌道。原來客官不曉得。怪不得還奔往嘉定去哩。你可知清軍大將李承棟。現已率兵徇下各縣。不久便到嘉定。嘉定人民。本有起義之意。恰好有兩個奇人。從中佈置。於是便聯合當地義紳。有一個侯御史官兒。還有黃進士兄弟兩人。都是忠義漢子。大家便飛檄四鄉。聚攏了萬的鄉兵。火雜雜繕治城守。鬧將起來。因近日承棟軍鋒。越法迫近。所以沿道上都設卡卒哩。客官若無緊要事。便不

到嘉定也罷。因這時城中盤詰外路人。兇得緊哩。香兒聽了。暗道。好不湊巧。匆忙中也沒問兩個奇人爲誰。即便拔步出店。真個是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只納着頭撞去。不消頃刻。忽聞鼓角悠揚。抬頭一看。已到嘉定西城門。只見城頭上樓櫓森嚴。旌旗招展。香兒正在張望。忽覺背上轟的一聲。急忙一側身。早有一健卒搶來。攔腰便抱。香兒怒道。你這厮好沒道理。隨便飛起一脚。將健卒踢翻。健卒大叫道。拿細作呀。一聲未盡。轉出四五卒。衆手齊上。香兒本領是平常的。跳盪之間。早被人捉下。原來香兒行塵僕僕。舉步如風。又搭着匆忙出衙。不及更換行裝。仍是寬袍緩帶。却拾了口上好朴刀。邏卒見他四不相樣兒。便老遠的跟將下來。及至瞧他望城沉吟。越法疑是細作咧。當時香兒叫道。諸位慢來。俺是從蘇州來尋朋友的。即便見你們頭兒腦兒。也沒甚要緊。衆卒叫道。如此正好。只怕你瞞不得許多哩。現在李成棟專以僱用漢奸。你這玄虛。却掉到你姥姥家去咧。一路胡噪。已將香兒擁進城。只見滿街上鄉兵來往。須臾擁至一壯麗宅門。門首兵衛十分嚴整。便有一卒飛步進報。只聽裏面有人分咐道。這時宅內宴客未畢。且將這人帶入旁室伺候。於是衆卒將香兒擁入旁室。交代給室外衛卒。匆匆

而去。這裏香兒悶坐下。好不焦燥。只惦念祁公那裏。偏偏等候良久。堪堪日落。也不見人來保他。不由氣起來。拍案頓足。衛卒喝道。你這廝。莫要張致。便是前天纔殺掉兩個細作。幸虧你撞到西城。若撞到東城黃老爺那裏。只怕這當兒。你就交代咧。香兒喝道。俺還有要緊事。如何只拘在這龜窩裏。衛卒大喝道。你這光景。定要尋死哩。正吵之間。只聽院內一陣傳呼送客。香兒忍氣。由牕際一張。果見一羣紳耆。衣冠濟濟的。趑出。却是眉頭都皺了個大疙疸。還有唏噓相語的道。偏這吃緊當兒。他又去遠借義兵。倒是曼華娘。真有些調度。便是侯黃諸公。也都心折的狠哩。香兒聽得沒頭沒尾。越法氣悶。方又要跳叫。只見華燈高揭。來了兩名壯健侍女。一色的短衣窄袖。鬢髻銳靴。腰橫寶劍。向衛卒道。娘子分咐。便帶上細作來。接着支嘍嘍中門大啓。一條燭龍似的燈光。飛躍出來。香兒舉步抬頭。早望見中門內數十女兵。分列兩行。明晃晃各抱鋼刀。肅然而立。直接到大廳階墀下。廳上珠簾高捲。遠望去不甚仔細。却見那兩名侍女。升階半跪。高報道。細作帶到。便有兩名女兵。揚起佩劍。將香兒驅至階下。香兒一見這陣仗。越法摸頭不着。便不管好歹。大踏步進得廳來。仔細一看。越法不解。原來交椅正座上。端坐

着一個女子。生得豔如桃李。眉日間却十分英斌。高髻盤雲。不施粉黛。着一件萬福流雲湖色氅。內襯紅錦窄衣。滾珠密扣。胸前紅絨繚十字交橫。却簇起個大大的蝴蝶扣兒。顛巍巍晃動。越顯得神如冰雪。顧盼多姿。椅後却有一雛鬟。笑吟吟捧劍而立。香兒看罷。恍遇異境。便叫道。豈有化理。你們這裏。雖起鄉兵。也應有個頭腦。怎弄羣女人家。來鬼混俺。左右喝道。噤聲。這便是俺西城兵主哩。香兒一聽。不由大笑道。既是如此。俺陸香是由蘇州尋人來的。却捉俺作甚。那女子聽了。不由明眸略動。忙問道。刻下嘉定大戶。半在軍籍。你端的尋何人。快些說來。這一來。倒將陸香給怔住。原來他只打算就嘉定名妓處尋魏耕。却不曉得這名妓。是姓張姓李。當時倉猝之下。只鬧得張口結舌。沒奈何說道。俺便是要先尋一門戶人家。女子道。這門戶人家。姓甚麼。叫甚麼呢。香兒張口道。這個俺不知道。雛鬟聽了。不由掩口要笑。女子揚袖一掩口。（微細。想見瓠齒。嚙然。）微喝道。你這人言語支離。好生可惡。難道門戶人家。就沒個名姓麼。香兒急道。真真攪嘴。俺倒不是專尋門戶人家。是就門戶人家中。尋一個人。俺主人說。這門戶人家。不同尋常婊子。就地一訪問。自然都知得的。俺還沒暇訪問。便被你們撮將來。說着

頓足道。這魏大炮。真也古怪。百忙中他偏跑到嘉慶來。那女子聽罷。忽的嫣然跼起道。遠勞陸君過訪。多多得罪。只俺便是那不尋常的婊子哩。足下要尋魏大炮。須向我說。香兒猛聞。詫異非常。想起方纔粗語。不由連連謝罪。那女子都不在意。便揮退女兵。邀香兒。即便入室落坐。兩下裏傾談起。方知這女子。姓謝名曼華。幼遇異人。傳授劍術。異人說他骨相輕華。法當於風塵汗濁中。求清淨解脫。因此曼華不避賤業。名動一時。尋常推解緩急。動卽千金。於是江湖遊俠。座上恆滿。一時有女朱家之日。便是當地士紳。無不慕其行義。有時樽酒過從。皆視爲豪友膩友。所以這當兒。警聞日急。侯御史黃進士等。便與曼華倡起鄉兵。因這當兒。本地官府。大半首鼠兩端。是靠不住的。魏耕在鄧尉山。遇珠兒的時光。嘉定繕備業已忙忙。曼華却故示整暇。乘興出遊。及至魏耕趕得來。越法鬧得起勁。魏耕忽想起湖州地面。鶴鳴山中。他有个相契友人。在那裏練習鄉兵。結寨自保。部勒之衆。甚是精練可用。便想請來幫守嘉定。只昨日方纔去了。香兒來得恰不湊巧。當時香兒聽罷。燥汗如雨。便也將祁六公子遣尋魏耕之意。說了一遍。曼華道。俺是聽魏先生說起足下。並祁六公子。所以方纔一聞足下稱名。便料知一二。刻下



南都聞已不保。皇上不知走向那裏。或者暫幸蕪湖黃得功營中。也未可知。如此看來。蘇州緊急可想。俺便不留足下。但魏先生一轉來。俺便請他急赴蘇州便了。香兒此刻心亂如麻。只有連連答應。曼華分咐速備酒飯。香兒一面站起。一面搖手道。不須得了。倒是有乾饅等物。見賜幾枚罷。曼華笑諾。即命侍女取到。香兒揣起便走。百忙中又討了把扑刀。(細)匆匆而去。這裏曼華自備城守不題。且說香兒連夜價奔去。及至天明。已見沿道上紛紛潰兵。逃難男女。河路上不消說。帆楫如麻。便是陸路上。也都擁擁擠擠。你哭我叫。如不悽慘。正在奔走之間。只見對面塵頭大起。便有一大隊兵馬。風也似捲來。翻翻滾滾。旗幟縱橫。通沒些紀律。衆兵一路上誼呼譁笑。再看衣裝。越法別致。或穿錦襖。或裹紅裳。有的伸勒出烏黑胳膊。至少也有三四付金銀臂釧。後面馱騎上。箱籠包裹。更不必說。甚而至於婦女褻衣。都隱隱穿在貼身前。隊過盡。後隊越法雜亂。中間却夾着數乘軟輿。十分體面。輿中隱有哭泣之聲。香兒正在詫望。只見衆難民。橫着隊。一陣亂躲。身不由己。被夾岔出一二里路。其中便有悄歎的道。真是皇帝無福。民遭難。連太后妃嬪等。都被馬士英這王八蛋。用黔兵隊脅劫了來。這輿兒內。便是太后。

等人。一般價無家可歸。何況咱們老百姓呀。香兒聽了。越法心慌。情知蘇州有些不安當。百忙中。忽見一老媽媽。趲過香兒。猛見幾乎失聲便喚。原來那老媽媽面貌兒。酷似其母。不由悚然汗下。又平添一樁心事。原來香兒之母。便在距蘇城六十里。寒山塢地面居住。自香兒脫身賊巢。被六公子收留下。母子會面。悲喜之餘。好生感激。那陸母雖是婦人家。頗明道裏。便分咐香兒。竭忠事主。且喜母子時時晤面。香兒幾次要遷母城中。陸母山居已慣。只是不許。這寒山塢。十分荒僻。却距官道不遠。(爲後文伏脉)當時香兒見紛亂如此。不由掛念母親。好在是歸途必經之路。便越法脚下加勁。想先望望母親。便日夜奔將去。果然迅速非常。這日到得家門。已有初更天氣。香兒望見門戶。依然先喜得跳了一跳。忙扣門道。娘呵。快開門。孩兒回來咧。不多時。陸母啓門。一看是香兒。不由略怔道。現在蘇城已無天日。我兒這時。正當盡力報主。如何反跑向家來。端的主人家。怎生光景。快些說來。香兒此時。千頭萬緒。只說道。容到裏面。待孩兒細說。於是母子掩門。忙忙趲入室內。陸母只當是香兒苟且逃出。方要正言責備。香兒急匆匆兩手亂搖。將彼差甫回之事。說了一遍。陸母驚道。既是如此。我兒越法。須趕赴城中。給主

人盡力。刻下蘇城。三兩日業已炮火連天。只聞得總兵李鳳祥。獻城降北。却不曉主人家怎生光景哩。香兒大驚。仍然拾起扑刀。叩頭別母。拔步便走。陸母含淚跟出。只說道。我兒仔細。剛要開門。忽見眼前火光一曜。外邊人喊馬嘶。那門上早已擂鼓似響了兩下。香兒忙道。娘且躲避。這一定是亂兵劫盜等人。待孩兒料理他。說罷一擺扑刀。方要側身開門。只聽外邊有人喝道。咱們解差借宿。你莫這等大驚小怪。人家山村小戶的。吃得起這恐嚇麼。難道咱們大清兵。真個不夥瞧麼。那語音真甘脆到絕頂。香兒一聽。情知大事已壞。這時顧母心切。便悄說道。老娘莫怕。既非亂盜。咱們倒得以禮待他。說罷。反置下扑刀。即便開門。火光騰處。只見一隊步兵。約有四五十人。窄衣拖辮。雄赳赳。鎗刀雪亮。押定一具囚車。另有兩名武弁。牽馬在前。都是箭衣馬褂。肋下佩刀。一見香兒。啓門。便趲上道。你想是房主人了。不必害怕。俺們大清兵。是狠講規矩的。現因解得要差。趕赴南京。豫王爺那裏。因出蘇城。時光不早。今到這裏。要借住一宵。俺們自有行糧。是不來攪擾的。說罷。一揮手。先讓衆兵簇擁囚車而入。這時香兒一眼望去。只驚得身形一晃。只疑是夢。原來囚車內。一個漢子。索械餵鏹。猱頭獅子一般。雙目怒撐。神光

炯炯不是別個。正是那送母回家的祁六公子。這一個悶葫蘆。香兒那裏打得開。一陣燥汗。登時沿背而下。虧得他有些急智。忙一閃身。囚車已推向跨院空場。搶攘之間。六公子竟沒瞟着他。這時衆兵繫好武弁的馬。就要撲奔內院室。却彼武弁喝住。陸母趁空兒。暫向內室。但聽外院中大說大笑。一個武弁笑向香兒道。呵。唷。主人家這所在。真妙得狠。只這外院房兒。儘夠俺們住。更方便的跨院中還有兩眼井。便連飲馬。都省事許多。正說之間。只聽跨院中一陣喧嚷。一兵喊道。不妨事的。那是眼枯井。便掉下去。也要不了命。(烏知不多時。要了命。却掉下去乎。一笑。)又爲下文伏筆。接着。一陣脚步亂響。似已分入外室。陸母正在沉吟。只見香兒神色倉慌。飛步趨入。低說道。娘呵。這可怎麼好。那囚車裏。便是祁六公子哩。連我也摸頭不着。這且慢講。只是怎生先救得他。方好。不然這一去。定入虎口。再者看此光景。祁老爺一定有失。今六公子忽又被捉。孩兒還趕赴蘇城作甚。請母親捨掉孩兒。作速躲避。孩兒便拚掉性命。且救六公子。說罷。義氣勃勃。就要暫出。好陸母。真個臨事有方。略一沉吟。附香兒耳根一說。香兒喜道。好。好。既如此。母親從速預備。孩兒便去籠絡他們。說罷。如飛跑回外室前。一脚還未跨入。

只聽噲嘍一聲。一個武弁拔刀躍起。香兒大驚。正是。  
疑陣重重。險機密密。不有陸母。危哉公子。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劫囚車陸母定奇謀 竊頭顱公子悲家難

且說香兒急望去。却見那武弁提刀叫道。好你祁蠻子。殺掉俺許多兵將。今日在囚車中受用一霎。便耐不得。你不要罵。先割你一塊肉。解解恨。再講。香兒趁勢。連忙勸住。道。今將爺等走得辛苦。且來安坐歇息。俺無以爲敬。已整治薄酒粗肉。與將爺們解解困乏。少頃便熟。兩弁拍手道。人都道蠻子倔强。你瞧也。有趣人兒。你這主人家。俺是沒得說咧。於是一迭聲命衆兵不得紛擾。香兒且會湊趣。便匆匆入內。幫母親燒湯泡茶。已見陸母忙碌碌。燂豬切肉。用大鍋煮將起來。酒甕泥頭。也便打去。香兒看了。暗暗心喜。原來香兒事母甚孝。惟恐甘旨有缺。鷄豚菽酒等物。一向充足得狠。不想今日大得其用。當時香兒提了三四桶熱湯。到外院。命衆兵去吃。又特地泡兩壺香茗。送到武弁室內。只喜得兩弁牽衣捉坐。沒口子哈哈笑道。俺們這些日。只在死人堆裏滾。何曾喝着

口熱湯水。今天却快活似神仙咧。於是相與落坐。香兒斟上茶。便趁勢問道。將爺們這  
踏差。却辛苦得狠。不知刻下蘇城中。怎生光景。一弁拍手道。可不是麼。這便叫上命差  
遺。概不由己。誰願意提心跳胆的伴解這支大蟲。你想這當兒俺火伴們腰裏黃的是  
金。白的是銀。揀可意小娘兒。拉過來橫躺豎臥。好不自在哩。都因這那小蠻子神砂（  
俗謂本領也）太大。只他一個人兒。毀掉俺兵將無數。便是俺主將圍城之次日。當夜  
三更以後。大營中忽的各處喧譁。只見一道白虹似的光氣。各處飛舞。人還不及眨眼。  
腦顛兒只管落地。於是滿營大亂。自相踐踏。死掉的人。就不用提咧。直鬧至俺主將帳  
前。幾次價白光要沖入。却被帳前弓弩火鎗手。連珠似施放。方纔擋住。饒是如此。帳前  
十餘名參領驍校。還一個個丟掉腦袋。這當兒大家留神一覘。方曉得是一人一劍。竟  
被他從千軍萬馬中。殺將出去。俺主將恨極。正要偵查端的是何人。恰好李鳳祥的密  
書到來。香兒聽至此。不由問道。怎麼樣呢。那弁道。李鳳祥本已輸情約降。預備獻城。只  
差着巡撫官兒祁老頭彪佳。抗節不屈。城守有方。那書中大意。是約期明午獻城。只在  
東南兩門。放俺們兵馬殺入。因此兩門。是鳳祥合一當地顯紳把守。他們已溝通一氣。

只有西北兩門。是祁巡撫父子把守。書中並說這祁六公子。劍術如神。十分了得。不但  
不必去招惹他。枉傷兵馬。便是營壘之間。也須防他忽來劫擊。俺主將既得此書。急差  
兩名精細探子。去探這劫營之人。果然被李鳳祥一口噉到屎尖上。誰說不是祁六公  
子呢。並探得他遣人去尋甚麼奇士魏耕。聽說也是個狠蠻子。因此俺主將十分留意  
這祁六公子。至明日破城。特選了十幾名驍將。專以敵他。務須擒護。呵唷唷。這小蠻子  
真利害得緊。那十幾名驍騎。在俺營中。歷攻各處。數丈高城。躡梯如飛。真是貓兒似的。  
那聳躍本領。也算可以的咧。誰想遇着祁六公子。都不中用。人家真有個高路數。一柄  
劍能當百十柄劍用。劍光潑開來。你眼光休想趕得及。那聳躍如風。更不必說。十餘名  
驍騎。轉眼被他切瓜似切却大半。這當兒俺主將早聞警報。便大驅雄兵。添圍將來。從  
午至酉。被他殺了個人仰馬翻。衆兵不敢再逼。只好遠裏來。四面吶喊。後來還是俺主  
將在高處指揮。看出破綻。因他行行步步。只往西冲。便知他掛念其父祁巡撫。因祁巡  
撫便守西城。於是俺主將暗下號令。急就奔西城隘路口。準備陷坑。伏了鉤索手。却故  
意舉旗一揮。放開一角。果然祁六公子冲圍而出。直奔隘路口。俺那時正帶隊遊徼。走

到那裏。便聽得一聲喊起。這纔將他捉翻。這便是前天的事兒。因此人特煞利害。那總兵李鳳祥獻門之後。他登時先趕入鳳祥家中。將人家老幼殺掉。所以李鳳祥恨他切骨。正勸俺主將就地殺掉他。不想南京豫王爺得知。却要看看他哩。香兒聽至此。又是心慌。又是驚恨。便冒然道。那麼祁巡撫這當兒還守西城麼。（驚痛之下。作痴語。情狀宛然。）那弁大笑道。你真是怯條兒。糊塗得緊。守西城倒也不錯。却只贖了個腦瓜兒咧。香兒這時正端了一杯茶。手腕一顫。不覺潑了一案。連忙一整神。借探案爲由。就手抹抹眼角兒。那弁道。我告訴你罷。你們這位祁巡撫。到底是响噹噹好官。若明朝官兒都這樣。俺大清兵馬如何到得這裏來。他自見城陷之後。雖是文官。還領衆巷戰許久。可敬的是撫衙衛兵數百人。同時畢命。後來勢急。他方自縊而死。照例須號令示衆。所以他那顆首級。至今還高懸在西城上哩。（爲後文偷頭伏筆。）當時衆紳耆曾聯名求俺主將。免他懸首號令。其中却有個萬鄉紳。知此舉無益。他却名列。只將祁巡撫尸身悄悄遣人收瘞咧。（都爲後文偷頭襯筆。）香兒聽罷。恍如夢醒。方知去蘇之後。竟有如此變故。却再也測不出祁六公子爲何未赴山陰。因他出衙之時。六公子已議



論停當。送商夫人回家的。當時香兒假作失驚道。原來囚車中人。這般了得。於是匆匆。暫入內。向母親草草一說。不由相對淚下。陸母道。事不宜遲。今酒肉都備。快看機行事。罷。香兒連忙搬出酒肉。衆兵奔走饑渴。這時見了清湛湛酒。香噴噴的肉。如何不喜。便登時就外院分曹拉伴。大吃二喝起來。兩個武弁室內。自有香兒陪坐。殷勤相勸。真個酒到杯乾。十分快活。那武弁高起興來。便突的跼起。來了個胡旋舞。一面頓開粗喉嚨。拍手唱道。

薑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長江天塹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大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收聲名文物。關河無阻。全國風行。何用塞泥丸。紅旗告克。江南都護先還。

那武弁唱罷。哈哈大笑。端起一大杯吃下。那知香兒幼擅音律。一聽他唱這金朝大將。紇石烈的上平南詞兒。明明是嘲笑明朝。借題發揮。暗恨道。且教你這羣騷韃兒。多快活一霎。於是一抖精神。也笑道。這音調雄壯的狠。俺們江南人。天生柔弱。只會唱支舊曲兒。却還須絲竹相和。今倉猝不備。俺且擊甌唱來。奉敬如何。你道擊甌。是甚麼樂器。

便是選一潔薄磁盞。中注少水。却深淺有法。用細筋兒擊將起來。一般的妙合宮商。十分輕圓溜亮。此樂創始隋唐。擅此技者。甚能傾動一時。所以唐人篇什中。往往有詠擊甌的。當時香兒沉思眇慮。暫置下火騰騰一腔心事。便隨手取茶杯。叮叮噹噹擊將起。但見輕旋慢轉。手法如雨。疾徐抗墜。妙音並起。或似流泉下灘。或似荷盤滾珠。圓滑如曉鶯乍囀。輕俊如駿馬轉坡。只將兩武弁喜得打跌。不住價大杯自飲。香兒忽的手法一變。來了套邊塞歌曲。那音調十分悲壯蒼涼。就如鐵騎千羣。銜枚赴敵一般。真有聽風聽水之妙。這一下兒。正搔着兩武弁的痒筋。不由手舞足蹈。前仰後合。大叫道。好好。俺這當兒。便如到了老家咧。（不要忙。少刻便送你回老家。一笑。）正在胡吵。只見香兒揚眉慷慨。抗聲唱道。

怒髮冲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欲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補舊河山。朝天闕。香兒歌罷。戛然罷擊。起笑道。俺不會新聲。只好唱支滿江紅老調兒罷。（岳武穆詞。引

來恰好。武弁這當兒。都有八分酒。聽得快活。只顧瞎稱讚。香兒側耳一聽。衆兵也都號呶起來。知機會已至。連忙跑入取酒。陸母早經預備停當。香兒提酒。先從院中衆兵斟起。直至兩武弁跟前。兩人這時業已辨不出甚麼滋味。只知酒到便吞。一杯落肚。香兒拍手道。倒也倒也。語音未盡。兩弁狗也似跌臥於地。香兒忙躍起。抽他腰刀。一翻身先奔院中。只見衆兵都已東倒西歪。麻林似躺了半地。間有四五人。強撐打晃。瞪起眼睛。想要發聲。香兒刀光起處。先將他們殺掉。於是一刀一個。頃刻間殺完衆兵。然後奔入室。刺殺兩弁。便狗也似拖到跨院。先踹入枯井。原來香兒在元吉那裏時。得的蒙藥。一向拋在家中。不想今日却應了急用。可見物無好歹。只要用得其當罷了。當時香兒忙碌好久。方將衆死兵。都拋入井。然後與陸母提燈執斧。奔向囚車。只見六公子正在抱頭朦朧。聽得脚步響。雙目一張。不由怔道。陸香。你如何却在這裏。香兒道。公子莫驚。容少時細細告稟。說罷。掄起斧。一陣劈拍。打開車柵。六公子肢體既拘的麻木。手足上又有扭械。一時竟動轉不來。陸母道。我兒快先給公子除去扭械。先飲杯熱湯水。活活血脉。方好行動。於是置燈於地。匆匆暫去。六公子見了。越法詫異。香兒一面除扭械。一

面道。這便是小人之母。六公子哦了一聲。一會兒。陸母取到熱水。六公子飲罷。略息片時。果然筋脉和轉。於是徐徐出來。香兒扶了公子。陸母提燈前導。直入內院廂室中。暫將公子偃息於榻。母子參拜畢。便將方纔巧遇相救之事一說。公子聽了。如夢方醒。忽的虎躍而起。切齒道。老爺爲國盡節。固無遺憾。巨耐李鳳祥這厮。罪應萬段。我欲趁此時。他不防備。先殺掉這狗頭再講。說罷。憤憤站起。就要結束。香兒忙勸道。此時李鳳祥新附清軍。氣燄正甚。勢不可與爭鋒。還請公子徐作良圖。便是老爺生平報國之志。千金重擔。都在公子身上。豈可不慎重三思。量一李鳳祥。何足當國仇之日。說罷。慨然淚下。六公子聽了。不由點首坐下來。陸母便去整治飲食。這當兒。六公子與香兒。方纔各述別後原委。六公子歎道。我自替回騰蛟。便日夜趕備城守之事。老爺一朝千古。自有國典褒揚。只是你方纔說那武弁之話。老爺遺骸。多承那萬紳掩瘞。我看此人。還有些丈夫氣概。我想尋他商量。怎的先將老爺頭顱。收將來纔好。看來我在這裏。倒須耽擱幾日。說着。拍膝歎道。偏偏魏先生各有要事。不得來。不然倒好。合他想個計較。香兒道。公子不須煩愁。過得三兩日。待小人潛入城中。規規動靜。果然那萬紳可靠。小人便尋

他商議公子這當兒。人都識得。且須暫避風頭哩。正說之間。陸母端進飲食。六公子這時將陸母細一端相。只見他舉止大方。進退有則。不由暗暗稱奇。便伸謝定計相救之。惠陸母愧道。公子說那裏話來。小兒蒙公子拯拔之誼。糜骨難報。老婦恨無力從公子殺賊哩。說罷。置下飲食。六公子索性命他母子一同落坐。剛要舉筋。只見陸母失聲道。呵唷。還有件要緊事哩。正是。

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機警縝密。無窮出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探危城再訪萬鄉紳 步楊林巧遇魏大炮

且說陸母失聲道。香兒。你快將那兩匹馬。野趕出去。不然怕有人跟搜來哩。香兒驚道。還是母親想的週到。此處雖荒僻。却不可不防。於是連忙去放馬。這裏六公子自合陸母談話。方知香兒之父。還是一宿學秀才。生平以遊幕爲業。死掉時。香兒方五六歲。賴陸母守志。撫以成立。因家寒。遂隨一老曲師。寄身優伶。歷有當道貴人。重金羅織。香兒只戀了母親。不肯遠行。不想後來竟被徐元吉掠去。六公子聽了。甚爲大息。不由拍案。

歎道。偏是賤業中。大有人在。卽如陸香說的謝曼華。何嘗不是奇女子哩。你看這時南都顛覆。有多少衣冠禽獸。去附北人。不想這天地正氣。却寄在末業細人。這世道國運。也就可歎的緊了。（淋漓痛快。不減漁陽三搥）正說之間。香兒暫回。須臾食罷。又談論回赴城偵聽之事。便草草且自歇息。香兒一夜價。出瞭幾次。且喜沒甚動靜。次日香兒方要入城。只見官道上兵馬紛紛。却是李鳳祥。被清將撥調他處。直陸續過了一日。香兒不便就去。不想次日清將偵察隊。業已四出大索。原來那兩匹馬。竟識途奔回清營。認得是兩武弁的馬。便登時報知清將。這等要差。非同小可。於是立遣一隊。由官道趕查前途。復分遣多人。就左近地面搜查。香兒得知此信。那敢離開。便與陸母商議。將六公子扮作病婦模樣。一聞扣門。登時擁衾臥榻。好在六公子面如冠玉。這當兒青帕包額。紅衾擁頰。笨眼兒那裏看得破。那陸母愁眉淚眼。坐在榻頭。且會隨勢支吾。一連過了三四日。放纔靜下來。將個活潑潑的六公子。直急得蚰蜒似的。這日香兒見風頭稍息。便忙忙赴城。六公子一時不敢改裝。只拖了裙衫。暫來暫去。陸母恐他悶損。便道。去這裏兩箭之地。有一片楊林。那地處頗爲幽曠。公子如要散悶。倒可隨意雅步。只不

可。暫。近。官。道。妨。有。意。外。六。公。子。聽。了。果。然。遮。遮。掩。掩。扭。將。去。便。如。詩。人。尋。詩。一。般。對。了。那。淡。淡。疎。林。徘徊。半。日。將。脚。跟。走。得。發。脹。不。但。一。句。好。詩。也。沒。得。倒。鈎。起。無。窮。心。事。忽。又。想。起。商。夫。人。不。知。一。路。上。是。否。平。安。到。家。想。作。夢。也。不。知。現。在。蘇。城。這。般。光。景。正。在。沉。吟。如。醉。只。聽。背。後。有。人。喚。道。時。光。不。早。公。子。敢。好。家。去。咧。回。頭。一。看。却。是。香。兒。六。公。子。忙。一。問。赴。城。情。形。香。兒。皺。眉。道。且。到。家。細。說。罷。於。是。兩。人。匆。匆。暫。轉。偏。搭。着。遇。着。同。村。兩。個。小。兒。女。一。見。公。子。等。不。住。的。小。眼。亂。瞧。便。道。陸。香。哥。你。這。個。姐。姐。幾。時。來。的。呀。不。用。說。一。定。是。城。中。來。避。亂。的。你。看。人。家。眉。眼。兒。多。麼。舒。展。大。方。管。保。是。一。手。巧。活。兒。閒。時。節。教。教。俺。多。麼。好。哇。說。着。一。眼。瞟。到。公。子。裙。下。兩。個。不。由。笑。得。擗。股。兒。糖。似。的。便。道。真。是。這。姐。姐。來。的。慌。速。怎。踹。了。兩。支。男。人。鞋。來。香。兒。忙。道。狠。是。狠。是。他。的。鞋。子。都。跑。掉。了。這。還。我。的。鞋。哩。說。着。與。公。子。一。溜。烟。跑。進。家。（閒。中。點。綴。必。不。可。少。）陸。母。迎。說。道。便。是。香。兒。方。纔。暫。回。我。也。以。爲。事。體。順。手。那。知。還。須。費。手。哩。於。是。大。家。落。坐。香。兒。道。小。人。趕。赴。城。中。這。些。日。清。兵。雖。各。就。營。伍。不。亂。殺。却。是。盤。查。生。人。嚴。的。狠。小。人。仗。是。本。地。人。口。音。還。能。混。入。只。見。街。坊。上。雖。然。照。舊。營。生。却。另。有。一。番。氣。象。小。人。無。意。中。遇。着。

一個江湖拳棒明友。因問他這等荒亂。你如何在此趁生意。他笑道。你不曉得。這當兒錢纔好掙。他們滿洲好武。最歡喜看拳棒武功。又有的是搶來的錢。看的快活。便大把兒撒將來。因此我們專趁他各處大營。你看等明日。我們又該趁向他處去咧。我道。如此時光。他們不禁止閒雜人麼。他笑道。好教你得知。他們主將。都喜俺這行。所以不加禁止哩。（引起後文僑裝偷頭一段）小人當時匆匆別過他。便趲向萬紳門首。只見那裏紛紛兵弁。正亂得不可開交。少時那萬紳攢眉出來。隨一羣兵。揚長而去。小人就近一探聽。方知清將正籠絡鄉紳。探詢本地面許多事故。小人候了許久。既不見萬紳。暫回。又防街上邏卒。看出破綻。倒是許多賣柴擔水的人。衆邏多。都不理會。因此小人取路而回。想了個計較。等明日待小人扮作樵人。去給萬紳送柴。好歹見着他。再作道理。六公子聽罷。十分悶悶。只得耐了性兒。這且慢表。且說那萬紳被清將喚去。不一時衆紳亦到。大家相視。都如捨哥兒一般。各暗歎一口寡氣。便隨一導客武弁。魚貫而入。這武弁生得凹眼大鼻。回回一般。兩支眼一瞪。大而且白。衆紳鼠見猫似的那裏敢出氣。少時抬頭一望。不由都心中怦然。原來清將行轅。就是那巡撫衙。這當兒殺氣騰騰。



便不覺想起祁公在日的好處。其中萬紳更爲悲感。須臾清將盛陳兵仗。傳呼接見。衆紳一望。直如座森羅殿一般。沒奈何都硬了頭皮。謁見過。坐談之次。那清帥忽喜忽怒。連嘲帶嚇。無非是安民戢兵。許多冠冕話兒。並帶問些地面情形。扯了一陣談。衆紳那敢多語。只惴惴而坐。正這當兒。只見階前健校。獻上顆血漉漉的首級。衆紳一見。大驚失色。清將一揮手。命將去號令。微笑道。此人諸公想俱認識。便是南庫街的尤鄉紳。他不該散佈流言。說祁巡撫不曾死。意在惑亂人心。刻下祁某首級。好端端號令西城。既有此節。倒須多號令幾日。以靜衆疑。便是那祁班孫。連解差兵弁等。竟不知下落。好生可怪。可見是有奸人弄手脚。諸公如有甚麼聞見。切不可隱匿。俺軍中法度。是利害的哩。諸公但學那浙紳郎湛。那等識世務。方是俊傑哩。說罷。揮退衆紳。原來郎湛早夤緣鑽入清人軍幕。這時方跟了一位清將。去打松江。鬧的赫赫有聲。所以說起來。給衆紳聽。（絕妙穿插）當時衆紳。低頭趨出。好不難受。不敢交談。相顧淒然而散。次日萬紳午飯後。正在庭前踱來踱去。只見一個短衣芒履的樵夫。精了半段腿。黃泥狼藉。戴一頂破草笠。直掩到眉。背了一束葦柴進來。萬紳方暗詫看門奴子。好不憊懶。怎等間

放雜亂人。撞到這裏。方要吆喝。只見那樵夫緊走兩步。直至跟前。忽的一掀笠。頭兒一抬。萬紳大驚。登時自己跑去。關好中門。然後携了樵夫。直入密室。低問道。你不是陸管家麼。我知你蘇城未亂之先。你被差出去。今日你這光景。是已曉得你家主人許多變故了。這等時光。這等所在。你趲來作甚呢。香兒聽了。不由淚落。便翻身拜倒。先叩謝萬紳收瘞祁公之義。萬紳扶起。頓足道。可歎你們六公子。那等血戰守城。終吃了李鳳祥的虧。如今竟不知下落。香兒見萬紳詞氣慷慨。幾乎失聲說出六公子被救之事。忽一怙恹。便道。俺也聽說得。陸香不材。好歹要尋訪俺小主人。只是俺老主人祁巡撫。爲國盡忠一場。至今頭顱。還高掛西城。好不令人傷心慘目。小人想竊取下來。歸瘞山陰。也是小人事主一片愚心。因萬老爺慷慨爲懷。所以來求個計較。萬紳懼然道。不想你一介小僕。竟有此忠心。可敬的狠。我也久有此意。只是沒法下手。刻下因城中流言。說祁公未死。故號令之處。越法加意看守。嚴密得兇哩。說着拍膝歎道。假如你們六公子。此時尙在。還可大家想計較。如今你空有忠心。却怎生處置呢。香兒聽至此。料萬紳是一團真氣。便低低將六公子被救之事一說。萬紳聽得。又驚又喜。慨然道。既公子還在此。

事倒有些商量。却是性急不得。你只每日價推與我送柴。聽我消息罷。一有機會。我們再大家定計。說罷。囑香兒回見六公子。代爲致意。親送香兒。由宅後門出來。剛要拔關。只聽後街上一陣喧笑。潑刺刺數騎馳過。萬紳等由門縫一張。却是數名清兵。引着兩個走馬賣解的婦女。一色的武裝銳履。妖妖燒燒。按轡而過。一爲後文軍中酹樂襯筆。一當時兩人都沒在意。等他們過後。香兒方悄然而出。這且慢表。且說六公子。這日見香兒赴城。枯坐良久。只覺心頭七上八下。偶一揚女人長袖。自己也覺好笑。便順步兒仍趲向楊林。正在徘徊之間。只聽驢聲大鳴。官道上塵頭坳起。便有一匹花白驢子。飛也似跑來。上面人戴一頂紅毡笠。却披件深黃色大斗篷。六公子一眼瞟去。早先見那件黃囊。拖在驢屁股上。恰好那人一抬頭。公子忘其所以。不由飛也似搶去。一言不發。便拉驢子。那人兩足磕驢。正跑得起勁。驢兒猛然被捉。不由後兩腿一挫屈。竟將那人從驢屁股上。跌將下來。猛的躍起。大喝道。你這婆娘。特煞沒道理。跌壞俺魏先生屁股。不打緊。若挫壞俺老友腿子。俺須不得與你開交。說罷。酒氣醺醺。一張長睫毛。就要揮拳。六公忙悄說道。班孫在這裏哩。這一句不打緊。只見魏耕忽的抹抹雙眼。認得仔細。

更不開言。揮拳便打。喝道。俺魏耕瞎掉眼睛。不該認識你這沒人味的人。你老子爲國死掉。你却有心有腸。在這裏閒蕩。俺魏耕以爲你定殉父難。準備了如泉熱淚。來痛哭你父子一場。如今却不必了。謝曼華爲你一語。却誤我許多要事哩。（又略映後文。有匣劍帷燈之妙。）說罷憤然牽驢。一支拳捏得鐵錘一般。六公子見此光景。暗暗點頭。便把裙兒一蕩道。魏兄但看俺如此打扮。便知此中有多少曲折了。俺正避在陸香家下。容到那裏細細奉告罷。魏耕雖是一時義憤。却是見公子如此裝束。心頭早悶了個大疸疔。於是撇了大嘴。跟六公子便走。不多時進室落坐。那陸母忽見六公子引一怪物。匆匆入室。一時間摸頭不着。便先將驢。在跨院安置好。然後捫來。就牕外竊聽。只聽六公子歷敘父子城守。並殺賊殉難。以至自己被救等事。聽得那怪物大跳大叫。大罵大笑。沒後竟抗聲大哭起來。激昂慷慨。宕氣迴腸。說甚麼古來唐衢杜默。暗引得陸母竟陪了許多眼淚。少時又聽得怪物拍膝道。真是萬方一概。公子可知得嘉定那裏也。與蘇城一般麼。俺奔向鶴鳴山中。去借鄉兵。偏他那裏土寇蜂起。自顧不暇。俺頃刻不停。奔回嘉定。李成棟兵馬業已長驅大至。百忙中謝曼華告俺公子遣陸香見尋之事。

只是這當兒。與人共事危城。安可脫然他去。加以消息阻隔。還妄冀蘇城。或不致便有變故。逡巡之間。城圍已合。大家雖殺賊無算。却是無濟於事。侯御史並黃進士兄弟。都慷慨捐生。俺合曼華。從槍林箭雨中。闖出重圍。暫匿僻處。這時光蘇城警信。也便傳來。俺想公子父子。定然不肯苟生。只是俺魏耕。豈以生死易義。故與曼華商量。暫置所圖大事。星夜價趕來。欲憑城一慟。不想却有許多變故。曲折哩。（作者敘事。善用旁筆。卽如魏耕口述嘉定事。已是旁筆。却又從陸母聽得。旁面寫出。可謂筆妙如環。）公子道。魏兄所圖。端的是何大事。可能賜聞麼。魏耕道。此時且莫講。倒是公子所說。設法取令尊頭顱一事。大家先來商量罷。陸母聽到這裏。便從容趲進。公子便給兩人引見過。大家方要落坐。只聽簾外有人喚道。娘呵。孩兒回來咧。正是。

有意不逢。無心轉遇。設計偷頭。劍光颯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祁公子巧扮鄉里娘 魏大炮僑裝拳棒客

且說室內大家一望。却是陸香飛步趲入。笑道。如今好了。俺潛聽了一會。原來魏先生。

也有許多變故。今既相遇在此。正好商量哩。說着一勒短褲袂。光景甚是好笑。魏耕問知就裏。甚是歎息。這當兒六公子長裙短襖。陸香是破笠芒鞋。再趁着魏耕怪模怪樣。陸母見了。又是好笑。又是暗歎。便逡巡起。自去整備湯飯。這裏香兒便將所探情形。並萬紳囑咐的話一說。六公子聽了。一時間沒作理會處。只將魏耕急得磨拳擦掌。拍案道。待俺今夜赴城。先刺殺清將再講。六公子道。這又是與題不對了。俺本爲竊父元首歸葬。將來偌大國仇。豈僅在這蘇城清將身上。莫非魏兄那會所說的甚麼大事。就是爲此麼。魏耕將首亂搖道。不比蘇城清將大得多。兇得緊哩。所以俺與謝曼華。準備先料理他。好歹先與江南人。出一口惡氣。如今曼華便潛伏太湖山中哩。說罷。如此這般。向六公子一說。公子踊躍道。好好。這等豪舉。須挾帶俺祁班孫哩。魏耕掀髯道。這何須說得。說着沉吟。一回道。真個的哩。今有一事。且與公子計議停當。譬如竊頭之後。公子還是趕赴山陰呢。還是且與俺共事呢。俺的計畫。是從速行事。趁那廝據南京未久。一切防範未週。易於行事。依俺之見。公子莫如先贖首。便同赴曼華那裏。待所事都畢。然後歸葬如何。公子聽了。慨然依允。當晚兩人抵足而談。各述兩處清兵淫殺之慘。

越法大家髮指皆裂。魏耕歎道。自揚州被難後。清軍所至。那一處不慘無天日呢。屠戮不必說。城破後大殺三日。方令封刀。有多少嬰孩婦女。宛轉於刀鋒馬足之間。血光照映。半天都紅。便是清兵縱淫。直如狗彘。就在街坊上隨地裸露。公然行事。這不是野豸兒麼。俺只聽得蠻獠之俗。往往帶刀御弩。裸體而媾。不想今日竟日擊如此。你道南京那廝。還須臾可容麼。倒是彼人國氣方盛。將弁中真有銳勇殊特之士。俺在嘉定城守時。有一清將。揮刀冒盾。躡梯而上。脚步迅疾。便如飛鳥。當陣十餘卒。都被他一氣殺掉。却被俺一矛挑墮城濠中。便有我兵泅水去捉。直滾得水湧如山。四五人方將他捉住。後來殺掉號令。他那顆大頭。便如巴斗大小。猙獰得妖魔一般哩。六公子歎道。惟其如此。所以纔猖獗到這樣兒。我們莫長他志氣。只準備利劍殺仇罷。兩人直談至夜深。方各睡去。次日起來。一尋香兒。早又趕赴城中去咧。且說香兒仍背了一束柴。混入城闈。只見街坊上揚旗掛綵。點綴得十分熱鬧。兵丁往來。一個個嬉顏裂嘴。歌呼歡笑。有的便三五成羣。連臂胡撞。還有大瓶大包價提了酒肉的。其中有個細高條子兵。晃晃宕宕。被兩個兵各捉一支手。東西分拉。高條子大笑道。呵唷。俺可沒有分身法。老二你邀

俺瞧婊子去。王的入的。他又拉俺看賣解的去。好在有三天頑頭。便是咱們頭兒腦兒。也如鐘鼓樓上的雀兒。外號叫樂鴿子哩。那麼俺今天先跟老二頑一下子。明天賣解的。纔有花不溜丟的小媳婦。正脚兒哩。那個看一眼。也殺殺火氣。今天看些哈八甘赤。（滿語謂老也）的傢伙。却不合算。一路胡噪。三個兵牽牽連連。直撞過去。香兒看了。不解其意。又蹙過一條街。漸聞各處絃管紛紛。不多時却有兩個武弁。衣冠整齊。手抱大令。領了一隊兵。一步三搖的過來。武弁左右。還有兩個本地人。狗顛屁股似的。跟在後面。一面望武弁顏色。一面口講指畫。那神情好不殷勤。香兒一見。正在有氣。只見那武弁忽望一朴素市肆。略爲一顰。那兩個登時奔去。山嚷怪叫。肆主人戰抖抖出來。兩個大喝道。你敢是不。要腦袋咧。你不知將爺有令。酹慶三日。大犒士卒麼。各家門首都須懸燈掛綵。偏你這裏冷清清。喪門戶一般。難道你不服氣麼。肆主人抖道。這個小人怎敢。便是趕辦未齊。如今就要懸掛咧。說着跑進去。拾出一大幅紅布。上面花花搭搭。還間有未折去的線縉。大約是旋折掉家主婆的大紅褲兒。於是武弁微笑蹙過。那兩個倒貼起眼說道。蘇州人。是給不得面孔的。重重辦他一下子。就都老實咧。像您這樣。



厚道法。怎會不作官爲將呢。說着趨近武弁身畔。見他袍襖上沾了些塵土。便低頭笑迷迷忙去揮淨。（漢奸小人醜態。寫來如畫。而今此等衣鉢。又傳於媚外洋奴矣。）跟了衆兵。方得意揚揚的要舉步。不想香兒氣愣了。只管向前湊去。一看那兩個本地人。竟有一個是府書吏姓賈的。當時趕忙一按破笠。匆匆瞥過。那姓賈的眼也歹毒。便向那個笑道。你看這賣柴漢子。活像先前撫衙裏的陸管家哩。說着一擁而去。香兒遙聽得。却暗捏了一把汗。一路飛跑。暗揣方纔情形。或是城中有甚麼熱鬧事體。正好從中作事。不多時。趨近萬紳後門。早見那萬紳。正在四顧張望。兩個會意。萬紳倒先趨進去。隨後香兒跟進。仍至密室。萬紳拍手道。巧咧。刻下倒有些機會。便是清將令下。從今日起。軍中酺慶三日。百戲不禁。令人縱觀。這當兒守頭兵弁。一定懈怠。你快趨回。合你家公子商議。怎的他人城來。方好設計作手脚。武功事兒。我是不中用的。我這裏藏他身子。倒頗妥當。陸香喜道。俺家公子入城。倒不煩難。刻下因防人耳目。在小人家下。便是女裝。如今只須假稱是府中傭婦。便可進來。其餘定計。等小人回去斟酌罷。因將巧遇魏耕之事一說。萬紳道。這越法好了。明日我在家專候公子。就是香兒應諾。連忙一氣

兒。哲。轉。他。是。天。生。捷。足。不。消。已。分。時。早。已。到。咧。只。見。公。子。合。魏。耕。正。在。那。裏。指。天。畫。地。魏。耕。恨。道。只。差。着。咱。們。還。大。有。所。圖。不。然。便。血。淋。淋。作。他。一。場。省。得。偷。油。耗。子。似。的。畏。首。畏。尾。六。公。子。道。你。不。必。忙。將。來。總。有。你。殺。得。手。酸。的。時。光。正。說。之。間。香。兒。蹇。入。魏。耕。一。望。他。面。孔。便。叫。道。今。日。定。是。探。着。些。機。會。不。然。你。不。會。有。喜。色。哩。香。兒。沒。暇。理。他。便。將。所。探。情。形。並。萬。紳。約。請。之。語。一。說。公。子。沉。吟。道。我。入。城。何。須。說。得。只。是。怎。樣。去。著。手。行。事。咱。須。定。準。計。畫。魏。耕。便。嚷。道。我。合。你。去。咱。們。兩。下。裏。只。作。登。城。閑。遊。到。得。西。城。號。令。所。在。只。作。一。言。不。合。撕。打。起。來。我。便。拔。起。那。根。烏。竿。假。作。打。你。便。趁。勢。將。尊。公。元。首。晃。落。城。下。這。當。兒。却。用。着。陸。香。令。他。先。在。城。下。等。候。不。消。說。城。頭。一。閃。動。城。下。之。人。必。要。仰。首。觀。看。這。時。陸。香。藏。頭。跑。掉。一。天。大。事。簡。直。的。就。結。了。香。兒。聽。他。說。的。吃。燈。草。灰。一。般。不。由。嘆。味。笑。道。這。計。雖。說。得。妙。相。恐。怕。先。生。與。俺。公。子。不。易。脫。身。況。且。俺。家。公。子。誰。人。不。識。得。方。脫。虎。口。豈。可。又。入。虎。穴。魏。耕。聽。了。不。覺。高。興。索。然。六。公。子。只。點。點。頭。嘿。目。沉。思。魏。耕。不。高。興。只。燥。得。滿。屋。亂。踱。忽。向。香。兒。道。這。萬。紳。這。個。人。也。狠。有。意。思。不。就。是。公。子。說。的。徐。元。吉。曾。請。他。赴。人。頭。筵。公。子。假。扮。他。去。的。那。個。人。麼。這。句。話。不。打。緊。香。

兒還未及答應。六公子心有所觸。不由躍然而起。道：「方纔魏兄之計。倒有幾分可用。只須略爲變化。定能集事。依我之見。只須如此如此。咱們索性便準備停當。直奔太湖山中。你道如何？」（只一定計。筆勢何等曲折。却偏令人捉摸不着。必悶甚方見下文快甚。妙妙。）兩人聽了。都各欣喜。六公子望望日色。更不怠慢。便忙忙裝束起來。有的是陸母衣衫。只消把病帕撒掉。另換個青紬帕。蒙了髻子。穿一條半新不舊的短裙。腰繫青帶。足踹皂鞋。繫括畢。活脫是個俏皮小老媽兒。還恐不似。又特地就陸母尋了件花包裹。挾在臍肢窩底下。陸母見了。惟有點頭。香兒道：「公子仔細就是。切記須暫向萬紳後門。若有人盤問。只說是萬府新僱的傭婦。刻下萬府合清兵弁。人情頗熟。」（爲下文倚醉射落首級。先伏一筆。）是沒人理會的。公子連連點首。又珍重囑託魏耕一番。匆匆而去。這裏魏耕等。依計準備。專待明日午後行事。這且慢表。且說六公子。一路上遮遮掩掩。只揀小路。試起飛行捷足。日色稍西。已望見雉堞參差。並隱隱海螺聲動。公子觸境生感。不由憤氣潮湧。便取道南城門。想由城根僻術。暫向萬紳後門。因城中路徑。公平本是熟諳的。方暫盡迢迢橫塘。已聞得城闌邊。人聲浩浩。抬頭一望。只見城脚一帶。

人密如蟻。一處處鑼鼓喧天。許多的江湖雜耍。直迤邐到西城根。還望不見首尾。其餘之小水門。畫舫笙簫。銜尾價沖出。上邊士女雜沓。一艘紫抬得花鶉鴿似的。就仿佛嬉娛太平時。佳時令節一般。（蘇州人固應有此興會。）那陸地上游人兵丁。也便張弓挾彈。一羣羣馳騁笑語。十分熱鬧。至於城頭上萬頭攢動。歌吹相聞。直鬧得紅塵四沛。歡聲匝地。六公子悲憤之餘。不暇注目。只納頭趔去。剛走到吊橋邊。只見一羣人由東而西。橫沖過來。有三四健男。擁定兩匹掛彩駿馬。上面坐着兩個妖妖嬈嬈的女子。渾身勁裝。十分風致。後面人潮也似擁來。歡呼道。看這馬解。不用說看武工夫。便看看這兩個腦袋。就值咧。公子連忙一閃身。恰值有一羣兵丁擁過。其中有一個業已醉得踉蹌踉跟。手舞足蹈。兩支眼黎鷄一般。偏他落在後面。一見公子。登時撞過來。聒起眼道。喂。你這縫窮婆兒。來得恰好。快跟我營中去。有好些生意哩。甚麼褲兒襖兒。被兒褥兒。一古腦兒都有。正在胡噪。他同伴跑回來。拖他便走。道。你真喝得眼都花咧。縫窮婆有這個長相兒。人家至不濟。也是個大宅門的老媽兒。公子趁勢因說道。俺便是城內萬紳宅上的人。那兵拍手道。如何。我這雙眼時。是不會錯的。萬紳是頂呱呱的朋友。沒別

的。您去給俺稍個好兒去罷。說罷拖着醉兵嬉笑而去。公子如飛蹇進城。街坊上越法熱鬧。趁亂裏便直奔萬紳後門。且喜門兒虛掩着。公子闖然一脚踏入。不想恰值一個愁了頭。正在牆腳邊。掀起張大白屁股。澌澌的小解。一見公子。忙道。喲。你這大嫂。那裏來的。儘力子嚇人一大跳。說着笑嘻嘻結帶而起。公子忙道。煩你通報一聲。俺是尋你主人的。了頭笑道。可了不得。這個俺。可是誰呢。公子聽了。也覺好笑。便道。既如此。你領俺見他去罷。了頭聽了。不由眼珠一轉。只向公子打量。便道。俺主人兩口兒。這兩日不知爲甚麼。烏眼雞似的。你這位大嫂。俏皮皮的尋俺主人。別是那話兒。沒的累俺喫主母的荆條麵罷。公子笑道。豈有此理。正說之間。忽的萬紳蹇來。公子拔步搶去。那萬紳驚聳聳。携手便走。倒將那了頭看怔咧。暗道。虧得我沒領他去。一定是那話兒。怪道俺主母話前話後。說主人喜歡小老媽兒哩。於是咬了小指兒。低頭自去。且說萬紳携公子直入密室。兩人談敘起。相視悽惻。公子先拜謝他收瘞祁公之義。萬紳歎道。許多的話。陸管家必都轉達。惟今之計。便是趁此機會。明日行事。公子雖到這理。究竟計將安出呢。於是公子起附萬紳之耳。將定就計畫一說。萬紳聽了。却只管沉吟不語。公子揣

知他意。便道。萬兄不須慮得。便是萬兄脫淨之計。弟亦打算停當。只須如此如此。定然無妨。萬紳拍手道。好好。既如此。我便定在午後。赴他行轅。因同是一時之事。他定然尋不到我。頃談之間。業已掌上燈燭。於是萬紳陪公子匆匆飯罷。又喚過兩名心腹健僕。囑咐停當。次日早飯後。大家便分頭行事。且說那西城上。祁公首級號令之所。本有兩名武弁。領了幾十個兵丁。加意看守。後來日久。便只有十幾名輪班赴值。這當兒。酺慶放假。便連兩武弁都穩不住屁股。何況兵丁。這日已分時。兩武弁到得那裏。還未坐穩。早被朋友掇去。只賸了七八個老些的兵。在雉堞邊晃來晃去。只聽得南門一帶。絃管鑼鼓。遙望去。紅塵漲天。好不熱鬧。一兵恨道。咱們被冷差。也得不着好地處。譬如這差事。移向南城頭。咱們也趁勢快快眼睛。正在怨悵。只見一兵拍手道。突的不是熱鬧兒來也。正是。

鵲笑鳩舞。誰識鳳苦。孝子椎心。俠士爲福。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六回 軍中酺慶一箭偷頭 客路班荆羣奸握手

且說那兵。急忙俯城一望。却是個拳棒賣藝的。生得凜凜一表。結束勁急。廠披長衫。跨了頭驢子。如飛走來。背負雙劍。十分豪氣。後面跟了許多人。其中還有一個窮花子。一張臉煤土狼藉。只騰了灼灼眼光。一件破短衫。只騰了半截袖兒。却背了個大荆筐。貯滿零柴碎草。並破布污縷之類。一手挾着支竹夾兒。兩支眼東張西望。偏趁脚兒擠向人羣。衆人便叫道。你這污癩貨。看把戲飽不了肚皮的。有這工夫。多檢些垃圾堆。好多的呢。說着衆人一擁。竟將那花子擠將出來。花子歎道。人窮了。連把戲都不許看。那麽我便遠遠的。省得沾上人窮氣。說罷便賭氣直趨城根。猥瑣瑣猴在那裏。衆人又噪道。他那裏倒是高岡兒。得看的緊。於是便有一羣人奔將來。排牆似擋在花子前面。便有唾一口的道。那裏城上。正掛着人頭。好不晦氣哩。正噪之間。那拳棒師繫了驢子。卸了雙劍。擇一平坦之處。即便開場。城上兵看得分外明瞭。只見那拳棒師更不用江湖口訣。忽的掉臂。繞場大步。高唱道。

邯鄲少年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干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哭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胆問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

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與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虎南山頭。

一片歌聲。十分邁烈。更趁着他熊姿虎勢。那聲情越顯激昂。衆人方相顧道好。只見他卓立當場。托地使個旗鼓。登時前超後聳。指東打西。拳脚紛紜。打了個龍爭虎鬥。衆人雖是利巴頭。（北語謂門外漢也。）但見那捷疾如風的身段手法。覺等閑不會開過這種眼。又搭着蘇州人。另有個活潑發揚的脾氣。只要有人道好。登時大家鬨一聲將這人抬在雲眼裏去。若遇着倒運的朋友。只要有人略一撇嘴。這人便有托天的本領。大家一陣亂唾。就可以把你活活淹殺。凡事皆然。不獨武功。作者寫到這裏。想起蘇州一段故事。這話還是作者兒時。聞於故老的哩。說是閶門大街上。有一片極大的店面。十分闊綽。還是一二百年的老字號。店號大書一文錢三字。因何起這古怪名兒呢。便是這當年店東。時運不來。東幹東不着。西幹西不着。他明明寫一筆好字。人家說像蛛蛛爬。他明明一手好算盤。人家說連小六九都不會。只窮的他叮叮噹噹。末後腰包內只賸了一個官板老錢。這居東委實沒法子。不由捏了一文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便



尋步。趨向街坊。意思是想買半碗粥吃罷。找棵歪頸兒樹去（謂白縊也）不想趨至一長巷轉角。忽見一俏俐丫鬟。由一大門內。蹙出手內端了一簸箕花花綠綠的東西。順手兒傾在牆角。這店東餓得足下無力。正有些疲倦。便就勢蹲歇在牆角。隨手翻弄那堆物。仔細一看。忽的福至心靈。便破了半晌功夫。一件件弄清爽。原來都是些碎線殘棉。並條條塊塊的綵緞花紬之類。還有些敝扇壞摺。並夾線的書冊等物。夾七雜八。倒有一大堆。於是店東拉起破衣襟。一總兒兜去。却用那一文錢。買麵打成漿糊。他便靈心獨運。採用諸廢物。製造起來。或黏或縛。不消半日。已製成數十具。甚麼人兒馬兒。鳥兒狗兒。一古惱兒。都是小兒耍貨。於是興匆匆買向街頭。真是時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剛擺在那裏。便有一羣人圍攏來。正在紛紛觀玩。只見一個衣帽體面的老蒼頭。忙忙擠進。一見耍物。大讚道。好好。你一總兒收起。隨我取錢來。原來這蒼頭因誑小公子玩耍。偶一失手。將個泥虎兒摔了兩半。小公子大哭之下。一定不依。所以蒼頭忙趕去買。恰巧遇這店東新開市。當時店東大得彩興。不消說。從此大家提起這店東的耍物。直將虎邱山上賣的泥人兒。都壓下去。於是店東賣買興旺。就由這一文錢創起基業。

你說這大邦之地。不會捧人麼。閒話少說。且說當時衆人。一片聲價喝彩如雷。守頭衆兵的腦瓜兒。便如播浪鼓一般。又須照料竿頭。又要瞧熱鬧兒。只見那拳棒師打過一套拳。望望日影。百忙中向那花子瞟了一眼。那花子却正靠坐荆筐打盹兒哩。衆人那裏理會。越法紛紛亂擠。人來如蟻。不多時拳棒師手提雙劍。颼颼舞起。一片寒光。便似飄風颺雪。衆人眼光。那裏來得及。便連城上守兵。也都憑高喝彩。這當兒竿下守兵。只賸了三兩個咧。正在垂頭搭腦的聽隔壁戲。忽聽背後脚步響動。便覺有人手拊其背。大笑道。呵。老伴們。辛苦得狠。怎不醮個熱鬧兒去。那兵忙回頭。只見是萬紳。將巾箭袖袍。手提絲鞭。後面還有兩個健僕。持弓背箭。手裏拎了串山雀兒。光景是從郊外射獵。玆來。守兵都認得萬紳。便笑道。俺們有差使。不得暇遊玩。也還罷了。怎你老人家。放着熱鬧不看。却去射雀兒。萬紳聽了。忽向持雀之僕。一使眼色。遂卽憑堞下望。這當兒下面花子。忽的猛然站起。就城下亂草中。只管撥尋。持雀之僕。便向守兵一擠眼道。等我寄頓下這雀兒。也偷瞧個熱鬧。說罷聳身一躍。抱住頭竿。手移足隨。哧哧直到竿半。守兵喊道。一串雀兒。還值得掛在那裏。難道下面有貓兒不成。正吵之間。那僕已掛

停當。用一個順水投魚式。哧的聲跳落地。低聲道。莫要聲張。俺主人聽得。不是耍處。俺略爲瞧瞧熱鬧。便取下來。說罷。一望持弓箭之僕。笑道。沒別的。煩老哥照個眼兒。今夜晚上。咱們是兩個鷄子一段血貫腸的小東道兒。那僕笑罵道。促狹鬼。快留着。你受用罷。一路胡噪。持雀之僕。已擠向城上人叢中。這裏守兵也沒在意。但聽得城下喝彩。越兇。不多時。萬紳整來。那持弓箭之僕。登時慌了手脚。便置下弓箭。莽熊似就要登竿。一腳踏滑。往後便倒。招得守兵都笑將起來。萬紳問知就理。大怒道。這奴才好不可惡。他會登高爬竿。你是不中用的。快拿弓箭來。待我射斷雀繩兒罷。說罷。雙眉一揚。忽現出一團慘痛顏色。就地下拈起弓箭。一扭身軀。真個弓開如滿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面向城外。對頭竿便是一箭。守兵大叫道。呵。我的媽。一言未盡。祁公首級繩斷。合那箭颼的聲。同落城下。當時城上守兵。大跳大叫。不想城下更鬧了個山搖地動。許多遊人都跌跌撞撞。喊成一片。原來那賣藝的舞得興起。一收劍的當兒。剛一揚手作勢。恰好有個小娘兒。立在身旁。他更不客氣。便隨手就人家嫩臉上。結實實拔了個脆蘿蔔。(卽捏腮也)你想這一下子。衆人那裏容得。便有當地街混兒。借此爲由。想露個人。

樣。登時轟一聲。攘臂跳進三五個。那小娘兒業已紅着臉。連哭帶罵。便有個街混兒。趁鬧裏扶了人家綿軟軟香肩。推了出去。然後跳回。大喝道。你這厮自己說。該吃幾記耳光。你便是害手風。也該向你媽臉上摸索去。那賣藝的只如不聞。却只管兩眼看天。已直注城上矣。忽聞城上一陣亂。他登時大喝道。你說那個。說罷奔上便打。衆人大喊攔阻。他却跳的丈把高。一定要揪那街混子。少時不知怎的一面罵。一面掣劍跨驢。揚長而去。便見那花子也背了荆筐。飛也似跟他去咧。這時城下稍靜。衆人方聽得城上大亂。都說是祁公首級。被萬紳遊戲射落。正在詫異。便見守頭武弁。聞警趕來。飛也似領了守兵。就城下草地上。一路搜尋。何曾有首級影兒。只急得武弁亂跳亂嚷。額汗如雨。恨不得吞掉那三兩個守兵。守兵道。萬紳射落首級當兒。俺們一擁齊上。便要捉他。不想他兩臂略展。俺們都倒。又搭着遊人甚多。轉眼間他便不見咧。好在既是他作的事。須趕快去稟主將。下令捉他。便知緣故。莫被他跑掉了。一句話提醒兩武弁。便率衆匆匆進城。直赴行轅。慌急中報進名去。只說是有要事求見。那知清將正在會客。這客人早就來咧。一張屁股。如墜千鈞石。坐下來。再也不肯走。這時正東一榔頭西一槓。

的娓娓長談。執事軍校。蹇進一回說。客人道。既有要事。俺且別過。清將笑道。老兄在座。非同別個。不須迴避。不多時守頭兩武弁。匆匆蹇進。本揣了一肚皮話要說。不想一脚跨進。兩人倒楞了一對兒。原來那客人不是別個。正是方纔射頭的萬紳。兩武弁恍疑作夢。這一陣爲難。就不用提咧。只是主將正顏以待之下。急切中那容你沉吟。於是不管好歹。只好將萬紳射失。祁公首級一節。從頭至尾。稟將來。還僥倖或是萬紳。趕來自首。因說道。今萬爺既在這裏。便不須末弁細稟咧。說罷。逼定鬼似的。站在那裏。清將大怒道。胡說。據你所稟。是午後失事。萬爺已時半。已在這裏。難道他有分身法不成。這一定是別有奸人。來弄手脚。你兩人狗頭。權且寄在項上。等俺捉住奸人。一同發落。萬紳焦燥道。豈有此理。幸虧俺早在這裏。不然這不白之冤。那裏當得起。倒累得清將連連安慰他。這當兒那兩武弁。早被左右。執付該管。於是萬紳辭出。清將頃刻間。傳下號令。偵隊四出。捉拿偷頭奸人。這且慢表。如今且說那郎湛。自被祁六公子。冷落相待。便賭氣要赴松江。去望望女婿胡秀才。一來想覘覘他近來情形。二來聞得清軍分隊。將下松江。這其間若鑽得進身。怕不是一場富貴。想到得意處。十分高興。他的狐朋狗友。本

多的狠。方行到半路旅店中。業已遇着兩個老交兒。都剃得光悠悠的頭皮。小帽窄衣。十分時尙。走起路來。偏要來個碎步小跑。說起話來。一條南蠻鳩舌。偏要學燕趙聲音。郎湛這人。眉毛兒都是空洞的。一見他倆光景。早瞧科三分。便笑道。呵。了不得。佩服。佩服。你二位真是幹這個的。猛眼看來。便說你是韃兒種。管保沒差。他兩個友人脅肩道。甚磨話呢。這種年光。誰不扯個順風旗兒。況且我兩人都在某都統麾下。作此官。行此禮。從前的寬袍圓領。只好拆將來。給婆子作馬布咧。郎湛聽了。心機一動。便登時班荆杯酒。傾談起來。兩人得意之下。便將在某都統跟前。怎的得臉。說得一朶鮮花一般。郎湛更會欲擒先縱。便鼻孔裏一笑道。據你們所說。好煞了。也是給人提虎子（溺壺也）脚色。像咱們擺在人前。總須顯些手段。方令人瞧得起。不然他愛你便如兒子。背後也讓人戳破脊梁骨。兩友不服道。你郎老爺只會出寡嘴。說大話。卽如你東也鑽。西也撞。鐵鞋子狠不跑穿兩雙。究竟還是至今打遊飛。可曾落着支枝兒。我聽說江湖中。有個魏大炮。莫非你也學了他那張嘴咧。一言未盡。只聽噹啷啷酒杯一響。郎湛大跳而起。兩友大驚。正是。

羣小比暱。相喻匪義。舌鋒起處。流毒鄉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聚龜頭父女搗鬼話 賣松江翁婿逞狼心

且說兩友急忙一望。只見那湛擲杯冷笑道。俺是沒與這干將領們接近。若他們相與到我時。管保他須敬我如軍師一般。卽如你們方纔說那某都統。不日要攻打松江。這天大機會。正是咱們顯手段當兒哩。我若在他麾下。略施小計。取松易如反掌。兩友聽了。不由相顧動色道。真個的麼。郎兄如有此本領。多少也挈帶我們。增增光彩。事不宜遲。我們便與你引進如何。刻下某都統出軍在卽。便是俺兩人。也方由松江探些虛實。回去報告哩。現在松常一帶。因有常熟大紳錢牧齋。首先率衆。迎降豫王。因此各處士紳官長。半持觀望意見。或降或守。都無定見。松江那裏。更不用提。只有個名紳陳臥子。一個人兒跳猴戲。吵着要守。那日曾在學宮明倫堂。大集士紳。痛哭誓死。無奈當時大家也陪了些眼淚。只是一散會。大家都嬉天哈地。回家抱娃子。餵母猪去咧。當時還有個胡秀才。領了一千勢豪土棍。哇呀呀的脚色。當面抗議。爲全桑梓起見。意在迎降。幾

乎合臥子揮起老拳。耶湛聽至此。微微點頭。兩友屈指道。看光景。各地面還是蘇州須費些手脚。因祁彪佳倔强得狠哩。耶湛跺脚道。這個咱且莫管。且等料理下松江再講。（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於是三個說得入港。便同赴某都統軍前。不消說那兩友爲之先容。耶湛登時進見。他口材本是絕頂。又搭着熟諳本地情形。立談之下。某都統大悅。便立付筭委。命他隨營効力。竟得了個小小參謀地位。這小子好不高興。登時絮括的也如俏皮韃兒。兩友見了。大笑道。老鴉落在猪身上。只見人黑。不見自己。管保這會子。你不打趣俺們咧。耶湛嘻嘻開嘴。只是乾笑。不消幾日功夫。某都統行行步步。已覺少他不得。這當兒他與胡秀才秘札往還。已知松江士紳。決意迎降。他便想居個現成功。在都統面前。說得那胡秀才的烏穀。（滿語謂勢力也）就大咧。非他去聯合說降不可。偏逢這位都統。雖是滿洲武人。却性慈好佛。委實見江南百姓。遭劫太兇。當時聽他建議。正中下懷。便特按兵三兩日。徐徐進發。一面遣耶湛。先赴松城。賚了招降大檄。曉諭軍民。這差令一下。耶湛大悅。便興匆匆結束齊整。帶了百十驍騎。飛赴松江。一路上揚鞭顧盼。心窩中都是怪痒。却是他心裏究竟不落實。便想先合胡秀才探探確底。距



城十來里。便命驍騎。暫且屯筭。他却便衣微服。扮個遊學秀才模樣。向城混來。一路留神。只見所過之處。也儘有鄉兵守備。原來這當兒松江知府官兒。早已溜之大吉。不過當地紳民。強爲支撐。其實也知難抗清軍。却爲鎮鎮本地土寇罷了。當時耶湛搖擺擺。直奔西城門。剛走到城外河下。只見一支快船。泊在那裏。船內有男女聲音。只管胡吵。便聽那男子道。你這娘娘便看開些也罷。真個的。俺服事你一路。好容易到您貴府咧。這種年光。殺人還不當宰鷄子。俺一路上耽多少心。你便不給俺個辛苦錢。這船中點把鋪設之物。本是賊大爺的濫污貨。俺們窮人們拾個狼蛋。（北語謂得便宜也。）也總算沒白辛苦。您大爵大位的鄉紳娘子。還稀罕這個。真個弄到家。擺在眼頭裏。不臊脾麼。女的喝道。放屁。你太太格蹦蹦的好朋友。有甚麼臊脾。這些物件。本是俺的。被賊王八搶去。你有幾個腦袋。敢要這贓物。既如此。俺失掉的一船物件。並兩條人命。都須着落在你身上。將你這王八蛋骨子挫碎。還不值哩。說着一陣小脚亂踉。似乎跳起。（悍婦如畫。）耶湛一聽這女人語音。似乎是他女兒。方在驚疑。只見那女人業已蓮步細碎。跑出艙來。後面一個船家。沒口子夾及。耶湛仔細一望。可不正是他那個掌上明

珠的月奴。俏俐俐就要下跳板。郎湛出門時節。雖得家書。知他歸甯。却想不到合一個船家。撞到這裏。當時大驚走上。月奴見了父親。也是一驚。却趕忙一定神。登時撲簌簌珠淚雙落。忙先向船家道。你既央及一會子。快去你娘的罷。說罷急拉郎湛下船。那謝九諾諾連聲。刺船而去。原來這當兒正是蘇城吃緊。他們水路上迂迴取道。所以到松稍遲。月奴一路上嬌模嬌樣。百依百隨。將謝九渾身骨節。都擺佈得舒舒齊齊。不想將要下船。忽的翻了面孔。若非忽遇郎湛。怕謝九洩出他醜情兒。他安肯輕輕放掉。當時郎湛見女兒不尷不尬。急叩情由。月奴歎道。左右到家再說罷。孩兒此次回家。經了許多變故哩。因望郎湛道。如何父親。這等打扮。一個人兒。來到這裏。郎湛一面走。一面將自己遭遇。並來松之意。低低一說道。我正要尋你女婿。商量此事哩。月奴聽了。先合掌道。阿彌陀佛。原來咱爺兒們。也有這一日。從此以後。可不怕甚麼狗強盜咧。便是你女兒吃人奚落。也到頭兒咧。（口利如刀可畏）說罷粉項低垂。眼圈兒一紅。郎湛百忙中。未曾理會。偷眼望城中。十分蕭疎。原來富室大家。經不起恐嚇的。早已搬徙去咧。父女剛轉至大街轉角。只見數騎馬。風也似跑來。上面人都是本地紳豪。居中一人。生得

清臙白皙。風度嚴整。雙眉深鎖。揚鞭而過。郎湛認得是陳臥子。趕忙一低頭。縮在肆檐下。須臾過盡。便見肆人吐舌悄說道。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不知又向那裏開會議去。（不知足法定人數否。一笑。）明議到黑。黑議到明。通沒個拄心骨兒。只拿幾篇四六句子。各處號召。（因思民國以來。凡有大議大事。各當道之通電。何嘗駢四儷六。花團錦簇。真有浚顏鑠謝。奴視徐庾之勢。然究竟有一句老實話。推心吾民否。當日臥子先生。不過稍有名士結習。已不滿人意如此。使見而今之文字。其謂之何。歎歎。）還不如胡秀才有一千勁幫手。倒可拿點真主意。你別說錢牧齋沒人味。馬上救多少生靈性命。倒也是真陰功哩。（未嘗無理。）郎湛聽了。知人心搖惑。暗暗心喜。月奴住宅。却在西城隅。地名龜頭坑。因那所在地勢似龜。據當年形家指點。說在龜頭。住起宅舍。再好沒有。恰好胡秀才家。有一片稻場。正在那裏。當時胡秀才祖父。也是個邪僻神道。仗着一手好刀筆。沒人敢惹。便硬硬將左右鄰居。都欺占過來。到得胡秀才手中。越法整理得瓦窖一般。因此人順口兒都呼作龜頭胡家。當時郎湛父女。暫至門前。恰遇着一個老僕。從內出來。還以爲郎湛親送主母到來。趕忙叩見過。一面導入。一面喚衆僕去。

取船上行裝。月奴喝道。你這干狗才。都須揭掉皮。不用你瞎張羅。怎的你主子不見影兒。老僕碰個釘子。摸頭不着。只得垂手道。主人那會子方赴議會。想不久也要轉來了。月奴冷笑一聲。與郎湛從容入室。老僕自去整備茶飯慢表。且說月奴已知郎湛來松之意。便恨道。如今這些官府們。大紳們。都該殺掉。便像陳臥子一流人。早晚我勸你女婿毀掉他。卽如女兒這次途中遇盜。那等狼巴巴的強盜。被女兒三言兩語。倒拘的他逼定鬼似的。因將被狄金梁劫去之事。說了一遍。却洗得自己一乾二淨。然後接說道。不想狄金梁又要在吳家墳地面。劫甚麼祁巡撫的眷船。便是父親常提的那個祁六公子。合一個粗小廝。叫甚麼余騰蛟。正在船上。說着酥胸微喘。蛾眉稍蹙。（好作做）郎湛道。哦。怎麼樣呢。月奴拍案道。父親聽罷。當時狄金梁恐女兒跑掉。便載了女兒去行劫。那余騰蛟武功。甚是了得。真痛快的狠。金梁登時被他殺掉。郎湛拍膝道。好好。月奴眼皮兒一搭煞。輕咬朱唇。冷笑道。可不是麼。竟贖了好字反面咧。郎湛驚道。你說你說。（神氣逼真）月奴忽的跟波一動。水汪汪流下淚來。囁嚅道。女兒待要說。又恐氣着父親。郎湛聽至此。不由暗抽一股涼氣。自恨道。我也真背晦咧。女兒話頭。說到這個

分際。一定是糊裏糊塗。被人欺負咧。還用儘管根問麼。因歎道。女兒不須說咧。人都有個不得已。我不怪你。只是在你女婿面前。須要大家遮。(句)一言未盡。月奴跳起。脚道。人家話還未完。却橫插一槓子。須知郎家丫頭。不是那種沒志氣的濫污貨。因接說道。那時我方喜得甚麼似的。滿嘴裏念豆兒佛。那祁六便跑得來。一見女兒。兩支眼恨不穿入人肉皮。問起女兒氏族。並落難之由。便笑道。原來是郎家姪女兒。這却不是外人。便是你父親。爲時不久。還在撫衙中盤桓。說着竟儘力子來捏女兒的手。那神情十分邪宕。女兒摔脫手。他又定要我去見商夫人。那老婆兒倒還罷了。當時要派護兵送我回松。不想祁六那厮。設心不良。橫攔不允。問起他來。却又吞吞吐吐。末後方端着女兒面孔。說道。你莫如暫跟我們去。隨後再設法送你還家。不然你一個少男婦女。須不穩便。郎湛貼起眼道。也是呀。月奴唾道。誰說不是呢。當時女兒真也信了他的話。便忙趲回快船。要取自己衣裝。不想祁六登時跟了過來。見謝九在船。即便叱出。女兒方覺得不像話。不想該死祁六。竟笑嘻嘻猴起臉道。左右咱們一塊兒混的日子正多哩。說着竟掩艙門。被女兒大叫大哭。他方憤然趲回船。竟揚帆而去。所以女兒只得自

已轉來。你說世界上有這禽獸麼。（自己勾搭人不着。却倒打一耙。淫悍婦慣技也。看他宛轉述來。神情妙絕。而結怨之由。却由祁五公子。誤在六公子身上。愈錯謬。愈見當時擾擾。閭里遊俠。睚眦尋仇之狀。是爲意在言外。）所以我說而今紳宦們。便該毀掉。耶湛聽罷。不由頓觸起受祁六公子冷待之氣。登時大怒道。不須說咧。今我已自有遭際。正思量擺佈這千人。等有機會。讓他們曉得我的手段。正說之間。只聽院內胡秀才喝老僕道。你真糊塗得話都講不明。主母合耶老爺一塊來也罷。怎的都成了精打光咧。說罷。一脚踹入。只見自己渾家。亂頭搭腦。俏臉兒似乎瘦了些。連裙兒也沒穿得。襯着兩支伶俐腿兒。正合耶湛講話。那耶湛却穿了落落拓拓一身舊衣。便如窮秀才一般。猛見之下。十分詫異。那知月奴見了丈夫。却鼓起腮幫兒。似嗔似笑。一語不發。胡秀才百忙中。先合耶湛厮見過。然後笑嘻嘻要問月奴。怎的只賸了自己。月奴唾道。你只問俺父親罷。總之俺耶家了頭。一百個對的起你胡家祖宗。這句話劈空而來。鬧的胡秀才。只有張口結舌。於是耶湛連忙促坐。便從頭至尾。將方纔月奴一席話。複述一遍。聽得胡秀才臉上顏色。便如黃梅天氣。陰晴不定。及至聽完。不由隨手將頭巾一按。

幾乎按在眼皮上。(龜形如畫)一縮頸兒。長吁一口氣道。可了不得。俺那知娘子。受此大苦頭。(却不知還有甜頭兒哩。一笑)虧得。(句)於是向月奴連連作揖。月奴眼圈一紅道。你可也知得俺咧。(筆鋒犀利)這時旁廳上酒飯已備。胡秀才夫婦。便請郎湛就坐。一面用飯。一面低述自己來松之意。胡秀才知郎湛攀上高枝。大喜之下。越法不知怎樣熨貼。熨貼渾家纔好。月奴却冷冷的不理他。(筆意周匝)胡秀才道。這事兒却巧的狠。此間紳民本打算趕去納款。只差個陳臥子不識風頭。所以到這當兒。大家還猶疑不定。却是這幾日被小壻設法鼓動衆人。陳臥子發的議論。全沒人理會。好在他沒有實力。不過有些個酸子捧場。簡直的不必理論他。您便快趕回領驍騎來。張檄文。再有小壻痛諭利害。登時成功。只準備香花。迎都統馬足便了。郎湛大喜。更不耽延。挨至天晚。悄悄趲回屯筓之所。星夜價趕回。面陳都統。於是大軍繼進。仍命郎湛率驍騎。先去張諭降檄文。一時間鼓角喧天。甲光曜日。浩浩蕩蕩。殺奔松江而來。這消息傳來。果然不出胡秀才所料。還未等檄文飛入。大家已魂飛魄落。紛紛要降。陳臥子一張寡嘴。那裏攔得住。大家正在城垣上。跑上跑下。只見距城十餘里。塵埃漲天。少時

大纛飛揚。清兵已到。只那帽上紅纓。被日光一照。便如萬朵紅雲。隨風亂颭。只聽得金聲一鳴。大兵暫駐。旗幟開處。早有百數鐵騎。飛臨城下。爲首一人。正是耶湛。按轡大叫道。天兵已到。還不快降。切莫自誤身家。說罷。命隨騎颼颼射上十來道檄文。滿洲人騎射。本來冠絕一時的。當時騎兵。要顯本領。當時一聲喊。十餘支狼牙。齊簇簇攢在敵樓柱上。只離衆紳頭頂。分毫之間。衆人一見。魂都嚇掉。便顧不得細看檄文。登時七嘴八舌。就吵開城。一人揎袖大叫道。不可不可。凡我大明百姓。都當共守此城。也是太祖高皇帝養士一場。說罷。聲色哀厲。衆人一看。正是陳臥子。業已背裂髮指。勢如瘋虎。便有一人拔劍大叫道。今日之事。不得旋踵。說罷。揚劍向背後一招。早有他一千黨羽。飛也似搶來。不容分說。架起陳臥子。就這等撮下城去。說時遲。那時快。衆人趁勢。高豎降旗。陳臥子一班人。鬧嚷嚷。剛到街心。這裏耶湛。已興匆匆。引都統大軍。一擁而入。照例的出榜安民。不必細表。因此松江一郡。竟唾手而下。直將耶湛翁婿。得意到十二分。只苦了個陳臥子。逡巡逃入僧寺。從容賦罷絕命詩。自縊而亡。（本是陪客。正好隨筆卸去。）不消說某都統敘功。第一便是耶湛。捷書報到南京。豫王跟前。不多幾日。公父回



來。便命那胡秀才暫知松江府事。這一下兒。先將個月奴喜到雲眼兒裏去。一夜夫婦高起興來。狂罷一度。胡知府引臂替枕。抱了他摸摸索索。忽的笑道。你如今是知府太太。咧。看起來還是有大命。說罷。引手探到最妙處。笑道。不然這塊禁鬻。恐怕被小祁（句）一言未盡。只聽月奴噉了一聲。一挺纖腰。將胡知府赤條條推出被來。正是。

君子運厄。動輒得咎。含沙射影。彼婦之口。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八回 却追兵陷敵天弧陣 來活寶慶壽小靈岩

且說胡知府赤條條猴在被外。月奴笑罵道。軟烏龜。我一百個不待理你。自己老婆被人奚落了。不說是想法出出氣。倒腆着臉子打趣人。胡知府笑道。我何嘗不想法兒。只是這冷哈哈的。不是頑的。方纔從熱漉漉所在出來。我倒不要緊。還有個要緊的哩。月奴唾了一口。胡知府早從新鑽進被來。便熨貼貼偎在他耳根說道。你不曉得。前些日已得探報。蘇州已得。祁巡撫現已死掉。便是你恨那祁六公子。不知怎的。又轉回蘇州。被捉之後。方要解赴南京。却又被他逃脫。連一千解差兵弁。都不知下落。我聞知此事。

便慫恿你父親。從都統討個差。到蘇州。一來致賀那裏主將。二來趁勢探探那六這廝。不想他老人家事情忙。又搭着接到家書。說是紹興那裏魯王以海。業已正名監國。一班遺臣故老。都聚集在那裏。打算着據杭州畫錢塘江以守。其中便有那巡撫的族人。叫甚麼那鴻孫的。在裏面胡鬧。聽說是凡江浙人附北的。他都恨得牙癢癢。因此他老人家。放不下家鄉。十分悶悶。這兩日方纔好些。明日我定撮弄他去。你道如何。月奴聽了。方嗤的聲笑了。一夜穢事休題。(魯王監國一段大關目。却從呢呢細語中。帶絃來。奇絕。此等用筆。當於紅樓水滸中求之。餘子不論。)次日胡知府果然去慫恿那湛。那湛這時。在某都統跟前。正大紅大紫。自然言聽計從。便登時派兵馬一隊。隨那湛赴蘇。以通賀訊。却正是蘇城酺慶的當兒。且說那湛一行人。正催馬前進。距蘇城還有四五十里。只見離官道不遠。小路上。一個花子。背着個大荆筐。合一個貧士。且談且走。迎面而來。眨眨眼。已經過去。那脚步兒好不煞利。貧士無意中一回頭。那湛偶瞟去。似乎像那六公子。人馬正在走發。百忙中也沒在意。不想走了四五里路。又見一匹驢兒。飛也似從小道跑來。上面一人。挈囊負劍。却是江湖賣藝的結束。仔細一看。却是魏耕。那湛

方在中心一動。只見魏耕睜了兵馬兩眼。忽的長嘯而去。郎湛急望。只見他策驢如飛。一徑的奔貧士花子跑去。郎湛不由略爲怙愾。暗道。這魏大炮。原來還在蘇州一帶胡混。這種人是一輩子沒成頭的。爭似我老郎唾手富貴。想的得意。便一緊轡頭。撥刺刺跑了十餘里。正行之間。只見一隊清兵偵騎。約有數十人。徐驅而來。當頭武弁。却與郎湛是故交。一向在蘇城清營。當時一見。大家招呼。郎湛便匆匆將來意一說。那武弁點首道。如此甚好。我們城裏見罷。我方有緊急公幹。不得長談了。說罷催動手。下就要跑去。原來這武弁正是奉命來踏緝偷頭的。當時郎湛問知就裏。不由吃驚道。可惜可惜。我要早知此事。只怕這當兒替你捉住奸人。都未可知。因忙忙將前途所遇一說。武弁道。對對。那貧士既像祁六公子。已經可疑。何況又有魏耕追隨。此人在嘉定。鬧得一塌糊塗。利害得緊哩。只怕祁六公子逃脫。這裏面也有他。偷頭一節。更不消說得。咱們快趕將去。倒是件大功哩。郎湛一聽。好不得意。急忙合兵一處。共有百餘騎。飛也似回頭趕來。這且慢表。且說那祁六公子。詭計射落頭後。百忙中一望城下花子。便見他掩蓋荊筐。如飛而去。已知陸香得手。便趁紛亂中。混下城來。貧士衣服。早有掛雀的那健

僕就僻處伺候停當。六公子忙忙換罷。只作是怕風病體。用大袖一蒙頭。趲出城來。與陸香等。本有約會之號。不多時三人覲面。各自意會。便忙忙取路。要奔太湖。一路上但聽得途人紛紛議論。三人納頭奔去。究竟魏耕驢子稍慢。所以獨自落後。當時郎湛人馬撞來。魏耕眼急心快。忽見郎湛這番氣概。不由暗道。這厮不消說。一定是當滿奴去咧。這種人有甚好雜碎。倒須防備他一二。於是匆匆趕上。祁六公子將自己之意一說。陸香怔道。怪不得那會子當頭馬上那人。只管向我們望。却沒理會。便是郎湛。六公子冷笑道。那等狗似的人。怕他怎的。魏耕道。話不是這般講。他雖不足慮。却恐他報給清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們還有大事待作。儘管合他纏賤怎的。惟今之計。你兩人只管先去。任他有多少兵馬趕來。我自自有道理區處。說話之間。來至一處沙灘。只見亂石礫礫。縱橫四布。却是歷年河水所刷擁。如今水落。却堆列在平陽上。魏耕一見。喜道。這却更妙了。俺只不動聲色。保管足以拒敵。說罷下驢。率六公子等。七手八脚。東一塊。西一堆的。布置的便如八卦圖兒一般。其中門戶綜錯。甚是曲折。猛望去。還是一片亂石。六公子見了。雖略知是孤虛陣法。却不甚了然。惟有香兒。見魏耕忽似孩子遊戲一般。

不由笑得打跌。魏耕都不理會。走向高阜。望了一回。然後正色道。此名天弧射鬼陣。其中玄秘無窮。生死向背諸門戶。一依陰陽生剋。便是當年武侯八陣圖的貽法。却加以變動並遁法。你如不信。咱且試來。說罷。趨向正南離位。撮了一把土。向日光一颺。登時霏起薄薄一層土氣。急望他時。業已影兒不見。喜得香兒拍手喝彩。正就亂石堆東張西望。只聽魏耕在石堆中央大笑道。俺在這裏呢。香兒等急望。却不見人。這當兒。那六公子。不由也喜形於色。正要喚他出來。忽見那驢耳一聳。魏耕已托的跳在驢背上。大笑道。只這個小陣式。已夠狗頭們頑的咧。正說之間。忽聽後面一陣海螺之聲。魏耕道。如何。果不出我所料。不必耽擱。公子等便先去罷。於是六公子等拔步便走。不消頃刻。早已望不見影兒。這時後面塵頭已隱隱升起。魏耕且是暇逸。便從容策驢。一併隱形入陣。不多時。果見清兵大至。爲首兩騎。中一人正是耶湛。在馬上左顧右盼。望望亂石堆。就要闖過。一面自語道。那厮分明朝這條路來。却怎的不見呢。人馬正在風馳。只聽亂石堆中。清烈烈一聲長嘯。恍如鸞鳳之聲。隨即有人抗聲高歌道。

海水羣飛兮百怪橫。揭吾劍兮酬朱明。青天萬古兮無終情。

這時日色將西。野風肅肅。一片荒灘中。除縱橫亂石外。一無所有。衆人聽了。不由勒馬相顧。詫異到絕頂。爭趨到亂石旁。却沒些動靜。郎湛便道。此處荒僻得狠。這當兒那裏沒有橫死鬼。偶來作怪。也是有的。說罷恰好馬到石跟前。忽覺腦後結實實來了一個巴掌。只打的向前一栽。幾乎落馬。衆人也便見一支巨靈似的大掌。飛轉了去。這一驚非同小可。郎湛策馬便要奔避。那武弁却大叫道。我們有正事。在此耍子作甚。說罷一揚手中刀。就要整隊前進。只聽石堆中有人罵道。姓郎的。你真瞎掉眼。你不是尋俺魏大炮麼。俺便在此。你把俺怎樣呢。聲盡處。由亂石西北角。轉出個騎驢大漢。雙劍一擺。哈哈大笑。郎湛大驚道。魏耕魏耕。快些捉住他。自有祁班孫的下落。於是合武弁挺刀催馬。隨後衆騎。喊一聲蜂擁而上。却見魏耕。更不慌忙。只徐舉劍鋒。就巽地上輕輕一招。登時有一溜長風。飄飄而起。這時魏耕驢子。業已就石堆中。左穿右繞。跑將進去。衆人那知就裏。只顧趕去。須臾人馬相蹙。都入陣中。這時武弁却停馬壓隊。只聽前隊一聲喊起。齊叫道。奇怪。這是那裏。怎的許多層山複嶺。方纔明明是荒灘。怎的繞到山環內去咧。怎的姓魏的。也不見咧。那武弁畢竟經過戰陣。當時猛省。急一望亂石堆。可不

門戶井然。便料得是甚麼奇門險局。於是按轡大呼。急命前隊作後隊。快快退出一聲未盡。只聽忽刺刺一聲響亮。一股風頭。黑山似壓來。登時狂飈大作。日色無光。暝黑如漆中。恍有千百萬金戈鐵馬。縱橫馳驟。於是衆兵大駭。頃刻間自相踐踏。不知四外有多少敵人。那一個肯吃眼前虧。手中刀鎗。兩點般亂斫亂刺。便是耶湛合武弁也。只得把心一橫。給他個人來一拳。我便一脚。就這般糞缸蛆似的大攪良久。好不容易風止天明。大家一看好不頹氣。只見死傷狼藉。七橫八豎。價躺了一地人馬。幸而不死的。也都成了血葫蘆。於是餘兵吆吆喝喝。先從血泊中將武弁耶湛扶起。各帶重傷。幸不致命。大家白瞪一回。檢點人騎。折損大半。那武弁那裏有好氣。耶湛忙道。奸人拒捕損兵。原是常事。但照實情。稟知主將。足見你偵緝有方。辦事出力。況有俺在場。難道還怕主將加你欺飾之罪麼。武弁聽了。心下稍安。於是大家垂頭喪氣。與耶湛直奔蘇城。清將得報。果然大怒。要加罪那武弁。虧得耶湛從中陳敘。方纔無事。耶湛也便匆匆事畢。即行回松。這裏清將忙移文各處。嚴拿祁六公子等。這且慢表。且說魏耕見敵人已入陣。知己停當。便遁身出來。一徑的趕上祁六公子等。大家且說且走。祁六公子佩服得沒

入脚處。魏耕道。此不過兵家之一端。偶值險難。或一用之。若把作用兵主腦。却往往誤事哩。（至理名言。不想後來躬蹈其咎。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也。此處點醒世上材士不少。然已爲後文伏脉。）於是二人忙忙趲去。你道這太湖。是甚麼所在。便是蘇松之間。有名的汪洋巨浸。據說起方圓足有數百里。其中菱葦魚蝦之利。足以衣食數萬人。湖中小山甚多。半爲漁戶船戶所居。最有名的靠湖之山。名爲小靈巖。山中風景。自不消說。更加着深邃詰曲。迤邐山脉。直通浙境。山中居民。大半漁獵爲生。另有一種剛悍風氣。動不動睚眦失意。便白刃相仇。因此往往爲土豪所利用。聚衆械鬪之事。便如吃家常飯一般。每有號召。便鳴金擊鼓。刀劍如林。便是官中都禁他不得。地屬太湖廳管轄。素號難治。這時小靈巖山中。却有個隱居奇士。此人姓鄧名伯通。年已七十餘歲。技擊甚精。廣有機謀。少年任俠。曾狂走四方。後來見天下日亂。便無意功名。中年以後。却來在小靈岩隱居下來。這伯通壯心雖耗。却奇氣難悶。歲月多暇。便把滿腹機略。用在經營貨殖上。所以左近居民。都呼爲鄧先生。領他資本。去作賣買的。各處都有他所住一片大莊院。人便呼爲鄧莊。伯通交遊既廣。自己復時時出遊。有一年正值他七十



大慶一班好友。並山中鄰里。大家便聯合起來。搜集些奇珍異品。羊酒壽筵等類。商量稱慶。中有一人却笑道。這些個死壽禮。甚麼出奇。你可知鄧先生年紀雖大。却心頭少年得狠。這等死俗物件。他定不入目。便有人道。這話奇哩。難道誰有本領。去尋人參菓。那倒是活寶兒哩。那人撫掌道。何必人參菓。現在就有個活寶兒。更不須費手脚。只要大家釀起金貲。便託這位老兄。與嘉定本號中。速去一信。不消幾日。活寶兒就到咧。說罷向座中一老翁一指。衆人望去。却是汪老翁。原來這汪翁有店面。設在嘉定城中。便領的是伯通貨本。於是汪翁猛然悟過。便笑道。我知道咧。你一定是想喚那謝曼華來。歌舞稱壽罷。衆人聽了。拍手喝彩道。妙妙。真想的別致。謝曼華的聲容。是沒得說咧。再配着鄧先生松鶴精神。真是一時盛會。於是登時請汪翁作書。並賚重金。遣人去了。不幾日。伯通誕辰已屆。遠近賀客。紛紛滿座。一時禮儀之隆。酒筵之盛。熱鬧風光。自不必說。少時繁文都畢。廣廳上賓主落座。就要開筵。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只不見曼華到來。方在心下怙愾。這筆錢定花在屁股後頭咧。只聽得院內僕人。一陣歡笑。早有個機伶僕人入報道。謝姑娘現已到咧。這句話不打緊。只見滿堂人眉飛色舞。一個個屁股尖

兒合那椅。便如蜻蜓點水一般。正在迴遑若失。香風飄處。謝曼華已從容蹀入。穿一身雅淡衣裳。一片神光籠罩四座。剛要折腰拜倒。只見伯通雙眸一張。那肯轉盼。連連點頭道。不須不須。你自是我輩中人。快來飲酒談敘。承你不棄我這老友。便妙極咧。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那知伯通巨眼。只當他老而風趣。見主人高興。大家便七嘴八舌一陣誇讚。曼華更不客氣。向四座略一周旋。便盈盈就坐。剛斟起一觥。要起爲壽。只聽院中僕人一陣喧譁。接着有人大喝道。幹鳥麼。官府還不打送禮的哩。難道鄉里鄉親的。便不許窮人們敬個小意思。一言未盡。蹭的聲跳進一人。生得蜂目鷹鼻。一張麻臉。有三十多年紀。正在精壯。穿一身青紬褲襖。腰束皮帶。廠披長衫。一柄短劍。垂於腰下。手內却捧了個裹魚的蒲包兒。拍的聲擲在地下。雙手扞腰。丁字勢步兒。一跼衆人。一見驚詫。中不由交頭接耳。原來此人名叫魚躍鯉。手脚捷勁。便是山中一個惡豪。曾倚了氣力。佔人一片湖蕩。却被伯通打降下來。他一氣去了數年之久。在外博求武功。蓄意報怨。近日蹀轉來。却恰值伯通壽辰。他便準備停當。要來折伯通的尖兒。又欺伯通年老。一定得志。那知伯通這當兒。已如老年的醇酒一般。一些兒火氣都無。當時一見。早知

其意。便大笑起迎道。魚朋友久違得狠。快來飲酒。就是何須又費盛心。說罷親自解開那蒲包。登時一股血臭氣。直沖起來。衆人大驚。正是。

蓄意尋仇。屠沽八座。不腆賀議。匪人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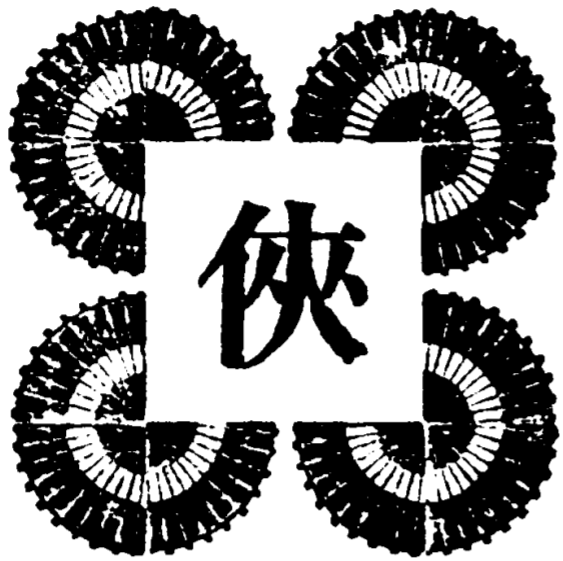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續編演述。

今走國記上下編竣。續編緊接祁公子會合羣俠。大鬧南京。謀刺豫王。魏耕逃難。奔走江湖。聯合劉鄴。潛蓄勢力。祁公子遭擒入獄。余騰蛟奮身救主。謝曼華改裝入北。京。夜探宮苑。並交通雍和宮喇嘛國師。謀刺順治。而祁六公子與鄴湛若偕遊西粵。聯合土司雲鞏娘。歷遊相思寨等處。其奇情異節。尤爲自來稗官家。落想不到。多少熱鬧趣味。一言難盡。都在續編中披露。幸閱者注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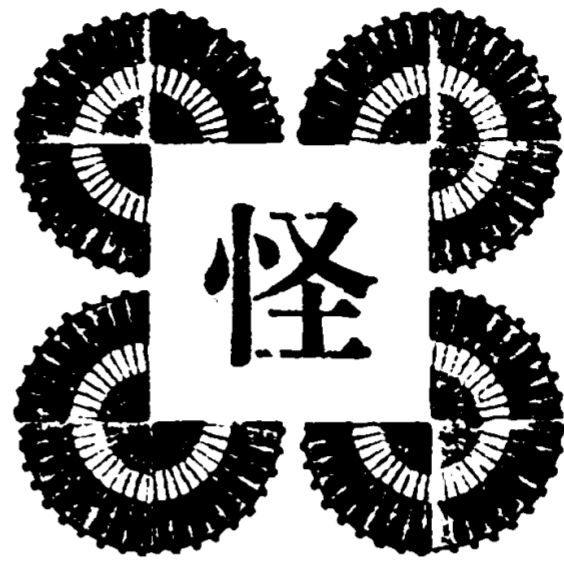


吳門顧明道先生著

長篇武俠探險小說



激發探險思想



振起尙武精神

生面別開的冒險鉅著

轟轟烈烈

沈洋奇詭的武俠說部

熱鬧萬分

英雄豪傑的快人快事

令人敬仰

俠客義士的俠腸義舉

令人佩服

顧明道先生所作武俠小說，有名於時，不徒以哀情見長也，前在偵探世界中，作有許多探險小說，武俠筆記，大得讀者歡迎，是以本局特請其撰述怪俠一書，所謂怪俠者，身負驚人絕技，自幼經歷種種奇事異聞，令人咋舌，後以革命未成，乃率其徒黨，遁跡海外，又遇怪老人，製造種種奇怪機械，同往斐洲探險，蠻烟瘴雨，深山峻嶺，足跡所至，歷盡艱險，與黑人角逐，稱雄異邦，其中間以兒女情愛，時時使讀者轉換眼光，而蛇女獅窟，絃來驚心動魄，出神入化，又有銀花女之妖豔，與酋長之蠻勇，英雄美女，可驚可喜，把卷讀之，如入蠻荒異國，身歷其境，不覺眉飛色舞，輒為神往也，際此提倡國術之時，此書誠可振起讀者之尙武精神，冒險思想，豈徒供人茶餘酒後之消遣哉，全書二十八回，十餘萬言，上下二冊，其結構與尋常武俠小說專注重熱鬧者迥不相同，愛讀明道先生之作品者，盍興乎來，

◎價目

全部洋裝二大厚冊原價一元四角  
特價收八角四分函購寄費一角

上海益新書社出版 山東路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發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再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五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六版



# 分發行處

天津 天津 江東書局  
 北平 佩文齋書局  
 青島 中華書局  
 青島 世界書局  
 烟台 芝罘書局  
 烟台 福裕東書局  
 哈埠 福裕東書局

汕頭 文務書局  
 廈門 翔文書局  
 福州 永泰書局  
 香港 共和書局  
 暹羅 世界書局  
 成都 寰宇書局  
 重慶 振亞書局

安慶 中華書局  
 南昌 文益書局  
 蚌埠 宏益書局  
 漢口 醒華書局  
 漢口 大東書局  
 開封 龍文書莊  
 鄭州 世界書局  
 紹興 育新書局

杭州 問經堂書局  
 杭州 小說林書社  
 蘇州 平江書局  
 蘇州 文怡福書局  
 蘇州 商務書局  
 無錫 大文書局  
 揚州 會文書局  
 各省 各大書局

著者 玉田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錢愚欣  
 印刷者 上海益新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麥家園三一一號 上海益新書社  
 分發行所 南京益新書局

英雄走國記正編初集上下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明星國術研究社社長金一明先生編著

拳

術

初

步

融會少林武當兩派，內外功並進！

拳術派別詳述無遺，技擊法門圖解明瞭；

得此一書，無異聘請名師當面傳授。

是初學捷徑！是成功之初步！

得其皮毛——可以鍛鍊身體百病不侵  
學到精深——可以手指一點致人死地

練習一月，增長百斤膂力！

練習半年，拳硬如同鋼鐵！

練習一年，按壁力透板背！

練習二年，騰躍疾如鷹隼！

本書內容有手法步法身法繪成一百餘圖一百餘種姿勢圖不同且每種姿勢圖均用虛線標明手足動作之方式或虛點套圖顯露身腰迴環之狀俾閱者按圖索驥自由練習無師自通

特價

全部洋裝六大厚冊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祇收大洋一元八角奇費加一

上海益新書社發行

中央國術館  
館長張之江  
先生題簽

上海市第一  
公共體育場  
主任王壯飛  
先生題字

